

肅宗大王實錄

第十

補闕第十

自庚申八月至十二月

0230044  
no. 9



230044

昭和7.10.1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庚申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實錄卷之十

八月朔丁巳○戊午御晝講領事金壽恒曰昔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通此患之大者也即今聖明御極推誠待下聽言如流下情不通非所可憂然羣下本情聖明或未盡燭聖心所存臣僚或未盡曉若此不已寢成疑阻前日備忘記以已定之邦禮強臣凶尊敢有異議者論以逆律為教自上旋覺語意之過中刪去四字中外人情孰不仰頌盛德第此事實有不然者先王既親考禮經釐正服制為臣子者何敢萌非毀之心哉甲寅以後章疏之紛紜非議先王定禮也既以貶薄君父壞禮亂統等語構成罪案驅之必死之地安得不陳暴本情哉仁祖朝追崇之日朝論矛盾忤旨被譴者多矣典禮既定之後即命盡釋被罪諸臣當初爭執者無敢復有異議今日之事正類于此而備忘辭旨如許恐聖明未燭羣下之本情也聖上若諒其本情棄其前失則羣下惟當奉承德意聖意若以為貶君亂統之罪果如人言而不得不更用舊人有此曠蕩之舉云爾則為下者負此罪名有難一日容息况可帶職立朝乎未有明白開示之教故羣下之情未免疑惑上曰向時所謂貶薄君父壞禮亂統等語予既



知其情外構誣故被罪諸臣並皆蕩滌收用豈有心疑其有罪而強為收用之  
理哉君臣之間貴在情意之相孚不宜有所疑阻卿等宜悉予意初備忘辭旨  
極嚴峻諸臣惶恐皆不敢發言至是壽恒始陳白翌日命備忘中逆律之逆改  
以重字壽恒又言林下讀書之人宜招延以侍講席不可以向時誤用尹鐳輕  
易學問之士 上納之壽恒又言公主第宅事申翼相疏及之 先朝下教若  
是丁寧而不為節減則 聖考羨意終歸泯滅今日雖曰異於 先朝奉承遺  
意從簡酌定豈不有光於聖德乎 上曰當更稟慈旨思量為之壽恒以闕庭  
耕種桑麻請拿問守闕內官及衛將從之時移御擇日後觀象監以舊例請行  
經師誦經祈禳之事至是知事閔維重請罷從之所謂經師不解文字故每以  
間巷下賤中識字者雇立三日讀經其經即佛書也蓋其無稽如此○全羅道  
內各邑牛疫致斃合計四百三十五首道臣以聞○已未引見大臣備局堂上  
金壽恒曰申翼相疏中言名器日輕云者誠為切當既為優批嘉獎朴信圭刑  
判特除又出此際下情不能無惑 上曰諫臣疏中惜名器之言是矣而朴信  
圭曾為承旨時見其衣服可知其清下直守令引見時以不為善事之意言及  
則信圭以為守令善事者固可禁斷而不受賂遺則可無此弊云故知其可用



適有刑判之闕故擢用耳戶曹判書閔維重曰忠清黃海兩道已酉未量各邑  
畢量事往年因本曹啓稟以明年退行為教而量田之舉甚重連歲飢饉之餘  
恐有擾民之弊壽恒亦以民力未蘇為難上曰姑待明年更稟維重曰御營  
軍上番者每習砲射於興德洞此事始於二十年前本非舊日教場也其地左  
貞陵右聖廟放砲喧聒甚為未安且國都設置方位各有攸當東則太廟文廟  
西則社稷壇北則厲壇如行刑閱武之事皆屬陰故乃行於西北方其意有在  
且御營軍習操於沙河里此乃王城之東陽明之方豈宜習操之地閔鼎重曰  
孝廟朝以三清洞為國都鎮山之下不許聚兵砲射厥後軍門屢請亦作教  
試之場若此類皆不可矣金錫胄曰興德洞砲射果未安請擇他處移設砲射  
沙河里本非教場孝廟嘗幸穆陵晝停此處以為可合教場仍作御營習陣  
處矣露梁有訓局教場兩軍門習陣例不相值宜罷沙河里教場亦於露梁習  
陣上從之領中樞金壽興曰上年五月廿五日大臣三司請對入侍亟請宋  
時烈邦刑也許積極論時烈之罪狀至曰寧陵遷奉時壙中有水之狀蟲蛇出  
入之跡時烈終始諱之又曰及其啓陵時執事之人出入壙中者衣帶盡濕出  
而拂拭則時烈見而嗔怒云此其意必欲構成時烈之罪臣於其時待罪搃護



使遷陵時顛末臣固詳知而即今入侍諸臣之中金萬基閔維重俱是其時都  
監堂上終始同叅此兩人亦可知其言之誣罔矣當初啓陵前一日先王引  
見臣臣以啓陵後不可只令都監堂上奉審之意陳達則自上命原任大臣  
三司之官奉審臣詣陵所後又為狀請令來會陵下二品以上並與三司諸官  
全數奉審及梓宮奉出之後王子大臣以下又入壙中更加詳審仍為聯名狀  
啓伊時廷臣之進去者幾至半朝廷役夫之數亦且累百則衆所目覩焉可誣  
也且孝廟臨御時親近內侍輩幾盡出去趙希孟徐後行外年少內官亦多  
執事者梓宮之將奉出也臣以右相入壙中行拭梓宮之事仍與內官輩奉出  
苟有沾濕之事此輩亦豈不陳達於先王乎意在構罪白地粹辨如是自  
上亦必下燭其時事狀而恐或未詳故敢達矣維重曰承旨任相元亦以玉堂  
官進叅可以知之矣相元曰臣果進叅而目覩其無水患矣壽興袖出一紙曰  
此奉審時聯名狀啓也內間亦必有儀軌而或恐未經睿覽瞻來矣中官受而  
進于御前壽興曰此事自有源委寧陵石物屢有罅隙年年塗灰羣下固已憂  
慮矣靈林令翼秀上疏之後一種議論有曰遷陵之後宋時烈當先被重罪蓋  
孝廟大喪時有宜用水原之議而羣議多以水原為不合以其為畿輔重鎮



形勢不便而且不無日後五患之慮故也此亦初非時烈之議也咸陵府院君李澥延陽府院君李時白二人力主是論而時烈有所言及矣逮有遷陵之議而全歸其罪於時烈以為勸用此地之人當受其罪上年積之請罪時烈者盖有所從來矣壽恒曰以水原為不可用者非特李澥李時白而已故相臣李景奭李厚源元斗杓諸人亦皆力爭矣壽興曰梓宮合木事亦為歸罪於時烈至曰啓陵後梓宮有頃則時烈當受其罪以此兩款欲為嫁禍於時烈而及其啓陵也壙中無事梓宮恭色不渝板材聯附處少無罅隙或有無聊而不悅者積柝兄弟辭色最為不平矣維重曰遷陵後臣親自封標都監堂上金徽郎廳鄭維岳及中官等出來看審奉出外梓宮則甚為乾燥若有水患則其時金徽等豈不啓聞耶萬基曰積之所謂蟲蛇出入之跡者盖指石間罅隙有蛇退之皮而囊石下地正處小石有微濕之氣故石塊及土伊時中官裹袱封進此則元非壙中近處也至於外梓宮內遺衣服亦似微有濕氣而此則壙中久閉薰蒸例致如此而梓宮恭色宛然只一隅手掌大似欠光明矣壽興曰壙中奉審時柝手撫外梓宮內而言曰東邊有濕氣云臣亦同在壙中故以手撫之則有若人身上汗氣盖亦薰蒸之致而內外梓宮之間所用衣櫛甚多未及取出也雖



似有濕氣及置壙外旋即乾燥其中紅染衣褂不渝如新故並為封進新陵封閉之日皆為選用矣又聞積以為啓陵時時烈不欲渠之入見先囑搃護使以渠在十里外村舍為辭云此事亦有曲折矣臣之以啓陵事出往舊陵也先王引見臣臣以許積來到陵下可共奉審之意陳達當其開壙也臣屢送郎廳於積處請入來進參則積在作門外托以情勢難安終不入來而啓陵後臣復以封陵時領議政例為率執義封標則啓陵時開封領相亦宜為之請自朝廷指揮云則自上下諭于臣及許積處使之依此舉行而以有旨中滯之故積乃以未見下諭為辭固請不來此外又有誣罔事尹鑄所撰先王行狀以為先王將欲親臨於啓陵時金壽興張善徽力止之云豈非可駭之甚者乎臣之出往舊陵也先王引見下教曰欲於啓陵日舉動及至啓陵之後先王下諭于臣曰猝得腰痛不得親臨哀痛周極有面議事成殯後卿即入來下諭中所謂面議者以梓宮之內恐有空缺欲為開蓋而驗之者故入城之路歷見許積共議此事則積以為親見士夫家遷葬甚多雖年久者棺中萬無空缺之理今若開蓋則又將改梓宮事體未安云臣以許積所言仰達仍陳重大之意則命勿開蓋只令加恭仍下教曰初欲親往不意啓陵日望哭拜起之際猝有



所傷腰痛甚苦不得親往奉審云而鑄之白地粹辦如是誣罔之狀誠可痛心  
自 上親臨有何利害於臣身而必欲止之乎錫胄曰臣於向日與積相接之  
時頗數凡係近年事無言不及而至於遷陵時水患云云之說未嘗出口頭此  
必筵中粹辦之言也 上曰積既賜死而以他事言之次玉獄事時俊已乃是  
其奴而掩置其家終始牢諱其他欺誣之狀不言可知到今予已知其欺誣大  
臣諸臣有何引嫌之事且闕中有 先朝備忘記冊子遷陵時果以腰痛不得  
親臨鑄之所謂金某張某力止之說予亦知其誣罔矣昂重曰粹官聯板本非  
時烈之事而論者又謂己亥大喪用時烈之議小斂時不為結絞故不得已用  
聯板此則禮有小斂時面上不為結絞大斂時結絞之文故時烈引此以達而  
一邊之論以此歸罪矣壽恒曰自內以日氣甚熱恐有浮氣為教故大臣與時  
烈相議以為事勢如此不必拘於禮文旋即結絞其間時刻不久豈以不為結  
絞而有此附板之事哉况粹官之不足非但高廣為然長亦不足此豈不為結  
絞之致耶壽恒以經費匱竭凡事務從節省請權停會盟宴 上從之故事功  
臣會盟後 上親臨頒軸即功臣仍設宴舊功臣嫡長忠義并與宴靡費萬計

○副校理吳道一上疏曰致知力行之方具載於大學一部而真氏衍義猶欠



精約先正臣李珣推原大學之義採摭經籍作為一書即聖學輯要也珣以間世宏儒遭遇 宣廟契合昭融志回三代投進是書以備乙覽而典學規模經邦制度條分彙列粲然畢具既明且備不繁不簡真帝王入道之龜鑑為治之指南也臣於頃日入侍時以寫進是書之意陳達蒙允而第即今召對所講綱目卷帙太多數年之內必無畢講之期臣之愚意則姑停綱目法講書傳之外兼講輯要先尋進學之要路堅定作聖之大志而次第從事於他書則必左右逢原觸類而長矣權奸纒黜餘黨覬覦羸豕有躑躅之象朝著無寧靖之期若徒事激揚而一向攻斥則其弊易至於峻急務主包容而專事調停則其弊易流於含糊必須正而不至於矯激和而毋失於苟簡持論則體曾傳能惡入之道而使之畏威而寡罪用人則法魯論赦小過之義而使之革心而從善然後方可以建大中之極而致和平之福矣 殿下臨御以後早滂連仍飢饉沓臻為今之計必須君臣上下痛祛玩愒之意先自宮禁務尚節儉如大禹之卑宮惡衣衛文之大布大帛然後庶可以議蠲免之政而施子惠之澤明安公主第宅間架之踰制工役之浩大臣於筵席略陳梗槩而每以 先朝定式決難撓改為教一時不得已之舉其何可視以金石之憲而莫之改乎內需司之設本



非三代聖王之法今若革罷此司歸之版曹則此亦裕財之一道也宋時烈宋  
浚吉蒙 孝廟不世之遇竭忠圖報之意之死靡懈而奸徒構捏加以罔極之  
罪追罪既骨飲恨泉壤白首炎荒幾死旃棘窮天極地之至寃豈有如斯二臣  
者乎天衷覺悟浚吉則復爵賜祭時烈則特命放釋生成之德孰不頌歎而但  
念浚吉既蒙追復之恩而時烈尚在削職之中二臣心事聖明既已洞燭則其  
在念舊之道不宜異同望 殿下特命還給職牒以體 孝廟禮遇之意以慰  
士林顛若之望焉頃日三宦之竄出於特命而臣則竊以為未足以懲其惡也  
以刑餘之賤潛交近宗伺 上動靜私相通報此何等罪名也雖在平常宗戚  
宦豎之交通往來固是深可惡大可駭者而况與亂逆之徒潛相締結乎決不  
可竄配而止願 殿下廓揮乾斷明示典刑以快一國之心臣聞長老之言  
宣廟以前常參之制雖不如 祖宗故事或五日一次或十日一次而厥後停  
廢已成規例豈非聖朝之闕事乎及今春秋鼎盛玉候康豫之時雖不能一法  
祖宗之舊制或一月一二次或三四次敷奏以言明試以事視其能否而進  
退之考其勤慢而黜陟之則其於策勵臣工凝治庶績之道必不為無補矣  
上答曰進言之誠予庸嘉之進講綱目卷帙雖多治亂安危之跡昭載史冊不



當停止內司設立流來已久今難撓改常叅事當留心焉○黃海道康翎縣女子一胎產二男一女○庚申以崔後尚為執義金宇亨為京畿觀察使○御書講右議政閔鼎重曰自有禮論以來上下疑阻羣奸乘隙將欲舉一時之搢紳盡加不測之誅幸賴聖明臨照曲賜保全及其奸凶伏法凡前後被罪之人盡為蕩滌旋即收召因金壽恒所陳又復特賜教諭丁寧開示君臣之間更無阻隔在廷臣僚莫不感動第於趙綱配食請罷之議再下有功禮論之教臣竊以為向時禮論不可言功之有無於其間也已亥大喪之初服制之論已有數端而大臣稟旨以國制為言第於國制長子衆子同為暮年而急遽之際未有明白定奪 仁宣王后上賓之日國制長衆婦既有暮大功之異則始可分晰兩條更為稟定而禮官初不取旨直以暮年啓下追以大功付標毋論事之是非其為顛倒莫甚當時禮官誠不得辭其責矣及其賓廳會議之時諸臣不能明知上教取考已亥初喪服制諸說以進由是天怒激發遽有首相譴謫之命然聖教未嘗以貶君亂統為其罪名羣奸敢因天怒震疊媒孽其間做出不忍聞之說驅而陷之於不測之地至於尹善道則託以禮論多發危險之言宋時烈等承命獻議罄竭所懷不避忌諱 先王既令彼此再三獻議而亦無從其議



改定之事仍用當初所定國制而已善道則施以流竄之律時烈等則先王  
既不以為非又與之問難酬答於筵席故遠外傳聞皆以為從時烈之議在庭  
諸臣亦多以為然甲寅禮官所為顛倒者亦由於此也柳弼明則目不知書不  
足數計而尹鑄至於上達鞫治宋尚敏則原其本情不忍見其師抱冤就死盡  
暴其始終曲折而已豈敢以先王之制為非欲為務勝哉禮論本末如是而  
已上曰彼此曲折聞卿之言顛末甚詳上下豈復有疑阻之事耶予甚嘉悅  
矣卿等盡心協恭務以平蕩為意以補寡昧之不逮知經筵金錫胄曰賓廳會  
議時臣以承旨既已承命之故往來賓廳又為箋註儀禮經傳注疏說以入伊  
日先王引見金壽興曰己亥大喪之初自朝家定用國制彼此上疏論禮者  
甚多而皆是一場空言且善道之疏言在東而意在西欲因此陷人故抵罪也  
云且趙綱之得罪以其疏中言語抑揚橫肆故先王洞燭肝肺明辨痛斥亦  
豈以論禮而罪之哉侍講官崔錫昂曰綱之投疏只為伸救善道而發善道一  
疏力主三年之說而朝家既用國制暮年則本非用善道之說也設令用其說  
伸救其人者顧有何功之可言歟鼎重又言科期已迫而儒生被罰者多儒林  
施罰非朝家所知若以朝命分付則儒生自處之道必以奉行為難請令大司



成教諭儒生奉承包荒之意 上從之○忠清道各邑牛疫熾發牛二百二十  
餘頭致斃道臣以聞○暴雨成霖禮曹請不卜日自明日行四門崇祭三日而  
止從之○壬戌以鄭載嵩為大司憲李翊相為大司諫柳松齊李弘迪為持平  
○御書講特進官南二星方帶大司成以日昨命大司成晚諭洋儒俾解京外  
儒罰故陳其鎮定之難仍請外方論罰通文之來到者令齋任還送不許施罰  
同經筵李敏叙備陳 祖宗朝培養人才之道餼廩供饋之方 上命敏叙二  
星與大臣共議作養士節目以入其後不果行檢討官朴奉遜言尹昌亨尚仁  
詹等貪贓朝廷既遣御史按驗皆實而該府循例加刑尚不直招其受賂者國  
言籍籍久而不已另加嚴刑期於輸情宜矣又曰 殿下近日舉措有若好勝  
者朴信圭之特除刑判李師命之格外恩典皆在申翼相陳疏之後臣竊惜之  
又言趙綱黜享事 上曰廟庭事體重大既配還黜有關後弊故不允矣泰遜  
又曰凡第宅豈不欲傳之子孫乎公主雖貴子孫亦不能世世貴顯吳書房家  
何必侈麗為也蓋書房者方言書生之稱駙馬姓吳故云矣又曰李球事誠極  
痛惡而以朝廷事體言之尹堦之發人私書亦未恰當宜可量處矣先是吉州  
牧使李球與賊鑛交昵及鑛誅球抵書於前咸鏡監司李堂揆有希仲家事慘



不忍言之說希仲者鑄之字也其書誤傳於新監司尹堦堦惡之狀聞其事  
上震怒拿鞠球故泰遜及之○癸亥公清道鎮川地因暴雨山崖崩頽其下居  
民有壓死者道臣以聞○甲子御晝講侍讀官吳道一請招致朴世采尹拯出  
入經席知經筵閔維重繼言必欲致之不可循例為之上許以盡誠招延○  
上下教于政院曰曾前四公主第宅中青平尉家舍基址比諸宮不至廣濶  
故今此明安公主第宅一依其制從略矣頃因大臣陳達稟旨 慈聖又於其  
中不緊四十餘間減去基址一百八十間還為出給以此意分付該曹○禮曹  
以四門崇祭已行三次而尚不開霽啓請更設崇祭自初十日始行三日而止  
上從之時連日大雨京城有滄死者故該曹之請如此○大司憲鄭載嵩引  
避言臺諫舉臣父追配事以證趙綱之當黜臣不敢是非於其間而既有所見  
不容默然綱當 先王臨御之日未嘗立朝則律之以胥及逸勤從與享之之  
義誠不無逕庭而廟庭事體極其重大既配還黜國朝所無到今輕議罷去臣  
未知其妥當也 上答以避辭中所謂既配還黜國朝所無云者正與予意相  
符亦出鎮定之意有何可避之嫌勿辭蓋 上本不欲追黜悅其順旨優批答  
之史臣曰異哉載嵩之為說也諫院之啓既以其父之追配證綱之當黜則嫌



不參啓勢或然也至於立異公議以啓君上拒諫之心抑何故歟且其為言甚無意義既配還黜固國朝之所未有也如綱之無一日際遇而得配廟庭者亦曾有之乎况以廟庭事體之重大而謂不可輕議罷去則獨可以不當配之人苟然仍配而不之黜乎此其於事體輕重尤何如耶載嵩頗謹慎且以器局見稱而素無學識立論粗俗故其言如此矣○政院以當此淫雨流災之日罪囚在獄者多請速令處決放釋輕囚 上從之○以趙嘉錫為承旨李孝源為持平○丙寅憲府處置遞鄭載嵩○修撰李師命上疏曰尹善道乘時逞憾之術出於袞貞生前之所帶尚可追奪死後爵謚不可仍存事理甚明伏願下臣此疏於廟堂詢以追奪與否 上答以當詳察事實處之○出身李元成上變告鄭元老實與吳挺昌謀而後乃牢諱挺昌以此幸免元老外兄趙彬於上年目見其書尺徃復狀云政院以變書入啓仍使兵曹拘留元成 上命招大臣禁府堂上三司長官左右捕盜大將會于賓廳設鞫于內兵曹鞫廳請拿元老及彬挺昌因推問元成元成納供曰與彬情義素密當逆變之出見彬言元老上變事彬曰吾自前年已知元老與挺昌通書狀而辭意殊常且不書姓名明是謀逆事元老真逆黨之魁云意謂鞫獄方張挺昌事必發露矣挺昌既入旋釋



故欲即發告而值彬下鄉俟其上来今始上變若究問於彬則可知云推問彬  
彬供曰嘗寓元老家果見元老與逆堅萬鐵親密往來狀而初不知為凶謀矣  
一曰元老答人書而小紙無皮面且不書姓名訝而問之答曰吳挺昌致書而  
答之矣曰汝與挺昌爵秩地位懸殊而往復書札何如是簡慢耶曰吾與挺昌  
情同意合貴賤無間矣又於紙末只書煩不名故疑端百出及至逆變之發也  
果為言及於元成雖未得詳記年月似是己未春間矣且言御營將官李元吉  
與元老晝夜相對初既被拿亦卒無事可痛也云初拊堅之獄挺昌亦拿入與  
元老面質元老陽若不知挺昌面目者而又力護元吉俾皆得免至是以元成  
彬所供之辭當初鞫獄時欺誣之狀推問元老元老供稱元成所告書札非與  
挺昌相通之書乃答拊之書而詭以答挺昌書為言者蓋以與近宗通書有駭  
瞻聆故也其書曾納於鞫廳而去夏亦嘗言及於尹楷云又言雖與元吉比隣  
相親實無謀議之事云語皆譎詭不明鞫廳請更推彬稟處從之○丁卯上  
移御于慶德宮○以閔維重為判義禁申翼相為大司憲○上下教于政院  
曰今此水灾近古所無或有人命漂沒者各其部坊查覈恤典舉行○司諫院  
因水灾上劄陳戒 上嘉納之○鞫廳更推趙彬彬供曰得見挺昌及元老往



復之書雖未能盡記文字而挺昌書大意以昨者來訪適值客煩不得相見為恨今雖有客當諱而坐待云其紙乃小簡而字樣似是韓體元老答書則曰有相議事今當更進雖尊容臨門須諱而待之又以令監下鑑為結語今若見挺昌筆蹟則可以推知云鞫廳啓曰彬既陳挺昌元老往復書札辭意與元老所謂彬未得見之說相左又其書中以令監下鑑為結語則其非答柝書尤有難掩者請以此更推元老彬之前招所引李元吉亦請拿問從之更推元老猶執前說以為彬之所見實是答柝之書而當初假稱以答挺昌者乃率口而發云又曰不以柝書直告於彬者恐事機先洩云又曰素不知挺昌面目或於道路過去時因人指示知其為挺昌而未能明白記憶云又言姜萬鐵與堅親密非渠之比堅之財物盡輸其家凡百謀計皆所預知若有情狀之未盡吐實者則問於萬鐵可以直招云鞫廳啓元老所謂率口而發等語尤不成說其終始掩諱之狀極為凶詐請刑推又啓元老引萬鐵以為自明之計不可不更加鞫問請拿来從之○戊辰引見鞫廳諸臣上曰元老前後之說違端甚多矣領議政金壽恒曰當初元老之上變也顯有引而不發之跡而柝堅就服後自以為有功即命放釋故至今人情極為駭憤今者招辭又復反覆變幻此皆語



窮所致雖欲飾辭而窘態難掩矣。上曰：元老曾前稱拊為大監而彬之所見書中有令監二字，則明是答挺昌之書也。所當刑推得情而當初既告渠魁，無其功故姑欲平問矣。壽恒曰：罪人例請面質，而元老既以其時所言為假稱，欺彬云雖與彬面質，此外必無他說。平問之下，萬無得情之理矣。上曰：諸臣之意如何？領中樞金壽興等皆以為若不嚴加刑訊，則決非取服之道也。壽恒曰：彬初見密簡有所致疑，至於離家而及其鞫獄結末之後，果懷憤惋之心，則其與元老相見之際，必有所言。此一欵當更推於彬，又當與之面質，而畢竟則不可不刑訊矣。兵曹判書金錫胄曰：元老輩實為凶賊謀主，情意極密，故事端既露之後，雖不得不為上變，而每有顧惜同黨之意，蓋其計只在免死而為人凶譎揣摩已熟，不欲蔓延實懼其手足俱露故也。當初堅萬鐵之相見涕泣及元老之佯若不知挺昌而指問為誰某者，皆可知其情狀矣。又曰：自古亂逆之徒必有假託之言，如清君側之類是也。今番逆賊亦有如此事，聲言戊午年上候未寧時某也伏甲於建陽門內欲除去某某云云。伊時臣重患毒腫，死生未分，其為誣罔之狀自。上業已洞悉而堅輩之假托造謀正在於此，其言根所出鞫廳所當窮問而當初不能詳覈，今可更問於元老矣。上曰：伏甲一欵



亦添入問目中可也錫胄又曰今二十六日當行會盟祭而逆獄未及結未未知仍行否乎壽恒曰似不可以元老之故退行而羣議或以為此獄既係前獄一貫事則未及究竟之前不可仍行云矣但巨魁伏法雖有漏網者不過為枝葉則仍行會盟有何所害乎壽興及左議政鄭知和亦以為仍行無妨大司憲申翼相大司諫李翊以為一邊治獄一邊會盟有乖事體上以曾前大獄之後或有餘黨究問之事而不必以此退行會盟且已知委外方日子又迫命仍用前定日舉行○李元成解枷放送○鞫廳更推彬彬供當初元老之蒙放也往見之仍責其脫出吳挺昌則答以挺昌之拿入也再三注目顯有冀生之意不忍致之死云遂與元老面質又以伏甲之說更推元老元老復演前說而伏甲之說嘗聞於堅此出於柝率往北京宦官趙希孟云鞫廳請刑從之施威之際始服挺昌果預逆謀狀復告柝堅台瑞萬鐵等謀議情節又雜引申範華宗華拱華趙礪挺時李雲徵鞫廳請並拿從之○己巳典翰崔錫鼎校理權是經申琬副校理吳道一修撰李師命副修撰朴泰遜等上劄以水灾陳戒上嘉納之○鞫廳推問申範華納供未訖上下教曰頃於四月推鞫時元老再招有曰萬鐵上變之初言於渠曰兵判則雖難搖動其外從等吾必深齎為堅報



其讎矣其後果以無罪之申範華援引云而今元老所供不但與前招大相逕庭欲實萬鐵之言反引無辜之人情節十分痛惡鄭元老各別嚴刑究問○大司憲申翼相大司諫李翊請對翼相曰有元老嚴刑究問之命元老反覆變幻之狀誠極痛惡而諸議參差故請對矣翊曰元老情狀極為凶狡而但所引諸罪人今方納招則供辭未入之前先施嚴刑於元老恐未免率爾姑待外方罪人入來結末之後並其前後罪案嚴加鞫問豈不得宜乎翼相曰挺昌預謀之說元老今始承服而猶有所不盡吐實者挺昌未及拿來而徑先施刑獄體誠為不當矣上曰當初申範華有探知機密之事且有計賈元老上變之功故至欲錄勲入於別單中矣前日萬鐵之援引範華也元老既以萬鐵為堅報讎為言而今到死地反引無辜之人其反覆變幻之狀極可痛駭一次刑訊豈至徑斃乎翼相曰臣則非以一次刑訊便即徑斃為慮其在獄體決不當如是矣上曰然則施威以問可也承旨趙嘉錫以遇灾修省典學親賢頻接臣僚之意陳戒上嘉獎之○李雲徵拿來即見釋元老言雲徵嘗來訪積不遇與堅坐於舍廊房議體府復設事堅曰向日兵判伏甲禁中之事藉藉傳說吾輩不宜坐而待死何可無自衛之策乎雲徵稱是仍與從容談話饋水飯而罷渠在



外廳聞其說云推問雲徵雲徵供果有訪許積之時亦或與堅相遇而伏甲之說曾所未聞體府復設一款亦未嘗與堅酬酢云與元老面質互相爭辨鞫廳以未有明白證左稟啓上命分揀放送○庚午工曹叅判李端夏上疏曰臣父植生黨論之世不為黨論取易太過之義作書閣以澤風為扁以獨立不懼避世無悶八大字揭壁然大過獨立非君子之常道雖父子不可以世傳如欲變此道而之馬舍泰義而何從哉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臣庸陋不足以及此而欲從一世君子講此道理是臣至願臣既無先父之才學而襲父文職即見顛敗今又襲父史任其不能有成而重為世僂笑不待當事而可知昔趙以虛名使趙括卒致長平之敗今臣以虛名承父任正類於括文事與兵事雖殊貽敗辱於國家事必無異矣答曰卿之文學聞之久矣何過辭若是端夏以名父子少有聲譽中年得心疾自廢晚登第恒言必稱泰卦人或笑之以狀文添入議禮事大見非於士論又於自劾之疏盛稱李宇昂睦昌明決非庸人二人即首發論罪宋時烈之啓者也以此譏謗益甚更化後枳於清選金壽恒薦其有家學可堪史任授實錄改修堂上故其疏辭如此○癸酉初申範華與鄭元老親密及朝廷之易置大將也錫曾訥知元老為柝堅輩謀主而



以事未發之故將欲以他罪捕治元老元老慌怯欲上變免死因範華得見於錫胄遂告其事而猶不明言逆黨至是為元成所告將施刑遽曰初不直告者為範華所啖云因言範華從兄宗華拱華實主張體府復設事而亦為範華所懇屬當初萬鐵之援引也乃為範華周旋脫出云鞫廳請推問範華範華納供發明語皆相左遂與元老面質元老始似沮屈俄復發怒自願納招曰範華終始隱諱必欲陷我於死地到此地頭更無顧藉之意不得不畢陳實狀範華評論 上命嘗言 內殿子宮不好又曰 內殿若生子光城得志則吾家必不保全矣又考出歷代國喪及反正時節以太乙數推算有範華手書冊子方在吾家考見則可知又曰範華嘗言諸宗中柎最賢國家若不幸則此人可為之每與堅萬鐵相通往來同議謀逆之事及訓局大將易置後範華與堅及堅弟皇相會於西門外云鞫廳遣都事於元老家覓冊子不果得而元老在獄中佯為絕粒不食者累日閱維重慮其徑斃入 上前陳達 上曰元老上變巨魁伏法今若直招宜許貸其死遂以上教探詰柎堅造逆時果誰倡謀為謀果自何時元老即開眼引粥連吞數器大言曰倡謀者範華其謀則欲推李宇昂為御營大將以代金益勲其為此語時金字成同坐聞之又言範華素與吳始復



相親使始復往說閔熙權大運圖透益勲大將云金錫胄聞之席藁闕門外陳  
疏待罪以明範華寃狀其疏曰曾於昨年御營大將李汝發之病透也以李宇  
昂求擬其代即臣所主謀今伏聞外間傳播之言罪人元老以此構陷申範華  
益加層節云臣以指授範華之人義不可獨歸罪於彼而自免乞下司敗將臣  
供辭細加推覈與之同勘律名 上命書送其時曲折於鞫廳錫胄遂書送其  
書曰頃年李汝發以御營大將得類中之症勢在必透伊時許積之意初屬於  
李益亨光城往見積言其不合遂更有以文臣擬差之議積意又在於李元禎  
而或有言吳挺緯往說權閔有欲占之計臣不得已與從弟錫翼相議錫翼乃  
以臣兄錫胄欲有獨陳於 上前者稟達於 慈聖因此自 上召見臣於養  
和堂西便殿臣備陳此時兵權不可他授之意仍薦金益勲過數三日而私謁  
之說已流播於搢紳間積言於人曰此必圖御營大將也臣私計之必須另薦  
積所親切之人以中其欲乃可以釋其疑臣往見積積故挽臣至昏密問曰自  
上有私覲之事然否臣應之曰然數語之後臣先發汝發當透之狀仍曰大  
監何不薦李宇昂而代之耶積殊不意驚曰何謂也臣曰方今西人雖敗至於  
將任猶有難捨之意光城之沮敗益亨大監豈不知之乎南人又欲於己黨中



為之而今若歸之於吳挺緯輩則豈不益致疑訝乎宇昂明敏識去就且曾為  
楨榿按律之論吾儕之人必不至大疑且公門下得一大將豈非好事乎積曰  
此計甚善臣還家更思彼方疑我我姑借宇鼎以塞其疑實亦不可不更用一  
計以固之翌日遂招臣內弟申範華謂之曰汝與鄭元老相親兩元老方為相  
門謀士汝須力言宇昂可任之狀且以吾意言之亦言於宗華兄為可云其後  
範華來言果為言及云矣其後宇鼎果擬大將望而一日柳命天家設宴許積  
為首座臣亦往焉向夕小報以金益勲特除來告滿座無不駭惶積則面如死  
灰頻頻顧臣臣仍為辭出此等事光城亦嘗知其槩略矣鞫廳啓曰更推範華  
則御營大將一欵與錫胄所陳不至大段逕庭而會於西門外事渠亦不敢隱  
諱請刑推上以其上變之日驅脅元老萬鐵來現於兵判其功甚重不可輕  
施刑訊特命定配○鞫廳大臣以下請對命金錫胄同入金壽恒金壽興皆以  
為鄭元老不可不正法上問錫胄錫胄獨請貸死上遂命解枷以示待以  
不死之意錫胄仍申前疏意力陳元老引申範華之虛誣上曰範華手書冊  
子最關獄情而搜之不得此歸虛套矣○吳始復為鄭元老所引拿入無明白  
證左金字成亦無端緒並見釋○乙亥以呂聖齊為大司憲崔逸為承旨○諫



院請會盟祭待鞫竟舉行鄭元老按律處斷申範華嚴刑得情答曰會盟退行  
是何言耶巨魁伏誅王法乃行上告太廟下誥八方則今茲上變不過前獄些  
小枝葉而已元無追錄追告之例則退行之請實未可曉也鄭元老申範華事  
既已酌處矣○鞫廳請仍囚申宗華拱華以待結末答曰申宗華等被引元非  
大段亦無可待之事宗華定配拱華放送○丙子以呂聖齊為禮曹判書申翼  
相為大司憲南二星為大司成○丁丑以權斗紀為司諫朴元度為掌令○罪  
人趙希孟以伏甲之說出自其口又為元老所告被拿鞫廳請刑推答曰前以  
交結楨柎之罪既被遠配伏甲之說又非元老之所親聞則更無憑問之端還  
發配所鞫廳請仍囚以待結末 上不從○戊寅政院以臺諫方以會盟祭退  
行爭執而頒軸習儀既已設行會盟習儀又將設行大有乖於重臺閣之道論  
啓爭之答曰今此會盟乃是祭天之重禮今因務勝不當之臺啓又為退定則  
其誰欺欺天乎今者設鞫後被引者或已酌處在囚關緊者不過吳挺昌一人  
有何別樣罪人而必欲退行乎無退行之理仍即設行累啓終不允○鞫廳以  
趙彬無可問啓請放送○己卯月暈迴木星○以吳斗寅為都承旨李翊相為  
大司憲洪萬容為大司諫權是經為執義林泳為正言○庚辰以李濡為副應



教李師命為校理林泳洪萬遠為副修撰李秀彥為獻納鄭畝朴致道為正言  
○辛巳 上將詣壇所以翌曉行會盟祭是日風雨大作政院及大臣請改日  
期退行從之○壬午黃海道生負尹夏柱等上疏請以先正臣文成公李瑀文  
簡公成渾從祀文廟答曰 先朝未行之典今不可舉論爾等退修學業三疏  
不從○京畿陽智縣弒主罪人文連日三省推鞫承服正刑○司諫李寅煥在  
清州縣道封疏言今年農事多被水灾請令該曹給灾仍論趙綱柳赫然事請  
亟從臺啓 上答以可以議處事令廟堂稟處備局覆奏請給灾事目外如有  
不可不變通者則別為啓聞之意另加申飭於敬差官從之○癸未流星出婁  
星上入艮方○乙酉火星入鬼星內○午時 上詣會盟祭所出宮歷景福宮  
舊基御思政殿址幕次引見大臣金壽恒等 上曰 先王法宮荒廢至此見  
之慨然矣壽恒曰 祖宗積德累仁創基垂後而自經壬辰以來法宮荒廢今  
至百年始為親臨自 上宜切感慨之懷矣然豈惟法宮為然 祖宗良法美  
政亦皆廢壞不行此尤 聖上所宜惕念者也閔鼎重曰見 祖宗之舊基思  
祖宗之遺澤則今日中興之責亶在汝 殿下矣壽恒仍言此乃思政殿基  
址而此殿後面即康寧殿乃寢殿也東門曰日華門西門曰月華門而世子宮



即其外也以空基見之比他闕固似狹隘而諸各司皆鋪置東西且無池臺苑  
園之勝北門外乃會盟壇也其地不遠於三清洞而此皆不入於後苑之中可  
想 祖宗之儉德雖以燕山之荒亂亦不敢開拓矣○丙戌 上詣壇所行會  
盟祭其誓文曰朝鮮國王臣姓甚謹率闕國定社佐命靖難佐翼敵愾翊戴佐  
理靖國光國平難扈聖宣武清難靖社振武昭武寧社寧國保社功臣及子孫  
等敢昭告于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百神之靈伏以於赫我朝 列祖重光盤根  
奕葉駿命無疆世有厖詰勲在王室金石流徽竹素炳蔚噫嘻今日亂賊干紀  
哀凶鞠逆未聞前史豺狼之性近出周親梟獍之毒竊發柄臣吳楚同奸懿昭  
濟惡設屯深峽陰噬嗑圖復體府擅弄戎權履霜之漸馴致冰堅腹心周布  
機牙密張計惜胡服僭極王章締結凶徒覬覦神器謂天可射約日饗士禍機  
之慘伏於肘腋宗祏之危迫在晷刻賴一二臣休戚與同刺察先機仗義奮忠  
爰暨瓜牙奔走效勞銖姦必知鬼域莫逃廝禽凶孽淑問就服天討既行京觀  
斯築氛翳廓掃國步如磐傾否回泰轉危即安赫臨降隲繫賴神明協贊匡復  
實藉忠貞予惟懋乃謂篤不忘焯勤彰烈古有曩章黃河泰山亦載漢志盍舉  
斯典以旌予意揭以大號命以保社疏封錫壤贈先逮下慶賞便蕃湛恩汪濊



載修玄壇敬申明誓血此剛鬣同指白水舊德遺昆亦皆萃止惟忠惟孝百代  
無隳苟渝此盟神實臨之謹以牲醴式陳明薦及行禮訖還幕次仍還宮御崇  
政殿頒保社諸功臣教書軸 王若曰審機變而誅賊亂寔賴蓋臣循功令而  
報忠勞詎廢曩典茲申帶礪之誓用敷綸綍之音言念寡昧之冲年叨承艱大  
之遺業慮雖切於防患舉措未免乖方明不足以昭奸讒邪自幸得志因以威  
靈之漸替馴致禍釁之潛滋周宗有骨肉之親陰懷逆節大臣受心腹之寄助  
成凶圖使賤孽而主謀其間資貴寵而伺隙於內藉外警而開府揔領諸軍就  
深峽而團兵約束老將交通官禁醞釀既至於多時議賊親臣形迹難掩於衆  
目盟成會軟而勢已迫事多陰謀而禍益深幸有為國而先憂乃能因時而早  
備方事機之在於呼吸人莫敢言竭心力而察其嚙呻賊不得發前後指授之  
畫費盡方便左右耳目之人舉輸勞勩致有急書之言狀因見巨魁之就擒情  
節已昭魑魅莫逃於禹鼎討伐斯舉鯨鯢悉伏於漢章茲雖宗社之垂休實惟  
股肱之協策追思曩昔奚但髮豎而心寒何幸一朝得使雲消而霧廓陳平之  
燕居深念果成誅呂之勲博陸之宿衛忠勤終樹扶漢之績國既賴於除凶靖  
亂予豈惜於報德酬功叙元勳而寵錫加崇記微勞而賞賚有等煥雲臺之圖



像昭示無窮分茅土而啓封嘉與同慶陳載書而申盟約畢舉緡儀消吉日而告神祇皆遵舊制於戲終始務乎永保上下貴於共貞克勤邦家頒鐵券而示信爰及苗裔指白水而為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李敏敘製進禮訖功臣及祭官行飲福禮○閏八月朔丁亥諸道牛疫熾盛致斃者甚多各道監司相繼狀聞○戊子以李秀彥為吏曹佐郎申琬為獻納安後奉為掌令○己丑以柳頤為持平成虎徵為正言○諫院啓曰逆積祖許潛即宣廟朝蔭仕人別無可稱之蹟太常承積風旨錫以忠貞之謚請命追削從之後閔昂重閔維重疏言潛秩視卿宰法應易名更議大臣大臣請改賜他謚遂改謚貞敏己巳後復還檢前謚○初吳挺昌以通書元老事被告而元老又服挺昌預知凶謀狀曰當挺昌之訪許積仍與堅會於山亭也避於窓外聽之則挺昌與堅言及上俟未寧仍曰吾知大乙數即今氣數入咸卦上六爻此乃國有大變之會也乘此時當有變革之事若遽兵判御營大將則可以為之堅曰兵判雖遽而申汝哲金益勲當代其任奈何挺昌曰汝哲出入兩宋門下宜以此塞之益勲則自不得為大將又言台瑞嘗謂堅曰挺昌以六壬占之則今年四月國內有大變伊川屯軍團東事必趨其前為之可也又言挺昌與台瑞訪堅堅曰兵判伏甲禁中







命烙刑鞫廳請對言挺昌烙刑恐有輕斃之慮姜萬鐵拿來後有憑問之端則獄事未免虛踈且治獄必須詳慎挺昌又非微眇之人不可不致審上命姑停烙刑更加嚴刑究問旋以承傳色下教於鞫廳曰挺昌以逆桡至親必為主謀凶謀節次萬無不知之理以此別為嚴刑窮問遂更加訊杖九度挺昌始就服曰逆桡愚悖與國家有貳心每發包藏之言以尹鑄曾有救解之恩常欲其得勢於朝廷至於將兵之任必欲以渠之所親為之如申汝哲為其有害於己冀以南人武弁將兵而或以柳赫然老難將兵為言則輒曰赫然雖老置之將任則必無害己之事又嘗言曰有一士人來見而仰卧於廳上曰君有貴相宅有吉祥壬戌年間當貴矣不言其居住姓名曰後日當自知之厥後聞之則崔晚說也桡自聞此言之後心獨喜自負曰若以柳赫然仍為大將而朝廷之人扶已則壬戌年自當如晚說之言云所謂凶謀非有別樣事機嘗以自上無儲嗣朝廷之上扶已者多則異日自當歸已常有覬覦之心許積則與桡初不相親矣嘗以積為反覆老奸而短之則桡曰舅何為此言耶此後慎勿復言積事始有親厚之意每曰如積者常在朝廷則吾可保全事亦可成云又嘗謂桡曰汝與朝廷每有相較之意汝敗則禍且及於吾身云則桡曰吾之妻兄趙哥



輩亦嘗以此為戒可苦然其人有所慮且與兵判為一家吾可得力云柝每以  
兵判為慮曰兵判非如尋常武弁之比尚擁重兵必將不利於己又言領相之  
復設體府意有所在而尹鑄不得為副察豈有如此事乎大槩柝之意以為朝  
廷士大夫則皆是易與耳體府復設之事與一堅同謀以激其父則亦足為之  
故不曾謀及於他人而每於論說之際輒歎鑄之不得為副察矣又言卿宰中  
與柝相親者李元禎而柝嘗問趙礪為人答以可人則柝曰近頗向我款款云  
云矣又引申宗華與柝情意相通每來言兵判動靜云鞠廳以罪人挺昌既已  
承服所當依法結案取招而所引各人拿鞠之際當有憑問之事請姑仍囚答  
曰既已明白承服之後若為仍囚以待遠途罪人之來則累次受刑之餘必有  
徑斃之慮仍即結案取招○鞠廳請拿崔晚說李元禎從之又請拿申宗華趙  
顯期答曰宗華則與逆柝外託情親內探密計一一來傳於兵判顯期則非但  
不為指名亦無緊出之事並勿拿來鞠廳復啓請 上不從顯期即柝所  
謂妻兄也○庚  
寅憲府以申宗華緊出於挺昌承服之招請拿鞠不從○吳挺昌伏誅挺昌麟  
坪大君潛之妻弟而植柝母舅也其二兄曰挺一挺緯皆姦佞陰險自少倚麟  
坪為奧援構捏士類 孝廟友愛天至待麟坪極厚而麟坪恃恩驕恣多有豪



縱僭越之事挺一等又廣樹黨羽因使納交於麟坪飲食聚會與之論議以此朝士無恥之徒多有諂附者而武弁雜流亦皆奔趨其門如市識者已深憂之麟坪有四子長曰栢早死次曰植栢極麟坪卒孝廟撫恤其子恩愛益篤而顯廟即位既無親兄弟植栢兄弟屬最近植又娶國舅金佑明之妹女植以此尤得親待與諸兄弟出入禁中無節又廣交遊通謀議與挺昌輩日夜密計圖擠一隊異己者及上以冲年嗣位栢為殯殿代奠官恒留闕中挺昌等遂與交通指囑朝廷大柄歸於掌握植栢族屬黨與盡布權要又以栢之女為訓鍊大將柳赫然之孫婦仍與締交往來蹤跡陰秘國人莫不寒心始植極當仁宣大妃喪因治事入大內奸淫宮女植之兩奸者即承恩顯廟者也傳說藉藉金佑明上疏發其事植極將伏法挺昌啖其腹心許穆尹鑄等極力伸救穆不肯挺昌怒曰引進公輩是誰之力也今欲負大恩耶穆遂許諾請究問佑明兩鑄則請照管慈聖動靜語極悖植極卒從輕論配旋放送其後挺昌又欲納其女後宮為動搖壺位之階使鑄請備內官其計不果行上稍長凶黨始懷危懼遂有異志及栢堅謀逆事發挺昌亦安置至是復拿來就服伏誅○壬辰以黃儁考為承旨崔後尚為應教○癸巳趙挺時伏誅挺時醒之子也父



子諂附許積尹鑄而挺時又佯與金錫胄親切往來當體府之復設也挺時往見錫胄曰明日領相當行體府事而又欲差出副察非公則鑄為之翌日積受密符於榻前又薦鑄而上終以錫胄為之其日鑄亦入侍托言錫胄外戚不可授重柄因憤怒變色至面頸發赤上甚恠之至是挺時父子俱為元老所引以為挺時以逆栴腹心密探兵判動靜傳之台瑞鞏云遂拿鞏挺時供稱本不與台瑞鞏親密而其父又無藉鑄陞遷之事云上下教曰與賊鑄台瑞情同至親國人之所共知鑄之稱道確於榻前亦非一二其謀議之事萬無不知之理而如是牢諱反覆嚴問訊杖三次後壓膝又將烙刑挺時始就服曰曾以惠廳郎往積家不遇就見堅於草堂台瑞亦至見小報言即今復設體府非但為外憂自上無儲嗣他日定策當在主兵之人此最關重答云此說可怕而其計誠好堅曰大人方為都察而恐老昏誤事方議可合副察之人矣問果誰為之則舉金錫胄尹鑄李元禎之名曰皆當叅望又見二張推命之紙問之則乃積栴之命也其後見台瑞於鑄家台瑞又言體府有益於定策時云遂以同叅逆謀伏誅挺時又引申宗華趙顯期上命勿拿○李元吉斃於杖下元吉本金錫胄軍官也能文善射且曉方術錫胄信任之後為許堅所籠絡遂諂附



於積家及復設體府也鄭元老素與元吉親密聞其怨謗錫胄語傳於堅仍薦其可託腹心堅大喜遂決意任用而錫胄猶未知焉元吉嘗言於李光漢曰今四月間國必有大事吾欲避之又曰體府復設非為外寇可知其意又嘗曰吾之命數人多言當為大將使柳暉推命暉曰此乃太白經天格似昇平之命云昇平即靖社元勳金瑩君號也元吉大喜常以此誇於人遂托故下鄉久不還錫胄手書招之稱病不來會柝堅事發錫胄疑其前後情迹捕送鞠廳受刑遠配至是為趙彬所引元老又言其不告主將潛往從積於忠州狀又搜得堅抵元吉書辭意亦多殊常復拿入累加杖訊壓膝烙刑不服而斃○甲午以沈濡為執義南二星為大司憲○崔晚說伏誅晚說術士也初為挺昌所告鄭元老又證之刑推四次就服曰元老常言福善非常人也君試往見之遂着弊衣麻鞋騎驢帶醉往柝家不通姓名入見或坐或卧作異人狀固問而後始通名柝曰鄭元老常稱崔生今幸得見因問曰試觀吾相何如荅曰公之相龍眼虎步有人君之相元老嘗以太乙數推算公命以為非久當王今見相表果如其言柝微笑曰其然乎又曰元老為人可合將帥荅曰其人之相果好矣因辭出直往元老家元老曰汝見福善果如吾所見乎曰然龍眼虎步極貴之相也元老



曰鬚眉鼻目皆異常矣後偕往南別殿瞻仰御容以驗其術遂登殿後山顛望見東村元老曰望氣則何如答曰有黃赤氣極好云南別殿即列聖御容奉安之處而東村指柵家以在東城內故也於是伏誅○乙未韓汝信斃於杖下初汝信以柳赫然寵任軍校與賊徒謀計相通及柵堅事發以輸送軍物事為鄭元老所引受刑二次遠配至是元老又言汝信即赫然所謂韓信者而每遇於堅之座上又嘗徃萬鐵家與之相約即為輸送軍物於伊川萬鐵亦言堅嘗稱汝信伶俐可合任用云受刑七次壓膝烙刑不服而斃○鞫廳大臣以下請對上曰見趙礪前後所供及與李元陽等對辨之辭其謀逆情節昭著難掩而終不輸情與其不服而徑斃寧欲用挺時緣坐之律矣金壽恒以為礪之情節十分明白而緣坐律於法反輕上命加刑壽恒又曰柳赫然累出諸賊之招而挺昌所引最為緊重身為大將既不能使國家有隱然之勢而反為凶賊所倚重只此一欵亦可正法與其刑訊不服而死無寧以顯著之罪斷之耳上曰諸臣之意何如諸臣所對亦與壽恒無異獨閔維重以為赫然既與諸賊親密又緊出諸招獄體不可不刑訊矣上曰逆謀根柢在於團東屯軍而赫然不稟朝命擅作事目故當初欲引沈溫故事處斬而念三朝恩遇之意特



為滅死安置矣今又雜出於諸賊之招雖未有明白相應之跡為將三十年不能使賊徒畏戢而反為藉重之歸其罪甚大矣壽恒曰按獄事體重大而此則尤異於他罪人必須十分詳審可以服人心矣又曰告者於當初不盡吐實巨魁就誅之後更無究覈之路故羣情以為拂鬱矣到今獄情畢露謀逆之外向日閭巷間云云之說一一符合如親蠶備六官告廟後殺宋時烈仍除光城動搖內殿等語極為兇慘思之毛髮盡豎矣此皆元老所自主謀而每每推諉於他人終亦不能掩矣諸臣交陳元老凶謀益著決不可容貸狀壽恒又言元老以欲除光城一欵為範華計不可不更推範華上命更為推問仍與元老面質後稟處壽恒又言申宗華情狀可惡自上有多拿之命外議皆以為惑上不從維重言崔晚說承服招中與元老俱往南別殿瞻望御容云參奉之不能禁斷雜人致令兇逆之徒任其白衣出入事極可駭請摘發論罪上命當該參奉拿問定罪○李再靖洪萬宗定配許庭還發配所初再靖以推占國運事被拿至是鞫廳言再靖與硯私占國運雖無與知逆謀之迹不可全然無罪上命徒配萬宗為元老所引以伏甲之說始出於萬宗卜妾時又言萬宗與堅親密以堅從妹為妾至於入見堅母云拿入受刑後上命定配庭即堅



弟也初以緣坐遠配及是元老引申範華而以皇為證遂拿來推問堅謀逆情節及與範華酬酢說話皇皆以無所預聞為供皇之被拿也自刺其腹不死又言皇嘗得顯廟所御弓子於宦侍疑與內官交通亦並鞫皇言自在配所失性累度結項今刺腹亦失性之致非有隱情而曾與武人徐瑱者相親瑱即宦侍徐後行之姪也得賜弓於其叔以給故果用於試射之時云杖訊三次上命還發配所○丙申流星出王良星下○命追削尹善道官爵及所贈謚因前日李師命疏論也○鄭元老伏誅元老故相芝衍庶裔也初以雜術為許積門客與堅深結首倡凶謀及事端既露畏死上變猶不吐實至是為李元成所告再設鞫問語皆譎詭不明及姜萬鐵拿入萬鐵言堅初因元老得聞伏甲之說始為體府復設之計遂遣元老要與柝會元老家仍定其謀元老曰嘗與台瑞同在堅坐台瑞曰挺昌推太乙數今年國家當有內變云元老曰今年太乙在我國分野為掩迫關囚有變之說誠是矣堅因言國家若有變當調發屯軍扮作胡兵狀以劫之元老曰若欲假稱胡兵則必須預備胡服以待矣仍謂堅曰以汝家形勢何事不可做若待有變譬如俟河之清云又言元老曾與堅謀納挺昌女於後宮為動搖內殿之計遂杖訊元老又與萬鐵對辨始就服曰戊



午年間果與堅會於萬鐵家共謀體府復設事遂自做伏甲之說欲以此驚動朝廷又使台瑞激李元楨尹鑄竟至復設又悉服其勸堅趨其父未死直為舉事及與萬鐵同議胡服事又服其謀動內殿事曰先以宋時烈之罪告廟然後以逆黨處置光城事易成矣又服其勸崔晚說往見柁論相事法當凌遲置死上猶念其上變之功特命處斬亦勿緣坐○趙礪斃於杖下礪少以身累見棄登科未得顯仕及凶黨得志諂附積鑄為其鷹犬遂被推薦由府使超亞卿見時事危疑楨柁強盛與台瑞結為心腹潛懷附楨等之計及柁堅事發搜得礪書於台瑞家語皆凶戾而叅酌遠配至是元老又引礪父子以為逆柁腹心遂復拿來及挺昌就服又言礪近頗致款於柁又於體府復設之後與之相逢則責其不助尹鑄為副察云上命添入問目且礪曾與術士李元陽論占國運及楨柁吉凶語多不道元陽奔告于趙師錫師錫傳於金錫胄錫胄使其軍官南斗北密聞于上至是上下教于鞠廳招問斗北因拿問元陽與礪面質礪沮屈不敢自明又援李再靖又見屈遂受杖訊七次壓膝烙刑各五次不服而死上以其雖斃於杖下逆狀如是昭著命施籍沒緣坐之律大臣金壽恒等以為事係常法之外雖有一二已行之例累次遵用不無日後之弊云



後一日 上下教曰前後罪人不服徑斃者不止一二而獨磔特用緣坐之律  
非不知事出常法而實由於逆狀之昭著情節痛惡無異於台瑞故也朝家用  
法不宜異同依台瑞例舉行而後勿援例可也遂用孥籍之律○三司請對自  
上有姜萬鐵還配之命故爭之也大司諫洪萬容曰元老萬鐵互發其凶謀  
節次各自就服元老既死則萬鐵斷無容貸之理矣大司憲南二星校理李師  
命等相繼爭論 上曰萬鐵當初隱諱雖與元老無異到今元老凶謀隱情乃  
因萬鐵畢露無餘終至就服仍前發配有何不可二星又言自 上欲貸萬鐵  
者必以併殺告者有妨日後上變之路此則有不然者當初上變只為免死之  
計到今受刑之後始輸隱情則此是逆賊非告者也必殺無赦然後可懲當初  
隱諱之罪豈有妨於日後上變之路乎 上曰從當思量為之修撰朴泰遜言  
李雲徵與賊堅相從往來之狀既不能自掩不可全然無罪 上命徒配承旨  
朴泰尚言元老當處斬於軍器寺前路而禁府不稟處所行刑於唐峴有乖刑  
人於市與衆共棄之意請推考禁府堂上從之○丁酉以崔後尚為承旨○引  
見鞫廳諸臣 上問柳赫然事左議政鄭知和亦如金壽恒等之言諸臣又請  
申宗華更為拿問從之閔鼎重言以今番獄事見之向日告廟之論非專在於



禮論矣諸臣亦繼以為言壽恒又曰宋時烈被誣之狀自上業已洞燭宜有酌處之意而至於告廟親蠶等說顯發於賊招首發其論者雖不可斷以逆律亦不當全然置之矣上曰昨者李師命亦以此為言而鑄與挺昌既皆伏法則今無更加之律其他首發必有其人而李沃於其時力主此論情態之反覆尤極可惡極邊定配時以元老自服構誣放申範華大司憲南二星以行已無狀請遠配不從○姜萬鐵既服當伏誅上命還發配所萬鐵堅之妻弟而萬松之異母兄也與元老等為堅腹心首倡凶謀及事端既露不得已與元老上變而猶牢諱不明言及堅拿入相見涕泣有眷眷不忍之意遂受刑遠配人皆憤之及元老為李元成所告乃引萬鐵遂更拿來刑訊累次與元老面質互發凶謀狀萬鐵遂就服曰堅自聞元老伏甲之說始為體府復設之計使台瑞往見鑄元禎使之周旋則二人皆以為可上年七月柝堅之相會也堅曰上之動靜吾輩不可不知大監有親切宦侍乎柝曰吾有數三親切者而此輩若非行賂難得歡心奈何堅曰死生關頭財物何足惜乎柝曰然堅又嘗言禁中有龍變今年必有大禍吾輩之事當趁其前為之自上年八九月間勸其父使柳赫然團東伊川屯軍以為大興山城守堞之用而旗鼓工匠及作隊節目等事



積與赫然極力顧見今年二月萬松之下往伊川也來自堅處謂曰許正字言汝既團東屯軍幸甚須加意操鍊今番之功汝當為萬戶前頭必因此做大官矣翌日往見堅問其與萬松言者何意則堅曰吾欲待有變而元老每以俟河之清為言體府五屯之軍糾合則過千而屯將皆吾親信之人可以締結成事一日台瑞與元老同在堅座台瑞曰挺昌推太乙數今年國家當有內變云堅曰體府五屯之軍已令訓將團東而萬松先為作隊可謂陳勝之首事國家若有變可以調發上京矣答以即今北報騷屑托以防胡而調發則好矣堅曰何必托以防胡扮作胡兵以劫之可也元老曰胡服何以備之堅曰紅段及唐布等物不可不備去矣答以明日吾當發行其勢難及云則堅曰吾當造備使奴順吉送於汝處其後時勢猝變未及送來而堅家敗當積之出往江上也往見堅則堅知事已露言於己曰今雖有上變之事汝與元老宜以偶然見拊承服而元老終不可信汝須入京急送元老於鄉曲吾家大人上所親幸若過數十日無上變之事則必更召還矣然上意之難信如此若幸復入則不可不急用胡服之計云既結案上下教曰萬鐵前後飾詐欺隱之狀雖與元老無甚差異第念元老之承服實由於萬鐵明白指證亦不無當初發告逆魁之功



而一併正法關係後弊不可不參酌處之姑待獄事究竟特為還發配所○命  
賜柳赫然死旋命減死仍前配所圍籬安置初桄堅之獄赫然以不稟朝旨擅  
作事目與積約會山城期日操閱事受刑絕島捋棘至是又為元老所引以為  
堅謂桄曰吾家大人以向日伏甲之說言於赫然赫然攘臂曰吾生時金錫胄  
必不敢遂計以此推問赫然赫然供稱伏甲之說許積果嘗言及於己使之譏  
察而以兵判國家所恃不可以流言致疑為答鞫廳以團束及約會山城等事  
更加推問赫然以為其時許積明言其曾已啓稟故信之不疑題送事目而積  
之將往山城也要與同往答以將相偕行事體重大其與堅輩凶謀及術士所  
言自相符合實是意慮之外鞫廳啓請刑訊 上留其啓不下於是大臣金壽  
恒等請對言赫然為諸賊所倚重此可正法而顧無明白相應之迹不必刑訊  
是日 上更詢于諸臣仍下教曰赫然受 累朝厚恩為國家所倚重何如而  
反使諸賊倚以為重敢生凶逆之謀此是人臣應死之罪通謀與否有不暇論  
不但予意如此大臣諸臣之意亦然特為賜死旋又下教曰今日筵中因諸大  
臣議有柳赫然賜死之命矣罷出之後更考文案反復思惟供辭中相通謀議  
之迹似欠明白遽爾賜死有乖難慎之道特用寬典仍前配所減死圍籬安置



○戊戌三公以政院不能覆逆於柳赫然滅死之命遣備局郎啓請從重推考仍齊會賓廳陳啓爭之不允○三司請對請姜萬鐵依律處斷柳赫然依前賜死並不從大司諫洪萬容啓曰凶賊挺昌以楨柎之舅其所謀計終始與知情狀盡露既伏邦刑緣坐之律次第舉行則應被緣坐之人因其出繼或漏憲章惡逆至親不可偃然容息於輦轂之下請吳始大始萬邊遠定配 上曰既已出繼則法文無緣坐之律以此罪之不可校理李師命曰始大等俱以挺昌姪子為逆柎至親大小謀計必與同叅情跡陰秘國人之所共知 上從之將退承旨趙嘉錫備陳時弊仍及閭巷間瑣屑之言縷縷不可殫記 上有時微哂萬容以為辭說繁多猥雜請推考 上以言雖煩屑陳其所懷未為不可命勿推○己亥以鄭載嵩為右叅贊鄭載禧為左承旨○清使入京 上出迎于西郊還宮又接見于崇政殿○庚子 上詣南別宮接見清使行查事初穩城柔遠鎮人以樵採事犯越疆界為寧固塔守將所獲至是清使賚其主勅書而來遂行查事犯越人等斷以死罪本鎮僉使韓時豪定配府使李惠疇罷職本道監司李堂揆兵使柳斐然降五級○忠清道儒生成楚栢等上疏請與李之麟對辨以雪惡逆之名 上答曰事甚驚駭第當初之麟之疏退却不受則今因



此疏遽自朝家覈治豈無紛紜之事乎必有處置得宜之道當令備局覆啓處  
之初江都投書之變人心危懼而繼有李煥凶書尹鑄密劄無賴之徒又從以  
搜面投疏危動朝廷兇言悖說不可殫記清州有李之麟者素凶悖以淫行得  
罪鄉黨毀家出鄉受羣兇指嗾與其徒若干人屢上疏請以逆律治宋時烈其  
第三疏曰時烈之罪不須更瀆逆節已著形迹難掩指日犯闕放火宮城逆儔  
凶計有不忍聞賚從先誅巨魁猶道有滇之鬼必有憾於斧礮之下矣又曰逆  
黨凶儔彌滿中外潛鋒匿牙猖然旁伺者紛不知何限稱以冊契凌漢作隊湖  
西已過半矣簡書之交通紹介之往來隨屬而不知其心將欲何為討罪  
不嚴凶計得遂則異日之禍將無所不至臣等竊恐 殿下之國非 殿下之  
有也疏出湖西之人莫不痛惋至是楚栢等歷舉之麟疏辭仍請辨自治罪  
上令備局議處備局覆啓曰之麟之疏設計陰慘遣辭凶險便是上變之書其  
所謂逆節已著指日犯闕賚從先誅巨魁猶道等語專出於戕殺宋時烈之計  
而時烈被誣之狀到今聖明既已洞燭則固無待多士之伸理而至於稱以冊  
契凌漢作隊湖西已過半簡書交通紹介往來云者舉一道章甫而歸之於叛  
逆之科此所以楚栢等之含痛訟冤必欲辨白者也之麟誣陷之罪在法固自



難道而其疏初未上徹則朝家事體亦不可直為鞫問令本道為先推覈啓問以為處置之地上從之之稱疏入啓批下而此○壬寅流星出奎星上入室

星下○上詣南別宮接見清使行宴禮○癸卯以李選為大司成尹趾善為

承旨尹敬教為舍人○甲辰月暈迴木星流星出北斗星下入艮方○以李正

英為禮曹判書呂聖齊為大司憲李翊為大司諫李寅煥為司諫尹敬教為獻

納林泳韓泰東為持平○清使詣闕上接見于崇政殿行宴禮○特命定配

申宗華先是宗華既定配又為挺昌挺時所引挺昌則以為逆柙每言與宗華

情義相通常以兵判動靜來言挺時則以為遇宗華於堅之座上堅方與台瑞

議體府復設事而宗華預聞酬酢云鞫廳請更拿上初不許後因諸臣陳達

遂更拿來推問則宗華縷縷稱冤鞫廳以自明之辭不可取信請刑上答曰

宗華等兵判至親之故為諸賊所嫉惡其欲陷害之狀明白無疑今觀供辭亦

無更問之端以積家往來之罪李雲徵既已徒配一體定配鞫廳復以宗華再

出於承服罪人之招被告之緊重非雲徵之比而不為一番究問大有乖於按

獄之體請依前啓辭刑推答曰當初萬鐵與元老對辨供辭中以申哥三人少

無同謀之事而元老之構陷至此誠極痛惡等語納招則元無究覈之端而鞫



廳諸臣縷縷陳達故不得不免從矣昨觀宗華供辭既無可疑之隱情擬時亦已正刑憑覈無路依前判付舉行○乙巳月暈迴木星○憲府諫院齊發柳赫然嚴鞫之請上不從○命以庚戌乙卯年事探問李一善戶曹判書閔維重探問後請對大臣亦同入上曰問於一善則云何維重曰臣問一善曰皇帝之與柁言者云何曰皇帝坐乾清門招使臣入皇帝問使臣登程幾日年歲幾何又言爾國臣下不善侵困百姓云而此外無他說話金壽恒曰臣下不善之說與受制強臣等語有別且臣下雖不善外國之事清主何以知之閔鼎重曰若乙卯致祭說話一節加於一節矣上曰曾前招問乙卯吊勅時諸譯則皆以為張孝禮言先王常時每在違豫中而早歲昇遐故有此別樣致祭云而至於臣強之說則始壽之外無他得聞者矣庚戌說話則今不須更問而致祭說話一欵問於孝禮可知使臣迴還後始可得詳悉矣蓋此言始發於庚戌柁之奉使時及吳始壽為吊勅遠接使而適有再度致祭之舉始壽遂託胡皇言以實柁語及柁逆誅朝廷始疑其事命於使臣之行探問一善輩而使臣未及還一善適隨查勅出來故使維重問之一善所答如此云壽恒又言今年農事初有豐登之望而不幸連有風水之災兩南則雖不至失稔其他各道多有被



灾之處已未以前諸般身役若一時督捧則民必不堪請姑停捧畿甸及湖西  
內浦各邑糶穀通欠最多而諸道新舊糶穀有難一時收捧亦姑停只准捧當  
年分給之數為當 上從之壽恒又言邊國輸送鷹於積柵兄弟之事曾發於  
高山察訪姜碩昌狀啓中武弁與宗班蹊逕自別而私相交結事極可駭不可  
不拿問矣 上從之承旨趙嘉錫因言官妓之不得率畜明有禁令而士夫間  
亦多冒禁左相鄭知和今方率畜咸興妓戶判閔維重亦率畜平壤妓刷還之  
令宜自此始又言主第營建之非趙綱黜享之宜 上不省翌日大臣金壽恒  
閔鼎重以斤名大臣為非嘉錫曰昔朱雲請斬張禹吾之斤名有何不可因怒  
而起出壽恒請推 上以輕大臣特罷之臺諫請還收不從 丙午謝恩兼陳  
奏使沈益顯副使申最等自燕還其別單曰通官等聞有逆變問作逆者誰首  
譯安日新歷數以答則李一善金巨軍皆曰柵之兄弟前後來此之時多有縱  
恣不良之事此處大臣亦皆以為駭金大憲曰向年慕華館餞宴時柵陪從於  
國王之後略不敬謹氣色驕昂傍若無人如此之人豈無此事云大通官李一  
善發行前一日來到館所臣等使首譯安日新及韓錫祚金時徵李慶和等以  
庚戌年柵狀啓中語問皇帝所言本意則一善以為當其招見時俺在前傳語



皇帝謂桡曰爾國之臣於透應於虜侵困百姓使不得聊生清語所謂於透應於虜者即強惡之稱云故臣等必欲面問使譯官等請來臣等所接之處則渠謂非但行期已迫不暇遲留方物未納之前亦不敢入見仍為出去其後金大憲謂首譯安日新及韓錫祚李慶和等曰桡以使臣入來時皇帝招見於乾清宮俺則待候於門外矣桡等罷出時招俺言曰臣強之說不須傳播於館所云云俺所未聞之言先自提起如是說道心甚為訝終莫曉其意云其後使首譯等招入大通官張孝禮於臣等所在之處與書狀官睦林儒會坐後以乙卯三月初三日遠接使吳始壽復命入侍時所達說話政院日記謄本問於孝禮曰乙卯春弔祭勅使出去時遠接使到龍川使譯官問其兩度致祭之由於汝則汝答以今番兩度致祭之事皇帝以為朝鮮先國王有積年沉痾之疾而事大之誠不替且有受制強臣之事有不得自由者及其昇遐之後皇帝惻然賜祭二度特用異典汝之所言果如是乎孝禮答曰兩度致祭之事禮部舉行之際固已知之而祭文中所無之言俺何可說道乎臣等又曰汝若無所言則遠接使從何得聞而陳達於榻前乎孝禮自呼其名曰張孝禮雖甚無狀往來彼此之間曾無一言虛妄如此不干之言豈出於口乎中間傳說者或託吾言而傳



之耶此則吾所不知也臣等曰然則受制強臣之說元不出諸口乎孝禮曰不  
記何年皇帝招見使臣於乾清宮有兩班強百姓怨之說云此言其時雖或聞  
之吾既不參則亦何可知也但朝鮮兩班本來鼻強吾輩出去之時凡事輒與  
相抗故鼻強之說如飲冷水到處言之矣至於受制等說曾所不出於吾口吾  
若出去本國則當更明說此言云臣等又曰其時特遣許積於館所以遠接使  
所達之言問之於汝積之所言如何而汝何以為答耶孝禮答曰積只言彼中  
以吾輩稱強百姓愁怨云吾輩豈不冤痛云而此外無他所言云臣等更問遠  
接使所達之言則終不發問乎孝禮答曰終無發問之事云矣○丁未月入東  
井星○以崔錫鼎為同副承旨李玄錫為校理申琬為副修撰○大司憲呂聖  
齊掌令朴元度持平林泳啓曰前日朝論其大關揆專在於假借禮論構陷善  
類以修怨卻以圖權柄終至於必請告廟其眩亂白黑矯誣神人之罪固已上  
通於天矣近觀諸賊供辭則告廟之論其意不但為網打士林其究在乎謀危  
內殿則其為凶慘誠有不忍聞者一時為此論者雖不可謂與知凶謀而執  
跡而觀之難免為表裏助成之歸請告廟及按律首發論臺官並摘發遠竄自  
古外朝之臣不與宗班交游其所以為防者嚴矣成川府使李端錫曾為慶尚



監司時往辭於枏家至今公議莫不鄙惡請削去仕版並不從○左議政鄭知和上疏引咎仍言趙嘉錫譴罰太重上優答之○上引見領議政金壽恒右議政閔昂重上以使臣質問張孝禮事別單狀啓出示壽恒等曰以此觀之當初吳始壽之做出虛言及許積之不問孝禮而飾辭周遮之狀明白無疑矣其時始壽差備譯官乃朴廷蓋耶壽恒曰然矣上曰不道之言如是做出不勝痛駭不可以事在既往而置之欲為窮問矣壽恒等曰此非泛然究覈之事但自禁府推問未知事體何如上曰乙卯三月慕華館郊迎時始壽以不忍聞之說陳達而此皆祭文中所無之事渠自憑依做出其心所在甚於謀逆吳始壽朴廷蓋設鞫嚴問壽恒曰始壽則方在謫所當為拿來而廷蓋則今方在京今日鞫問乎上曰唯承旨尹趾善稟推鞫處所上命於內兵曹為之上謂壽恒等曰元老萬鐵之所隱諱者因李元成發告凶逆之漏網者皆已伏法則元成當有別樣論賞之舉矣壽恒曰元成之功固為不少且元成因他人得聞元老隱情有此上變其為國之誠非元老輩不得已上變之比矣閔昂重曰初因元老之不盡吐實治獄未盡痛快元成告變之後首末情節畢露無餘中外人心莫不為快比之於辛卯年申壕等之功似為優矣與當初首告有



異雖不為錄勲斟酌論賞宜矣。上曰錄勲雖不可為之特為超二資相當職除授逆家財產田民亦為量給壽恒言趙彬微探疑端不為直告使他人發告似不可無罪鼎重以為未能詳知其隱情故不得發告不須深治。上命置之壽恒又言趙嘉錫之因細事指斥大臣事體不當且有鞫坐待問答顛倒之失故請推而罷職之命似為過中。上曰嘉錫奏事斷無他腸為人且好而事體不當故略施薄罰矣。上又曰近觀諸賊之招其所設心造意無非假托禮論圖濟凶謀之地今此使臣別單中所載前日所云云者又皆出於欲為擠陷宋時烈之計誠為痛心宋時烈職牒還給可也諸臣將退。上教曰李元成金益勲申範華等依靖社功臣別單例施行此外有功勞人亦令元勲相議抄啓。○李元禎斃於杖下初元禎與吳挺一兄弟叔姪親密仍為納交於植柝托為腹心凡所構誣士流之事元禎皆陰主之交通謀議表裏相應及得志父子兄弟盤據權要威勢隆赫皆植柝力也及凶黨敗元禎以吏曹判書首被罪竄及堅柝事發以其嘗主體府復設事被拿鞫廳以未必盡預凶謀議啓還配至是復為挺昌元老萬鐵所引挺昌則言柝之所親信者元禎為景元老則言體府事本為柝地使台瑞激動元禎及鑄得以復設萬鐵則言柝堅與元老始共謀逆



定為復設體府之計又使台瑞往說鑄及元禎使之周旋則皆以復設為當云  
遂更拿來始體府之新設也元禎為諫長以為體府無實效宜罷遂罷之其後  
復力主復設之議嘗極言於榻前曰即今軍門多歧總統無人預設體府實合  
事宜又疏陳體府之必可復曰事變之未難可逆觀莫如先立體府以當屬禁  
旅者直隸體府而軍門有所統屬兵政有所聽決則其與令出多門莫適指揮  
者得失懸矣既以往年之罷為率爾則又何以今年之復為太遠耶不幸而變  
起倉卒禍生不虞雖欲悔之即無及已後又與鑄力請於筵席上亦恠之及  
是就拿供稱兼大成時鑄為祭酒泮中事非祭酒所可侵奪而蝟島收稅鑄欲  
送其私人與之相惡嘗於掌試時策題中有江臯假容或嬰情於好爵之語鑄  
以為譏斥其身至欲彈之又言嘗言於鄭載崙曰堅必不令終左相家覆敗必  
由於堅時則積為左相時也堅以此怨之又稱嘗於備局坐斥言楨柙不能謹  
慎之事以此楨柙常辱罵云鞠廳以其無明白證據而緊出於諸賊之招請刑  
累次刑訊猶不服上下教于鞠廳曰當初體府之新設也元禎每以不當設  
立之意陳達於榻前矣逮至戊午冬間更議復設之時遽變初見與賊鑄力主  
此論先呈疏章繼陳榻前猶恐不及予於其時疑其反覆之態矣今者諸賊招



中皆以使台瑞徃激終至復設為言其同謀預知之迹明白無疑其他與拊相親徃來之事又發於挺昌承欵之招而累次刑訊終始牢諱之狀誠極痛惡除尋常各別嚴刑期於得情凡杖訊七次壓膝一次不服而斃○李元成超二資賜嘉善階○戊申清使歸 上出餞于西郊○己酉流星出危星下入坤方○是年兩西年事大侵平安道龍川人文起道女年可十九歲見其父母自田歸無所收相對痛哭遂自縊死道臣以聞○引見大臣備局堂上領議政金壽恒言茲者有鞫廳諸臣書啓論賞之教而今番推鞫既係前事且諸臣叅鞫自是職分內事有何可紀之勞而必為論賞乎右議政閔鼎重亦繼而為言 上曰此是先朝舊例且當初獄情到今畢露紀勞之典不可已矣兵曹判書金錫曹言京畿失稔營官需及使客奉供米連年權減者請仍為減給 上從之 上曰頃日筵中承旨趙嘉錫以兩界官妓刷還事陳達故有依事目禁止之命矣更思之左相因此不安其在事體不可無優待之道且左相老病中傍無扶護之人則亦為可慮一官妓刷還與否無甚關緊此則勿為舉論於刷還中壽恒又言前江西縣令趙根去年被逮於宋尚敏獄事受刑定配矣聖明下燭其寃特命宥釋而今者身死曾經 先朝侍從宜有矜恤之道矣鼎重錫曹亦以



為請 上命還給職牒別致賻根剛直有文學甚為宋時烈所重纔見清時遽爾殞沒善類惜之故壽恒等筵白如此 上又曰宋尚敏之為師訟寃其情可恕欲施矜恤之典而儒生無職名可以還給何以則可耶錫胄曰尚敏為其師訟寃雖知國有重律而觸冒進言蓋其意本欲為師致死刑戮竄殛置之度外矣其時適與有滇投書之變相會終至鍛鍊成獄天威嚴重有論以逆律之教至今國人莫不歎其節而哀其死今者聖明既燭事狀若命除其罪名則豈非義事鼎重曰尚敏本意非欲毀已定之邦禮以其師被人構誣將陷死地為至寃極陳其受誣曲折故不得不推本禮論而言臣於前日既已略陳於榻前矣為師訟寃而身被逆名實為寃痛今若去其逆律二字則此足為伸寃矣 上曰宋尚敏除其罪名子孫亦勿禁錮以示開釋之意宋尚敏宋時烈同宗庶泌居家孝友有卓絕之行師事時烈惟以窮經玩理為心以父命龜勉就場屋中生負遂不赴舉家貧並日而食貌常泰然被鞫杖訊顏色不變竟死杖下吏胥輩亦皆歎服至是伸寃○以安鎮為承旨○庚戌月犯軒轅右角星○御書講同經筵李敏叙言光州人朴光玉即 明 宣朝士疏也文科經臺侍值壬辰亂與高敬命倡義起兵老病不能從軍而在家應接多所規畫金德齡亦是州



人貫日之忠窮天之寃舉世比之岳飛州人立祠並享自朝家亦宜褒獎敏叙  
曾為牧使詳其事故也 上命該曹議大臣賜額大臣金壽恒壽興鄭知和閔  
鼎重茅皆以為可許 上從之 命毀鄭介清郭詩全彭齡等祠院先是全羅  
監司任奎狀言道內列邑無賴輩闕作挈之變首發於全羅二邑聞風效尤  
者至於拔劍潛入擊割耳頰其為驚慘實非細憂風習之至於此極者蓋由於  
朔設鄭介清之書院而尹鑄為其院長以為釐制多士之計以士為名而稍有  
知識者莫不慣聞介清心行熟知尹鑄之兇悖視其書院有若淫祠望門而避  
無一尊奉故鑄乃延攬道內趨附之輩假其氣勢利誘嘯聚介清書院反為逋  
逃之藪矣自夫鑄賊之伏法聞者相賀始乃齊會校院發論通文摘發肆兇之  
類施以削罰則悖妄之徒自知不容反肆其惡此習若長將無所不至博採道  
內公論摘得其中謀主全州則前正郎宋尚周進士宋尚魯前縣監李猶龍羅  
州則生負羅緯進士金萬珍等皆以廉劣兇巧之人願指徒黨釀成悖亂之習  
今若姑施投畀之典使數年去根於湖右仍撤介清書院則不勞而可得無事  
云禮曹覆奏曰湖南列邑悖亂之習實是莫大之變其中主謀者宋尚周李猶  
龍係是朝官其罪狀令攸司稟處宋尚魯等既許道臣徒流以下自斷當依法



治罪而此外作挈者亦不可只施儒罰令本道分輕重科罪介清書院撤毀事該曹請議大臣金壽恒鄭知和金壽興皆請撤毀閔鼎重復引孝廟朝筵奏之說請毀介清及郭詩全彭齡三人祠院上命依兩朝下教即速毀撤以正士習以杜紛挐之弊○諫院劾長興奉事吳相玉傳會奸黨首唱邪論敢以背師附賊之鄭介清挺身投䟽請建書院因此干進濫通仕籍請削去仕版從之○辛亥流星出室星上入天棊星上出軍井星上入坤方○論賞鞫廳諸臣領議政金壽恒以下六十餘人賜馬賜弓有差或有陞叙者○御晝講○壬子御晝講○以金萬重為大司憲成震丙為掌令○甲寅流星出天中入巽方○御晝講同經筵李敏叙言今番獄雖與前日獄事相為首尾而當初元老萬鐵之不盡吐實者今則凶謀逆節畢露無餘或有前日全然掩諱而今始彰露者不可以曾已告廟之故難於再告而仍廢應行之禮羣情皆以為告廟須教不可不為矣侍讀官李師命亦以為言上命議于大臣為之諸臣又極陳柳赫然決不可容貸狀上曰罪固難赦而猶有所不忍特命減死矣頃者大臣力言不可筵臣之言又如此當依當初傳旨施行矣○諫院啓言司贍直長羅斗三為人浮薄主張鄉論多行不義人皆唾罵司贍奉事成大顯本以貪武之子



元無行誼而投疏立功發身白徒請並汰去從之

其後以投疏者即大經引避

前啓柳赫然

事

上命仍前傳旨賜死○以洪處亮為弘文提學南二星為大司成李選為

吏曹叅議朴世堂為應教林泳為修撰曹憲卿為掌令黃玠為持平朴致道為

正言○錄勲都監啓曰頃日筵中有金益勲等三人依靖社功臣別單例施行

此外有功勞入元勲相議抄啓之教臣等相會更就前日別單叅錄人負中抄

擇則睿簡三人外趙泰相功勞最重雖置正勲實無所憾其次則李光漢以體

府兵房往來賊堅家多有詞察之事且自精抄廳率元老萬鐵詣政院上變其

功亦與朴斌等相等二人中趙泰相則雖已身故與三人一體施行似合酬勞

之道而靖社別單人則各給奴婢田宅勿論職名有無限其身給祿今賜第一

款雖不可舉行請以祠祿遞兒為無職時付祿之地從之○乙卯兵曹判書金

錫曾請對言憲府連有告廟及按律首發人摘發請罪之啓而臣意則主告廟

之論者其罪實重於請為按律之人蓋告廟為按律之張本按律即告廟後次

第應行之舉也且臣於有瀆正刑後撰出頒教文仍即出往江都未還之際得

聞啓請增改而李夏鎮輩任意添入數句語大意頓變與臣初作判而為二臣

竊寒心故臣於中路略陳短疏有所辨破矣且告廟文尤極痛惡祭文中所當



敘述者只是有滇投書之變而封上函書之李鶴輒稱以賊鶴又復推及於宋時烈以為賊魁此文初無自上命意之事而直以渠意肆然講張至於矯誣聖旨而謾宗廟今若追論告廟主張之人則此人不當在於漏網之中矣上曰祭文製述官即權階也極邊定配錫胄又曰中廟朝相臣鄭光弼有救護已卯士林之功輔相累年德望甚重歿後配享廟庭國朝名相光弼居其一二矣其長孫芝衍又相宣廟而芝衍無嫡嗣以庶承嫡兒人元老即芝衍之庶曾孫也光弼神主時在元老家而元老既以罪死今不可不移其祀于嫡派矣左議政鄭知和即其門長令知和擇定可以主祀者主之實合聖朝紀功繼宗之意矣仍言世宗廟享相臣黃喜直派亦絕嗣神主時無所歸亦令該曹訪問其當為主祀者主之宜矣上曰鄭光弼黃喜俱有勲烈並依所啓立其後孫以為奉祀之地○夜召對玉堂官仍饋諸臣酒饌○平安觀察使柳尚運以率畜官妓上疏自首平安兵使李世華以曾歷見楨榿上疏自首上皆優批不問○九月朔丙辰雷電○行常參于資政殿上命臣僚有所懷者上殿奏事吏曹佐郎趙持謙進言北路六鎮守令中鍾城例以文官差遣其餘五鎮守令請以文臣交差復設平安評事以出入三司人極擇差送上並令廟堂稟



處持謙又請使諸道監司抄出戰亡子孫上送兩銓隨才調用亦令各道勿侵軍役 上可之○御晝講○御夕講仍召見輪對官○丁巳雷電流星出鬼星下入東方○以申最為大司憲金萬重為副提學尹敬教為副應教申琬為獻納○憲府啓請寢柳赫然賜死之命嚴鞫得情不允○禮曹因 上教以治逆後告廟頒教當否議于大臣金壽恒鄭知和以為再行告廟有異常規聖意持難必以此也然念諸賊之各項造謀無非凶慘而若其假托服制之論憑依親耕之舉以為動搖 內殿之計實是古今凶逆之所罕有至於上年因有滇之變挿入禮論一欵於告廟文中矯誣神人欲售禍心之狀到今彰著以此等事申告太廟仍以頒教八方使中外曉然知前後諸賊之情節似不可已金壽興閔鼎重之議亦同 上從之○戊午禮曹請以十二日告廟頒教 上命依甲申辛卯例不日舉行改定以初六日○上下教曰今此別單中五人功勞皆不下於已叅正勲之人且兩度鞫獄逆狀畢露之後終不可無上變者論功之事欲並為追錄正勲以破後人之議以明定功之例即速議大臣以啓○竄權階于昌城府階大載之子也為人邪毒放縱父子力主凶論一以戕害士林為已任至是以前年告廟祭文矯誣之罪 上特命極邊遠竄○已未以申翼相



為大司諫安後恭為司諫尹理為掌令李思永為正言李秀彥為副修撰○三  
司請對執義沈濡曰姜萬鐵之罪其在王法終不可赦而尚斬俞音告廟已迫  
尤不可不赴速正法故臣等相率請對矣諸臣繼陳所懷濡仍申前啓 上不  
從至告廟按律發論臺官摘發遠竄事 上曰已罪其中尤甚者矣至柳赫然  
嚴鞫事 上曰既已叅酌賜死矣勿煩又啓曰大逆伏法之後凡諸親黨不可  
不發其尤甚者以嚴國法柳命天命賢柳裁姜碩賓吳始復俞夏益以賊積死  
黨或為腹心或為爪牙受其卯育張其氣勢濁亂一時且與逆堅有同兄弟凡  
干朝政必與相議命賢則又與楨相親宿食其家狎其娼婢柳裁則與堅携  
被相從之說及登科後設宴邀致楨堅之事國人所共知李夏鎮撰改教文矯  
誣聖旨論其罪狀與權階無異李袤投進邪說以赤眉青犢之說恐動天聽庶  
孽通清之請專為逆堅而發閔熙則福善在之說及稱譽賊楨之言並出於諸  
賊之招權大運以宮城扈衛之說陳達前席體府復設之議亦為與聞李宇昂  
則以賊積之黨情同一家凡諸論議無不與知李馥則以楨楨鎬挺昌之黨最  
為親密用心行跡殊甚凶秘此人等罪犯至重輿情共憤不可以前日所施之  
罰懲其罪當初漏網之類亦不可仍置請柳命天姜碩賓吳始復俞夏益李袤



李馥遠竄柳命賢柳裁李夏鎮極邊遠竄閔熙權大運仍其配所圍籬安置李  
宇昂削去仕版 上不從校理李師命曰今日三司請對專為萬鐵事也萬鐵  
之密謀凶計有甚於元老而尚今持難者只慮日後告變之路故也萬鐵若於  
當初畢告無餘則猶可以上變人待之也今有不然者受刑之後與元老互相  
摘告終不自服豈有元老誅而萬鐵獨免之理哉諸臣相繼復陳 上竟不從  
師命又言臺啓中堅柝積鑄之黨論罪一款非一時臺官峻激之言此輩之形  
勢相依濁亂朝廷雖不可直謂之同參逆謀若其助成之罪則實有之矣臣於  
向日以問事郎廳得悉前後諸賊之招閔熙權大運俱為緊出而熙則福善在  
之說前後再出逆堅常謂萬鐵曰閔相資揚福昌觀其意不專在於福善云大  
運則與熙同在積座積言禁中伏甲欲除吾輩今若復設體府仍收武夫之心  
則可以為後日之計云爾則大運熙以為善云云且於頃年有滇之變力請扈  
衛宮城欲以此為恐動天聽魚肉士林之計此兩人所當拿問而熙則啓請拿  
來自 上特命勿拿大運則諸大臣之意以為與前獄所引大意相似不為請  
拿而鞫廳及外間諸議皆以為兩人雖免拿鞫亦不可遠竄而止命天輩於積  
家情同骨肉為其爪牙親昵賊堅至於呼字使堅陰謀日長無非此輩助成也



且以古事言之元和之時柳宗元劉禹錫以任文之黨皆至竄流此則不過迹於小人而猶且如此况此輩為逆賊之所倚重濁亂朝政非特任文之罪也至於我朝鄭汝立之獄出於外方而其時雖不與知於逆謀者或一時薦進汝立或有數三面分書札相通之類俱不免流竄金自點獄事不至今番之大而其時朝士書札相通之類及薦金鉞為銓郎之類並被流竄終身廢錮祖宗朝治逆蓋如是嚴截矣修撰朴泰遜曰大獄收殺之後不可不一番整頓也鞫事已畢諸賊伏法凡前之附麗積鑄濁亂朝廷之類一番勘罪在所不已此後則微罪薄過並滌瑕蕩垢以示寬大之意實合調停之道矣上曰閔熙瓘出賊招而不為拿問者拊堅已死無可憑問故也臺啓之不即允從亦出慎重之道而筵臣之言如此姑先加熙圍籬可也○庚申流星出軒轅星下入巽方○錄勲都監因上教以別單五人追錄正勲事議于大臣金壽恒以為竊聽於輿論則某也有先事調察之勞某也有指示上變之功如有錄勲之舉在所必與云而及至勘定時曾所云云者不在其中各人功勞果不下於參勲之人則當初元勲之勘定誠有不審之失因此而錄當錄之人則固為可惜而帶孺策勲事體至重會盟之後續續追錄若無前例之可據則恐難輕議云金壽與



以為當初勘勲之日元勲之臣必以功勞多少十分稱量兩自 上書下之際亦必第其等次有所取捨也設使別單四人者之功果不下於已錄之人不問可據之故實輕開再錄之路則帶礪之盟反為僥倖之門至於李元成之超授二品既遵 先朝成憲則到今濫竽尤未允當鄭知和閔鼎重皆以為既已祭天同盟之後續續追錄曾無前例之可據未免為苟且之歸 上下教曰領相收議中各人功勞果不下於叅勲之人則因此而不錄當錄之人固為可惜云者非但正合予意討平大逆之後訶察上變之人終不與焉則不無後世之議與其落漏有功者以取後世之譏議不若追錄當錄之人以明定功之例也會盟之禮雖曰已過再鞠之後凶謀逆節畢露則五人功勞於此益著矧今追錄與當初錄功別無異同今此告廟祭文中添入追錄之意似合事宜五人等依前下教令元勲斯速勘定○兵曹判書金錫胄上疏言追錄諸人之功曰申範華曾與元老相識因元老得其萌芽即奔告于臣而如急易訓將之計實範華之所以語臣者堅賊既竄之後又誘制元老使之上變元老涕泣數日始與萬鐵偕到臣所在精抄廳言變事而範華實拉致二豎而去此其功固當錄也而以臣等方主勘勲而範華為臣之從弟故嫌不敢錄金益勲剛果有計慮久已



探知凶人之將欲作亂故常常厚待元老以施籠絡之計多得語言端緒此則與申範華同功當元老之欲上變猶豫未決又力勸元老見範華此又益勲之功此其功固當錄也益勲又為光城之叔父故嫌不敢錄趙泰相則自初主譏訶通計畫又以職居僕臣之列出入禁闥之故仍與李立身等相識得以機事上聞如非泰相則南斗北上急書之功亦何自而入乎此其功又當錄也而泰相每言於臣曰光城兵判既是戚里俺又嘗受戒於濯龍門者三戚共事貪功之謗切須避也臣等嘉其遜讓而不敢錄李光漢前後之功曾已註錄於別單及啓辭中今不覩縷而元勲之外初定者四人四人之中二人為臣偏裨故不敢又錄光漢亦非光漢無功可錄也當漢霍禹之亂初發覺在於張章章告董忠忠告楊惲惲告金安上安上言於史高而章等五人皆封當我朝柳孝立之亂許禰首上書發之而同議者禰其弟也選禰之子也黃性元禰之姻也縉性元之子也金得聲性元之孽婿也一家五六人同日封功以此率之雖使範華等參錄所錄者功非錄親也而臣等徒知親戚之為嫌不知蔽功不賞之為臣罪矣卒之事端轉變有功者又復為罪而舉朝汹汹將欲為叛賊泄憤報讎幾使往覘宸濠之冀元亨為幽陞之冤鬼則王守仁所謂痛心刻骨日夜冤憤義



當與之同死云者即臣今日之心也 上答以今觀疏辭前後事實尤為明白  
○憲府啓曰李元成既以追後上變之功別據論賞超授峻秩則國家酬勞之  
典亦已侈矣金益勲李光漢趙泰相申範華等雖有探刺賊情密告元勲之功  
依癸亥年別單原從例參酌輕重定其功賞則到今正勲已定告盟既過之後  
更命追錄前所未有之事也請亟寢別單中五人追錄正勲之命又以文義縣  
令洪柱震於逆堅之遠竄也卮酒等待路資備給請削去仕版並不從○左承  
旨安鎮右承旨鄭載禧左副承旨崔逸右副承旨尹趾善副校理洪萬鍾副修  
撰朴泰遜請對鎮等力言當初大臣元勲參酌定功封爵之典已完續續追錄  
實是前所未有之事且令大臣收議皆以為不可而斷自宸衷初開無前之舉  
非但事體顛倒且啓日後無窮之弊 上曰當初錄勲時元勲過於謹慎有功  
者多不得預焉此必有後世之譏議且今番設鞫之後別單四人功勞尤為彰  
著且如此大獄不可無上變者封勲之事故並令錄勲矣諸臣復言追錄雖在  
會盟之前事體未安况已告天同盟追錄不曾入之人豈非大損於國體而有  
關於後弊乎 上竟不聽鎮等又以錄勲前告廟未安請差退告廟日期從之  
○賜柳赫然死連因臺啓不得舉行至是臺諫停啓遂賜死○辛酉流星出北



斗星上入艮方○以李弘迪為正言○執義沈濡掌令尹理等引避曰金錫胄以範華一家之人乃以舉朝汹汹欲為叛賊泄憤報讎等語借引王守仁伸救冀元亨之事挿入於待罪疏中其意專出於為範華抹罪揚功之地語意謬戾專不擇發臣等既被重斥勢難仍冒上答曰今觀避辭不勝駭異也當初諸賊兇謀萌孽之時申範華為國盡心先事調察之功曾所洞知故前後爭執縷縷開示良以此也况兵判曾於請對時以範華譏察來告等語陳達詳載於政院日記則避辭未詳當初曲折而然也抹罪揚功語意謬戾等語此果和平之道乎濡等退待○獻納申琬引避略曰範華功勞有無固非人人所可知而前後賊招不啻狼籍欲究實狀以嚴國體乃人之常情也今見金錫胄疏本首列範華當錄之功終以舉朝汹汹欲為叛賊泄憤報讎為言原其語意雖欲為範華抹罪揚功而獨不念朝家事體乎臣於當初亦有可否之事其所被斥與憲臣無異何敢仍冒乎上答曰避辭中抹罪揚功等語顯加侵斥誠甚駭然遂退待○領議政金壽恒上疏以日昨獻議中所謂有功不錄為可惜云者只是文字間泛論若其結語之歸重者則專在於無可據之例有難輕議也今聖上處分取其泛論而不用其歸重之語此實非臣獻議之本意而亦恐有乖於



聖上詢謀聽言之道也。上答以凶謀狼藉諸賊伏法之後上變及同功一體之人獨未蒙旂常之典不但貽後人之譏議其在國體亦不當如是舛錯也。○修撰李秀彥上疏請從趙絢罷享之論又言姜萬鐵貸死之非有曰春秋之義嚴於討賊昔苻堅不殺叛者司馬光譏之曰使其臣狃於為逆今謀叛大逆得免刑章不幾於背春秋之義而涉司馬之譏乎又曰近日所論數件臺啓亦各有罪目非臺諫創出新意故為蔓延之計也。臣尚記往年親耕習儀之日大風甚雨破裂御幕道路流傳不勝喧藉臣於其時屏跡鄉曲一心耿耿不知何樣禍機伏於冥冥之中矣。到今思之皇天之所以警告者不啻耳提面命而我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於此而驗之矣。彼首倡親耕者豈必與知逆謀而惟其當時和附已成痼弊故動於凶孽之言身為大禍之首此則雖冢長三尺亦難自解而辭其罪矣。然則今日臺諫之論可謂踈漏而不可謂過重也。又言追錄事體之不當。上答以縷縷進言之誠予用嘉之而追錄事乃國家重典不可人人輕議矣。○義禁府啓曰吳始壽母尹氏來呈上言於當直禁府郎直臣等取而見之則槩以為當初始壽所聞之言出於諸譯官之所傳而館所問答之說亦是諸譯官所共參聽又引其子與譯官輩私相酬酢說話縷縷備陳而此



外各人之入於援證者亦有之始壽係是推鞠罪人其母上言不當捧入而始  
壽時未訖拿且尹氏既有封爵則與閭閻匹婦有異此上言何以為之乎上  
下教曰使臣在館之日以乙卯年事詳問於張孝禮則孝禮所答極其明白至  
以出去朝鮮更當辨破等說為結語則其自作罔極之言誣辱先朝之罪神  
入之所共憤王法之所難貸而乃敢以出於諸譯之所傳為言誠極痛駭也孝  
禮所不言之說譯官何所得聞而傳之乎雖曰為子上言莫重推鞠罪人如是  
飾詐欺罔尤極狠越即令出給○黃海道延安府生負李敞等上疏言本邑有  
朱子書院以文憲公崔冲文敬公金宏弼文成公李珥配享而今過百年未有  
額號願蒙賜額之典疏下該曹覆奏許之○癸亥時都下痘疹大熾大臣啓請  
令朝士出入闕中者並避忌移設庭試於昌德宮之仁政殿以上未經痘疹  
故也○甲子夜電光流星出王良星下入北極星上○以李秀彥權讓為持平  
○兵曹判書金錫胄上疏言申範華為元老所構陷其前後事情實與冀元亨  
千古一轍昨日之疏抽出王守仁為元亨移咨六部之文遂取數句語入之其  
所謂為叛賊泄憤報讎即與唐史所稱為世充建德報仇同一口氣雖守仁之  
意亦豈真謂當時任事之人必欲為泄宸濠之憤報宸濠之讎而為此耶又曰



範華之母與沈濡八十祖父為四寸甥妹兩老人之子若孫明知其無辜猶欲  
傷害後已此亦豈吉祥善事也 上優批答之○正言朴致道上疏言焜焜絕  
海遠謫之寃又請追施鑄弩籍之典又論範華追錄事及申宗華徒配之非  
上答曰疏中第一件事子亦有惻然之心每欲放還者久矣當與大臣相議處  
之追錄勲籍國家重事非人人所可輕議賊鑄同叅逆謀非不洞知係是常法  
之外每每追施有關後弊申宗華既已酌處矣○乙丑夜流星出婁星下入坤  
方○設庭試文科取徐文重等九人○以金世鼎為掌令林泳為持平○吳始  
壽自配所拿來初始壽為乙卯吊勅遠接使托通官張孝禮言白於 上以為  
先王受制強臣事有不得自由故皇帝特命兩度致祭 慈殿下教將欲辨  
誣始壽等頗以為懼許積繡縫周遮竟得無事及是朝廷命使臣探問虛實於  
孝禮而奸狀遂露 上命嚴鞫始壽及差備譯官朴廷蓋廷蓋供言曾以遠接  
使差備譯官迎勅西路到龍川時只傳孝禮所言 先國王有積年沉痾之疾  
早歲昇遐故皇帝惻然特為兩度致祭之說及汝國士夫不善薄待俺等之說  
而已至於臣強受制等說初無所聞云及是始壽拿來縷縷稱寃專以譯輩前  
後變辭為言而又引其弟始亨與廷蓋問答之語以為證鞫廳請拿問諸譯又



請更推廷蓋從之○丙寅夜流星出婁星下入天倉星上○憲府論頃日朝家  
行下州縣查覈逃故之類而蠲除之令至今無聞朝家既已詢問州縣查覈以  
來則豈可因循中止以失斬向之心哉請申勅該曹一依州縣所申逃故實數  
除其身役俾無侵及隣族之弊又言當更化之日寬民之政宜特盡心而竊聞  
年分事目兩南則獨不給分數災其呼冤之弊可坐而知也請兩南被災處依  
他路均給分災又言愛民之政必先節用 殿下特命有司舉節損之政意甚  
盛也但數月寂然尚無舉行之事請申勅有司自宮省至有司需費通融商量  
大為撙節答曰兩南給災事當初已與廟堂參酌議定今難變通他餘兩件事  
令該曹稟處是後兩南給災亦令該曹稟處○鞫廳更推朴廷蓋又推問安日  
新卞爾輔韓有相等諸譯所供並與始壽招相左而始壽前招又言廷蓋曾訪  
渠於東大門外言諸譯皆觀望變辭勢將俺獨直陳而死伊時參聽者前主簿  
金鳳至奉事權守經出身李之夏鞫廳請拿問鳳至等從之○左議政鄭知和  
六度呈辭 上慰諭不許○丁卯以呂聖齊為大司憲李寅煥為執義李秀彥  
為修撰宋光淵為副修撰李孝源為持平○鞫廳推問金鳳至權守經李之夏  
等鳳至守經皆以為往見始壽時果有名不知者來訪始壽有所云云如始壽



所供而其時不為銘聽故日久不能詳記云之夏以為始壽之待罪東門外也  
果為往來兩不過拜於中階而退立庭下與下人共處廳上問答及同坐之容  
何以知之云鞠廳啓鳳至等所供如此別無更問之事且鳳至守經俱是始壽  
一家之人尤不可以此為證並請分揀放送蓋鳳至即始壽妹夫守經即妻兄  
弟故也○上下教于鞠廳曰今茲盤問於彼人之事事體重大故三使臣至  
於招致館所再三詰問孝禮所答亦甚明白而乃敢以查覈之事有若不實者  
然滿紙張皇專諉於譯官之變辭而已無一辭明白發明之端已極可恠乙卯  
三月初三日郊迎時始壽請對於帳殿乃以臣於龍川使譯輩問其兩度致祭  
之由而得聞不忍聞之說大通官張孝禮曰今番兩度致祭之故皇帝以朝鮮  
先國王有積年沉痾之病而事大之誠不替且有受制於強臣之事而事有  
不得自由者及其昇遐後皇帝惻然賜祭二度等語明白陳達於榻前今茲問  
目中緊語專在於此而言根出處終不舉論只以臣強等說諸譯皆得聞知之  
語泛然納招欲為掩覆之計其為奸狀昭著無疑以此一欵為先嚴問鞠廳更  
推始壽始壽一向稱寃而又引閔熙以其時館伴與許積同坐親聽卞爾輔金  
起門兩譯之言則皆以為臣強之說明白親聞於龍川熙嘗以此言於其弟始



大而且於對客酬酢之際多發此言又引備局書吏崔元祥於諸譯龍川傳說之時終始叅聽云鞠廳請拿問崔元祥從之又請拿問閔熙 上留啓不下命引見鞠廳承旨及問事郎一人承旨尹趾善問事郎校理李師命入侍 上曰觀此獄情造言者似是誰也趾善曰始壽縷縷自明諉諸譯輩而譯輩則頓然絕之始壽稱朴廷蓋以諸譯將欲變說等語來言云者似不無可疑蓋始壽則以此為一大證而廷蓋則以為渠所傳者只是諸譯輩嫌其或涉於臣強受制等說欲並與享年不永之言而諱之故果以此意言於始壽而至於俺獨直陳而死云者不曾出口云未知所謂變辭者果如廷蓋所指否耳師命曰始壽則每以到今形勢已變故譯輩舉皆變辭云兩譯輩則以為當初元無所傳之說昨日安日新又言吳始亨曾謂渠曰彼所謂士夫不善云者豈非臣強之意而 上有痼疾享年不永云者與受制不能施設等語不為一套耶云以此觀之此等說話傳會牽合而諸譯之中惟廷蓋與始壽似不無當初相干之跡矣大槩享年不永之說元非關係語則諸譯豈有欲諱之理亦豈以此謂之變辭乎 上曰當初祭文既無其說則孝禮豈肯做此言乎孝禮既不為此言則譯輩亦有何利害而無端做出乎始壽之做出無疑庚戌逆栴狀啓有主弱臣強之



語始壽欲實拊此語為擠陷先朝舊臣之計矣當初慈聖下教欲以此事辨誣則許積承命往館所泛以我國臣民有冤痛事為說而不肯明言辨破者蓋為始壽地也師命曰積於其時外若辨問而屏人獨問亦可疑也今番使臣於齊會之處使書狀官執筆而書孝禮所言云事不當若是耶上曰始壽供辭稱譯輩與孝禮同心云此豈足為自明之端耶師命曰此乃窮極所致始壽所引金鳳至等三人所供皆無明白立證之語之夏則於始壽自處有同下人退立庭下不知座上客為誰則又安知其酬酢說話云此皆始壽所自援證者而不實類如此矣上曰始壽之所援證其說皆左而又以閔熙為證熙雖拿來似無關緊於獄情鞫廳之請拿者何也師命曰聞金德遠之言則其時熙與許積同坐及問孝禮之時熙亦退出云果無所緊而始壽乃前日大臣非如他罪人之比且渠以為熙來則或有一分之益如是援引其在獄體當盡其道故知其不緊而請拿矣上曰大臣之意如此閔熙拿來○憲府前啓並不從答追錄事曰近因臺啓之累日爭執莫重告廟每每遷就尚未舉行揆以事體豈非未安之甚者乎必無允從之理○鞫廳更推朴廷蓋安日新卞爾輔等所供與前無異鞫廳請姑待金起門金始徵等拿來憑問從之推問崔元祥元祥供



言自龍川離發之朝譯官安日新入見遠接使遠接使問孝禮云云之說汝亦聞之耶云則日新曰無所聞矣遠接使曰有臣強之說他譯皆聞而汝獨不聞耶日新曰全無所聞即為起出此外無他所達云鞠廳請分揀放送從之○戊辰大司諫申翼相上疏略曰近日臺啓重發請罪狼藉鋤治之論更無餘地權大運雖在竄逐之中曾從大臣之列則加罪荐棘事體重大因其已著之罪合司論啓法例當然而挿入一啓之中有損臺體李夏鎮罪均權諧李袁跡同誣告柳裁最密賊堅柳命賢宿食拂家執跡論罪難免浚竄而自餘諸人處身雖無可惜削版之餘又驅之於逆黨更施牧司之律非朝廷寬大之體李宇昂同參於請罪世捷之論曾未幾何首事於罪禮之日其中既無所樹其意專在做官論其情狀難容清議而今以親密於積拈出削版亦未着題臣愚竊以兩司之論為太濫也洪萬容之為諫長也請罪吳始大於法外全無意見李師命乃曰辭不達意改以他罪請竄蒙允此亦近於為人求罪而不快於聽聞矣朴致道疏中有論尹鑛逆狀至請緣坐鑛雖凶慘既已賜死則與承服罪人有異而到今欲加隨坐之刑既越三尺且關後弊官以諫名者固如是乎末言追錄正勲之非曰朔無前之規啓僥倖之門誠不可使聞於天下後世而不周大臣之



議強令舉行儒臣諫臣之疏輒以非人人所可輕議為批竊恐 殿下國事將  
日非矣 上答曰疏末事有不然者今茲追錄實是不可已之舉而卿言如此  
必由於未及深思之致也 引見大臣備局諸臣時 上以間家有拘忌疾將  
不能親迎虜勅於郊外使償臣言於虜使虜使頗有操縱之意 上命別遣重  
臣于松都更請于虜使金錫胄以年事失稔請三名日方物物膳仍前減省又  
請都城頽圯處築役時調發訓局軍兵若干人赴役 上並許之錫胄又言御  
營及精抄軍沙河里教場今既罷之三局軍兵習操處只有露梁一教場而不  
無日期相值之時弘濟院後彰義門西出之路有野勢稍曠處請於此設場  
上從之江華留守李翹言江都本是重地而試才勸獎等事久廢不行以此武  
士常懷落莫矣 上命依 先朝例待明春別遣御史試才領議政金壽恒曰  
今番勘勲時始聞元勲之言而又承聖教臣於是得知大略矣李元成告變之  
後亂逆情節畢露無餘而調察之功尤為彰著 聖上所以必欲勘勲而此是  
規外故臣以無前例仰達則自 上又以古無如此逆變有何如此規例為教  
孝廟朝申壕等兩人別單施賞終不勘勲而少無譏議今此別單五人雖不  
追錄而賞典恩禮一視正勲之例則似為兩盡矣 上曰元老萬鐵等不得已



上變而謀逆情節抵死牢諱今因李元成發告始得畢露調察諸臣之功尤為  
彰著五人追錄之舉不可不為也壽恒又言兩司論罪諸人之啓自上不從  
者必以數多故有所持難矣及今逆節畢露之後乃知告廟親耕等事為動搖  
內殿之根抵則諸人雖未必預知凶謀而亦未免為助成之歸以國朝故事  
言之金安老尹元衡之敗也餘黨或死或竄况今日事不啻輕重之懸殊則何  
可置而不論乎錫胄曰主親耕者鑄穆而鑄則已死穆則不過欲為藉重而欺  
之以古禮可行老妄之人為其所瞞耳臺啓之不為舉論似以此耳壽恒曰主  
告廟之論者不但李沃一人而獨為遠竄渠必稱冤矣上曰其時沃以軍職  
上疏力主此論而前後情狀尤甚可惡故先竄矣卿等入侍時宜斟酌輕重而  
言之壽恒曰兩司所論果不無輕重不審者矣錫胄歷陳諸人罪犯輕重又言  
李瑞兩為挺昌腹心而獨漏於論罪之中請於後日招大臣三司更議酌處從  
之○已巳憲府於前啓中以權大運事別為一啓其餘依前律名論之是後諫  
院亦如之上皆不允柳命天命賢俞夏益吳始復姜碩賓李馥等六人停啓  
○庚午以趙師錫為大司憲權是經為司諫柳松齊為正言李秀彥為吏曹佐  
郎○校理李師命吳道一修撰朴泰遜等上劄論憲府柳命天等六人停論之



非曰大獄究竟之後平日黨惡之輩拔其尤者以示瘳惡之意此乃公共之議而別生私見肆然停論不可置而不論請執義李寅煥掌令金世鼎並遞差上從之是後憲府復發命天等之啓○辛未以崔後尚為執義李弘迪為掌令李后定為獻納成虎徵為正言申琬為修撰○鞫廳問金起門起門供言孝禮所言只是先國王有積年沉痾之疾而至誠事大享年不永故有此特典云後日會話時言吾久為次通官往奉朝鮮非止一二不可謂無微勞而今番始以大通官出來其有別待之事耶汝國士夫本來不善安保其善待乎云遠接使以為與吾所聞有異大加詰責而到龍川之夕諸譯齊進傳言云者尤極孟浪且其所謂往見始大兄弟以臣強之說明白叅聞之意酬酢至有叅聽之人云者亦甚無據始壽待罪東門外之後未嘗往見始大兄弟寧有問答說話云鞫廳推問裕賢等裕賢以為果於始大座上有數人在座而其一則年老齒落之武弁其一則曾所識面之鄉人而俱不知名其一則似是金起門而其日相逢與否未能的知云基昌則以為今年六七月間適往始壽家見始大等與名不知一人及李裕賢等對坐而寒暄之後即為起去其間說話實所未知云鞫廳請仍囚從之○癸酉以南二星為大司諫安垵鄭勳為掌令權讓為持平韓



恭東為正言○別試文科取趙亨期等十七人並付濟州試才賜第三人○鞫  
廳釋金時徵時徵所供與諸譯無異同而與朴廷蓋問答說話一欵與廷蓋招  
相左鞫廳更推廷蓋後以本不關緊於獄情啓稟 上命分揀放送韓有相亦  
放送○乙亥 上命招大臣三司及兵曹判書金錫胄將欲議定臺啓中諸人  
之罪大臣以 上侯在未寧中恐致添傷且兩司長官有故不宜與二三臺官  
草草議定請姑差退數日從之○丙子以林泳為修撰○領議政金壽恒兵曹  
判書金錫胄戶曹判書閔維重請對 上以閭巷疫患熾盛將不得郊迎送鄭  
載嵩於松都請于清使而清使不許故是日諸臣請對又遣閔維重于坡州維  
重還言清使不許請與領相更到弘濟院爭論 上從之○丁丑以朴泰尚為  
承旨○戊寅玉堂又劄論追錄之不可 上不從○己卯以呂聖齊為大司憲  
李思永為持平林泳為校理○領議政金壽恒出迎清使于弘濟院是日清使  
入京 上接見于便殿既罷又引見金壽恒及閔維重蓋清使以 上不為郊  
迎有不平意欲以再明催歸故引見壽恒等議挽留也○庚辰以李弘迪為掌  
令○時始壽情狀畢露所援引皆歸虛 上欲直施刑訊而鞫廳諸大臣過於  
遠嫌凡始壽所引輒皆拿來以致獄事蔓延外議多以為訝是日閔熙自謫所



拿来鞠廳以始壽所援推問熙熙供以為乙卯客使時以館伴在分戶曹一日聞許積承命來到館所入見則積已與譯輩接話初頭辭意未知如何而入坐後積謂譯輩曰汝等皆聞之乎譯輩對曰聞之其中一譯以不聞為對積復曰朴廷蓋所傳之言全不聞之乎曰此則聞之矣俄而積欲與通官相接故先為退歸所聞者只是酬酢間數句語而已其所問答不說主意有非傍觀者所可解聽夏間吳始大來見說話間提起當年與譯輩問答事而問之曰其時公實參聽云某人某言可能詳記乎應之曰老昏滋甚安能記憶且吾追入先出所得聞者甚短小譯輩中聞之云者似是金起門卞爾輔不聞云者似是安日新而當時泛看不能瞭然言止於此而至於對客多發此言云者人或問不過答之如答始大者而已云鞠廳請熙還發配所從之鞠廳又以各人所供更推始壽後啓曰始壽更推所供雖縷縷稱冤別無明白證援之端且有前後逕庭之語主意則每歸於譯輩之變辭而廷蓋以始壽差備譯官乃於他譯未及來會之時獨傳張孝禮問答說話於始壽始壽又以其言甚恠愕為答則其間情跡已涉可疑至於東門外往見始壽問答時諸譯變辭云云之說渠亦不能自諱所謂變辭指享年不永一欵而言云者尤不近理必有隱情請為先刑推而



始壽供辭所引尹塔申最所當請拿而塔則乙卯上疏及就理置對之時既已備陳曲折最則今夏以使臣辭陞之日亦陳當初所未聞之實狀於榻前則到今似無更問之事而崔元祥又為始壽所引其所被引比前尤緊請更拿問從之元祥供言雖以遠接使陪行書吏隨往西路而元無同在房中之事諸譯雖或有所言而豈得聞之乎其後往見始壽於其家則始壽方有與尹塔上疏陳辨之舉言於己曰當初在龍川時若與監司聯名馳啓則可為後考云乃唯唯而退至於申監司之意不可知云云之說元不出口且監司與遠接使相會之時雖或在傍未嘗見臣強等說話酬酢之事云鞫廳請姑仍囚從之○朴廷蓋刑推一次後鞫廳啓廷蓋所供中以為始壽以伴送使還到新門外與尹塔有疏辨也渠往見則始壽曰塔疏中亦有不能有所施為之言此非受制之意耶云此是前招所無之言請姑停刑推更以此推問始壽後稟處從之更推始壽後鞫廳加刑廷蓋且以孝禮今方出來其在朝家事體不可不更問大臣詣館所時請與都監堂上招出孝禮而問之觀其所答以為稟處之地從之翌日領議政金壽恒詣館所與張孝禮問答後還鞫廳啓曰臣詣館所請見張孝禮則孝禮出來西宴廳臣與都監堂上閱維重館伴鄭載嵩入見問曰乙卯吊祭使



出來時通官亦為隨來乎孝禮曰果為隨來矣臣等又問曰其時遠接使為吳始壽乎孝禮曰然又問曰吳始壽隨勅行入京後陳達於上前曰到龍川使差備譯官問二度致祭之由於通官則以為今番二度致祭之事皇帝以朝鮮先國王有積年沉痾之疾而事大之誠不替且有受制於強臣之事事有不得自由者及其昇遐之後皇帝惻然賜祭二度特用異典云未知曲折之如何欲為詳聞矣孝禮掉頭而答曰此言吾所不知俺前後往來本國之時彼此說話少無浪傳之事且此事元不關涉於致祭一數豈有為此言之理哉在北京時三使臣同坐問之俺亦以此答之矣又問曰此言雖非通官之言譯官必問二度致祭之由問於金石山乎問於龍川館乎答曰金石山則其日行獵暮到事多忿擾何暇問答且二度致祭之事譯官何以預知而問其由乎又問曰然則問於龍川館乎義州館乎答曰龍義與否年久不能的記而譯官問二度致祭之由俺答以一度則皇帝以先王連有疾病遽爾昇遐不勝惻然別為致祭一度則乃是常例云矣本國告訖之後禮部以吊祭事引舊例奏入則皇帝使之更議禮部郎官則以為前例之外無可議之事堂上則以為皇帝使之更議意有所在以致祭二度與否奏稟則皇帝以為朝鮮先國王年壽不多而久在病



患之中奄至昇遐甚為惻然特命常典之外更為致祭云此則俺出來時問於禮部而知之矣又問曰昔年使臣狀啓中臣強之說未知信然否答曰其時皇帝招見使臣也李提督以通官入參果有臣強之說云而俺則不為入參故未能詳知矣又問曰乙卯年許積到館所以遠接使所達受制強臣致祭二度之語問於通官云積之所問如何而通官何以答之耶答曰許積以閑說話酬酢之後但曰彼中以本國朝臣為惡云然耶云至於致祭之事元不發問矣所答如此敢啓 上下教曰今觀啓辭孝禮所答與前少無差異而至於以禮部奏議之時皇帝特命二度致祭曲折觀之則元不出於彼人之口尤為明白此必因二度致祭之舉做出不忍聞之言一以誣辱 先朝一以實前日逆桀臣強之說者昭著難掩而累度推問全無證據之端每引前招已陳不近之說終始牢諱之狀誠極痛惋始壽處為先各別嚴問以啓○癸未以李翮為大司憲任相元為承旨朴世堂為應教沈壽亮為獻納李宏為正言李后沅為修撰○鞠廳更推始壽後啓曰始壽所供之辭縷縷重複俱不出於前套每以孝禮之浮誕譯輩之變辭為諉而孝禮雖曰浮誕其所謂此事元不干涉於致祭云者事理明甚彼中所不聞之語無端做出傳說必無其理譯輩亦以初無所聞於孝



禮前後納供如出一口而始壽則只稱巧飾牢諱無他可據之明證累度推問歸一無期當初臣強之說譯輩果為言及於始壽則雖無別為告知道臣之事儼臣與道臣大小凡事無不相議則况此莫重莫大之言啓聞與否似無不相通議之理公路同行不一言及亦是常情之外據此一欵可辨其實狀其時監司申晟既已陳達於榻前故不為拿來矣今則諸囚已盡推覈憑問之端惟在於此因請拿問 上答曰始壽前後招辭元無證據之端每欲推諉於孝禮之浮誕及譯輩之變辭者誠極奸巧雖以事理言之致祭之文既不用如許文字而况孝禮所答亦如是明白者乎其做出不忍聞不忍言之說誣辱 先朝之狀予嘗日夜痛惋者也今乃張皇飾詐輒引尹堦申晟兩人欲報前日之恨事之痛惡莫此為甚除尋常各別嚴刑期於得情申晟則曾已詳陳於榻前有何拿問之理乎勿為拿來鞠廳復啓請姑停始壽刑推依前啓辭拿問其時監司從之遂拿問晟供言在龍川日諸譯初無來傳之說始壽亦無言及之事則孝禮云云之說何從得聞乎當其送勅回還也行到安州往見始壽言尹堦之疏陷我不測吾將陳疏辨之君名亦當入於疏中觀其氣色恐其言之歸虞必欲援引為證乃為此游辭探試之計情態誠極可惡故正色折之曰君將以何事



證我乎始壽曰孝禮所言君亦必聞矣答曰孝禮所言吾則實無所聞君言於我乎始壽於此低頭色沮不復發言其時傍聽之人不為不多而兵使柳斐然實為叅坐終始目擊斐然今方被囚若與一處對辨則可知伊時問答實狀凡與彼人問答說話無論事之大小僨臣必與相議可啓則聯名馳啓苟有所聞必相傳說自是例事孝禮所言果如始壽所聞則是何等駭異之事而自龍川至中和自中和至義州無日不相見而何無一言相及及至送勅回還之路乃因尹堦陳疏始乃發說於安州乎云翌日推問柳斐然所供一如叚言鞫廳更推始壽後啓曰始壽前後招辭相左之處及申叚柳斐然所供並入於問目中更推則各項條件俱無據實辨明之語但稱孝禮既曰不言則造言之罪在於傳言者而致疑窮詰之舉不及於傳言者而獨及於傳聽者云龍川館所聞之言始壽雖以諸譯來傳為言而諸譯則皆以士夫不善之說朴廷蓋獨為徃傳納招廷蓋受刑之時亦以為徃傳其言則始壽答以此是前日臣強之說云其在獄體不可不一處對辨請始壽與廷蓋面質後稟處翌日面質後鞫廳請登對稟處從之○甲申夜流星出翼星下入巽方翌日又見○引見領議政金壽恒右議政閔昂重以清使將詰闕故議接待事也壽恒仍言江華留守李翮移



拜大司憲而江華本是重地翻方有施措未了之事請姑仍任從之○清使詰  
闕 上接見于便殿○乙酉鞫廳大臣以下請對金壽恒以始壽事稟奏曰兩  
次質問於張孝禮今已的知其非孝禮所言則始壽之做出明白無疑而但此  
獄重大罪人亦非卑微者之比故其所援引之人一一推問而譯輩皆以為實  
無所聞且凡勅行大小之事儼臣道臣無不相議自是常例若於其時果聞此  
說則始壽必言於道臣故請拿其時道臣則不但所供以為元無所聞柳斐然  
亦為明白叅證獄情到此更無餘地以不忍聞不忍言之說加於 先朝雖使  
他國人而為之臣子之心猶且痛迫况自我國臣子之口而做出乎誣辱 先  
朝之罪既如是昭著則曾前名位非所可論雖加刑訊固無不可而但若忍杖  
不服徑斃杖下反不如以其顯著之罪酌處之為愈矣大臣金壽興閔鼎重及  
禁府堂上李正英金德遠李翊相兩司南二星崔後尚等同辭以對 上曰申  
晟柳斐然原情後始壽情狀尤為現露自古人臣之謀叛者何限而至於借口  
於他國之人誣辱君父古今所未有也壽興曰其時許積承命往問而元不舉  
臣強等說云矣 上曰積若問之而孝禮答以吾不言云爾則事極難處故初  
不問者必以此也鼎重曰其時慈教痛迫為臣子者所當公問痛辨而積恐其



情跡之敗露不與都監堂上館伴會坐質問而屏人獨問飾詐回達豈不痛惋也。上曰始壽受累朝厚恩不思報效而因二度致祭之事做出不忍聞不忍言之說一以誣辱先朝一以實逆梟臣強之說今乃以不近理不成說之言飾辭納供必欲嚴刑究問期於得情而大臣諸臣欲以已著之罪參酌處置者亦合事宜特為賜死壽恒等又言朴廷蓋以他譯所不言之說傳於始壽致令因此變作不忍聞之說且其受刑之時始言始壽以兩班二字為臣字不善二字為強字初不直招之狀亦極可駭且以始壽處所傳諸譯變辭之說歸之於享年不永者不無飾詐回互之跡故既施二次之刑而其罪不可止此安日新金起門下爾輔等亦有言語差違之罪皆不可置之請從重處決。上命朴廷蓋遠地定配安日新等徒配。○十月朔丙戌清使歸。○夜五更有星見於太微西垣外似有尾跡。○以李翊相為大司憲李后定為獻納閔維重為判義禁。○司諫權是經掌令李弘迪正言成虎徵等請對是經曰始壽廣引諸譯終無可據發明之端則做出不忍聞之說誣辱先朝是何等極罪而不加鞫問直為賜死乎弘迪虎徵亦相繼陳之。上曰當初始壽做出不忍聞不忍言之說誣辱先朝且以實逆梟臣強之說予嘗痛惋必欲嚴鞫正刑而大臣諸臣欲



以已著之罪酌處者亦合事宜故特為賜死矣○丁亥夜昨夜所見之星移在  
太微右執法星傍翼宿六度星體如織女大星色蒼白似有尾跡○下教曰前  
判中樞府事宋時烈叙用○命招大臣六卿三司及二品以上入對 上曰觀  
象監草記有星出於太微西垣外似有尾跡此必彗也不勝驚慮故命招卿等  
矣仍命各陳弭災之策金壽恒引董仲舒之言陳勉強之道曰修德而有修德  
之實講學而有講學之實愛民而有愛民之實然後方可謂勉強矣金壽與閔  
鼎重以下諸臣各有陳戒之言 上命諸臣退出後書進所言未入侍者亦令  
疏陳所懷又命遣承旨特召宋時烈又命政院措辭下諭于前正朴世采前執  
義李翔司業尹拯又命刑曹禁府疏決罪囚司諫權是經申前啓至權大運事  
上問于大臣壽恒言閔熙權大運同出逆招而上年五月筵中請宋時烈按  
律也大運至以宮城扈衛之說恐動天聽比之賊鑿密疏尤為凶慘圍籬不為  
過矣鼎重曰殺一宋時烈何難而至以宮城扈衛之說驚動天聽其意豈但在  
殺時烈而已哉其心之陰慘有不可測矣 上乃從之至柳命天等論罪事壽  
恒曰此等人與逆徒締結親密到今巨魁伏法之後黨惡之罪在所難免其中  
柳我屢出賊招且與逆堅最親而此人癡騃不省事宴會時事皆其父兄之罪



也何足深罪乎錫胄曰今日兩司皆非向時從仕者故論啓罪名多不得其實定罪時若直以臺啓勘罪則亦必有中心不服者矣柳命賢親密楨柎押娼賦詩云者乃癸丑前事也厥後渠甚慚悔於楨柎紅袖之變久執按律之論又於朴瀨凶疏時命賢在玉堂與其兄命天上劄請鞫其時李沃則既叅一會之後旋見挺昌之書不為聯名而起去命賢因與楨柎有隙而至於積家則為其姪孫女婿親密果無異於子弟矣李瑞兩則本挺昌之私容從遊欵密與台瑞李熙采安命老輩無異又與楨柎詩酒相歡即駱洞唱酬錄中一人也但常為積所不悅鑄嘗特薦瑞兩可合玉堂積以大北子孫不可遽通清顯為言其非積卯育明矣而臺啓措語如是渠必不服矣李馥即乙卯告廟首發臺諫而親於積不親於鑄馥為人詭譎居鄉多不義之事且其罪犯固當量處而臺啓中泛稱與鑄積相親亦爽實矣李夏鎮則今之言者或以為當教文竄改之時雖為提學而至於下語作句則全是挺昌與權璿所為云而至於乙卯掌試時首開私遷之罪國言藉藉姜碩賓則久為體府從事專管錢穀多有賈勒作弊於外方之事俱不無其罪搃而言之夏鎮碩賓之罪次於李袁命賢始復夏益等又為其次若瑞兩馥則本非名顯之人不宜施以竄黜之罪直為遠配似宜上



曰李寰李夏鎮柳命天遠竄姜碩賓中道付處李馥李瑞雨邊遠定配俞夏益  
吳始復柳命賢門外黜送李宇昂事從之○戊子夜昨夜所見之星移在於太  
微垣端門外翼宿十四度去北極八十四度形色比昨無異而有偏指之尾○  
政院以星變陳啓請恐懼修省數開經筵 上嘉納之○以申最為大司諫○  
大司憲李翊相以曾為禁府堂上入侍榻前不能爭始壽事引避執義崔後尚  
繼避並遞○諫院啓請還收醫官李東馨金浦郡守除授之命不從○校理李  
師命林泳修撰朴泰遜請對各陳弭災之道請勤學正心求言育才寬民力節  
國用且請經筵頃稟時頻賜召對泰遜又言即今凶魁伏法塗迹之類亦皆逆  
黜其罪不至深重者則並皆滌蕩調用是致和之道也 上嘉納之○教曰災  
異之作何代無之而未有甚於今日者也予以否德叨承丕基政令措施之間  
必有不協於天心者故仁愛之天降此災沴警告小子古人言人事失於下天  
變應於上靜思厥咎實在寡躬夙夜警惕若恫在已罔知所以為喻也遇災求  
言恢張言路是亦弭災之道也承旨代予草教廣求直言以補不逮咨爾大小  
臣工亦盡乃職克祛已私共濟時艱小答天譴政院請直以聖旨播告中外再  
啓從之○己丑夜彗星移見於太微垣端門外東邊形色及尾長與昨無異○



御書講侍讀官李師命陳外方人才收拾之意同經筵李敏叙曰今番別薦之類幾盡調用必廣開薦人之路然後可以就其中而擇用上命問于大臣別為薦目更令監司搜問列邑人才使之薦進事後日登對時議處又因特進官洪萬容及敏叙所達命兩西及咸鏡江原等道擇送文官察訪兼管教養官之任○庚寅彗星移見於太微垣左執法星下形色及尾長與昨無異○御書講侍讀官李師命言禁府所置文書甚虛疎流來推案或有闕失或有塗擦使奸兇之輩歲久之後用巧於其間者以無他件故也今番推案若以活字印出累件置於本府及政院勲府則似無虛疎之弊矣特進官趙師錫言雖不印出若精寫數件藏置則可防闕失弄巧之弊上命書出三件藏于禁府勲府及政院○諫院劾平安兵使李世華以楨榿被謫時往見陳䟽自明楨榿罪犯實是王法之所不容世華無端往見大失自飭之道方在閫任敢陳自首之䟽猥越甚矣請罷職又以政院捧入世華䟽請當該承旨推考答曰李世華適於歷路暫入寒暄不是異事至請罷職未知其穩當也○實錄改修廳以當初實錄纂修之後時政記既已洗草今當改修無可考據自己亥至甲寅史官私藏草本請使收納從之○以金萬重為大司憲○辛卯夜彗星移見於太微東垣第二



星下形色比昨無異尾迹稍長○領議政金壽恒以前日延中有令諸臣書進  
伊日所奏之命衍其奏語書為別紙上疏投進上答曰日者登對面陳修省  
之道縷縷懇懇無非極言至論深用感歎如有所得矣慮或有未盡之事繼進  
章牘戒誨殊切嘉尚之懷益切于中可不置左右而省察焉別紙中節用省費  
一欵當與大臣及攸司之臣熟講而處之右議政閔鼎重判中樞府事金壽興  
相繼陳劄言修省之道上並優批答之○副校理吳道一上疏論萬鐵之可  
殺追錄之不當又言金錫胄頃日疏中為叛賊泄憤之語實是大段失着伊時  
臺臣之避辭本非過激而殿下一向摧折不少假借此豈聖世之義事又言  
柳邇成震丙尹理柳松齊朴元度成虎徵等或老朽昏謬或疲軟魯下豈宜置  
之言議之列乎臺閣數遞多由於推絀之未勸從今定式雖帶推之官既拜臺  
職之後所帶推絀並皆交周勿使以帶推引避亦合於重臺閣之意矣答曰頃  
日勲臣所陳不過引喻古語別無侵斥之意而辭氣之間多不稱停殊甚未妥  
至於攻斥數三臺臣語意迫切實非士大夫相敬之風也○御晝講承旨任相  
元請以頃日入侍諸臣書呈所陳之言謄為一冊以進以便睿覽從之○全羅  
道牛疫斃者四千一百餘頭○壬辰夜彗星微見於淡雲中○杖配前忠清兵



使鄭后亮后亮為兵使時不稟朝旨私自分付各營點視軍兵故罪之○御書講○以朴世采為執義安後泰鄭勛為掌令南二星為大司成○癸己彗星移見於右角星上形色比前無異尾迹幾至丈餘○左議政鄭知和遞知和引病呈告凡十九上以誠意未孚未回卿心強迫行公亦非優待元老之道慰諭許遞○以安垵尹敬教為掌令○甲午大司諫申晟上疏言弭灾恤民之道又言尹昌亨事上答以陳戒切實可不留心○右尹李翊上疏陳民瘼又論追錄之非上答以進言之誠予庸嘉尚而追錄事卿未深思而然也○御書講檢討官李師命曰尚仁詹尹昌亨至今生存是國無法也上曰今日申晟亦疏言此事矣多送禁馬媚事權貴之罪既已現著其他罪狀亦多分付禁府使之嚴刑得情上以柳弼明與宋尚敏同罪命宥之特進官洪萬容曰故判書張善徵志操言行罕有其倫向當權奸當國見時事日非常懷慷慨憂憤成疾而死及今獨不見清時誠可嗟惜若遣禮官致祭則庶慰冥漠之魂矣上從之○兵曹判書金錫胄上疏乞免曰當曩日危疑之際機事可怕睥睨多端臣竊思之不遞禍雖遞亦禍故屢請不許則輒復出而供職者此固分義然也今則羣兇伏法危疑粗定舊臣之擯斥在外者又皆聚會於朝廷則此誠微臣推才



讓能之日仍陳病狀難強 上答曰噫卿受國重任盡瘁圖報今已七年于茲  
而頃當羣凶謀亂逆節已崩之日竭心彈力先事密察致令凶賊並伏邦刑國  
家危而復安此固非卿為國効力之功今因屢辭遽爾解免心有缺然第念危  
疑粗定積勞職務之餘亦慮有精力之損傷故本兵之任今姑勉副以安卿心  
焉○大司成南二星上䟽言民瘼 上答以深用嘉尚○戶曹叅判李哲上䟽  
言頃者有瀆之變焜焜二人混被逮繫流竄海島焜焜等俱是稚弱纒離襁褓  
雖蒙 聖上優恤之典母子兄弟相依同處而久廢瘴鄉受傷必多若因霧露  
以至溘然則豈非大可矜憐者哉且請蕩滌逋羅寬隣族之徵布 上答曰子  
亦愍其無罪而久處瘴霧之地常欲量移於近地矣矧今遇此非常之灾當問  
於大臣三司而處之○乙未夜流星出天津星下入西方出柳星下入星星上  
彗星移見於左角星東形色尾跡與前無異○左叅贊洪處亮上䟽首言君德  
以誠信為第一義又論生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守令黜陟在道臣之公明而  
仍及 祖宗朝發遣御史或自筵中直為辭出使之廉問蓋慮治裝之際日子  
自遲未發之前聲聞已播不如出其不意之為得也 上優批嘉納○御晝講  
同經筵李端夏言近來科規大誤明經科則大典云融通文義者與通柱而今



則只取音釋句讀不問文義故得十六分者不能為書札庭試別試等科則士子輩只以類抄斷章取義而不究義理科法如此無以得賢臣今宜修明大典之制明經科時問難文義取其融通者好矣明年當設科以此頒布舉行似宜上曰每式年取三十人而不能曉解文義非 祖宗朝立法之意後日當

問於大臣而變通矣○以鄭載嵩為兵曹判書韓泰東為正言洪萬容為都承旨呂聖齊為右叅贊○丙申曉彗星移在於折威星上形色與昨無異而尾跡比昨稍微○御書講特命領右相兩司各一負同入 上曰焜焜無罪而久處

瘴鄉頃日朴致道及日昨李哲皆疏言之矣雖不可猝然全釋欲為量移何如金壽恒閔鼎重皆言移配則不必固爭而全釋則未安矣三司諸臣亦以大臣言為是 上命移配其道內近地 上以領中樞府事宋時烈當於數日間入

京命戶曹輸送食物柴炭鼎重曰向日許積輩伸寬李炷尤為無據炷盡告國事於彼人 仁祖以為宜加赤族之誅限其從父兄弟囚禁矣因大臣收議只誅其父子而積以為炷乃賣國而非叛國也還其籍沒 仁祖寢疾不為郊迎

則炷想以無病又告潛通 天朝賣國之罪與叛國何異此當初所以置之逆律者也宜令刑官考出其時文書還置逆律矣 上曰予未詳其顛末矣今聞



卿言罪狀如許殊可驚愕還收初命仍前置逆律壽恒曰頃日金萬重請外方  
監司以下諸別星狎妓者申飭禁斷其意實惡向來淫縱之風而國家宜行永  
久可遵之事禁而不行則徒傷國體且必有苟且之事矣 上曰設為禁令而  
不能如令則反虧國體宜令臺諫糾正其尤甚沉湎者昂重以故副提學李端  
相有恬退向學之操請特加褒贈之典 上從之○丁酉彗星移在折威星東  
形色尾跡為曙光所射比昨稍微○以李尚真為右議政閔昂重以次陞左議  
政金錫曾為吏曹判書鄭勳為獻納尹敬教為舍人李弘迪為掌令崔後尚為  
司諫○復賜大明流來人韓登科劉太山等衣資仍命限生前給料兩人曾於  
乙卯並蒙衣食之賜至是復上言丐恩戶曹以登科年老請只給登科料 上  
以同是流落之漢人特命一體題給○領中樞府事宋時烈到城外上疏引咎  
乞解職名 上降優批遣承旨召之時烈乃入城都民奔走聚觀者甚衆至闕  
門吏胥掖隸皆環擁加額 上引見命時烈前伏慰諭甚至時烈曰 上在春  
宮時暫為入侍而其後累年未覲天顏願得仰視 上許之又曰春宮時一再  
見卿今卿鬚髮已衰白矣時烈曰 殿下在春宮時方講小學其後經筵了當  
幾冊而今方講何書乎 上曰讀論語中庸而纔畢書傳方欲講詩傳耳時烈



曰只為口讀則無益矣自古人臣之勸君上每以體驗為言未知自  
驗否抑備例而已乎 上曰予雖不敏所欲則體驗行之耳時烈起拜曰然則  
東方社稷之幸也經筵進講幾篇而讀數幾遍耶 上曰小篇則畢講大篇則  
分半而所讀多則八十遍耳時烈曰古人讀書之法熟於文字而後方知文義  
知文義而後乃有益於身心矣別燕春秋趙持謙曰元老大臣新從外來以弭  
災之道下詢何如 上曰卿自外來可言消災之策時烈曰臣無識見而以春  
秋見之人君修德為消災之本此雖為陳語然此外實無他道耳且朱子之言  
有可警省者宋時小人當國每有天變輒歸罪於虜人朱子言以吾君為不君  
而歸之虜人豈非醜言云矣方今雖或有欲 上之喜聞而歸之於彼人者願  
上勿信也 上曰古語云燕人畏之今有天變只懼我之有事耳時烈曰如  
此則豈不善乎然而只以消得此災為志則志不大矣古語有曰行百里者半  
九十里則盡行云今只以消此災為自足則非臣民之望也又曰自 上雖問  
他語事務非臣所知學問上如有可疑處而下問則欲陳臣所知者經傳中何  
語為可疑乎 上曰經傳深奧可疑非一二後日從容入侍時當論難耳時烈  
曰庸學既已進講其中慎獨工夫最為切實與臣隣相對時聖心無雜念聖躬



莊肅而至於入內燕處宦妾侍前之時未知如對羣臣否耶若不能表裏如一則雖日御經筵亦虛文耳 上曰中庸曰莫顯乎隱程子亦言頻接講官涵養氣質予雖於燕居得肆之地警惕之心何敢少弛乎時烈曰 祖宗基業生民休戚皆係於此堯舜之道亦無以過此臣雖死而瞑目矣且接見臣僚時令大臣坐而論事乎自秦後君臣之間太嚴情意不通臣師金長生告於 仁廟曰古制臣僚無君前俯伏之禮請如舊儀 仁祖允之而其時大臣惶恐不敢變長生亦不能獨行退而以為恨矣臣之此言蓋為君臣必頽情熟而後能盡言故也 上曰豈不好乎時烈曰伏聞自 上聰明絕出前古外方傳播稱頌矣聰明乃聖人姿質之首而第若自以為聰明人莫予及則為過矣 上曰書云無作聰明亂舊章當惕念耳時烈又言所經農事夫稔狀請別樣體念 上命廟堂區別其尤甚處蠲減諸役持謙言始壽雖甚奸惡無狀不宜於未服之前徑先賜死又言福平君桎耽嗜酒色人事不明不得齒列於其兄弟間只以緣坐定配島中必為霧露所傷以致殞命若令道臣乏食則給糧有病則給藥以為保全之地則允合於古聖人親親之道時烈曰桎圍籬之地即臣前日謫所其所居在海邊海氣日夜薰蒸若以親親之義欲其生也則須變通而後可也



且臣在野外時鄉人有以楨之訊問為非蓋古法公族異於他臣他臣有罪則戮之市朝而公族則磬于甸人此敦宗之意也楨之罪可誅而乃是仁祖之親孫若有仁祖精靈在上則亦必有惻然矣殺之則可而刑杖則終有所不忍也持謙又言金壽恒曾在乙卯年間陳劄直言其時三司肆然構陷至被流竄自覺悟之後欲為鞫問而止矣鞫問則未知於事體如何而此人等欺蔽何異於指鹿為馬乎頃者臺官論罪止於削奪論罰太輕雖一日竄謫而旋放遠竄可矣上皆不納仍命宣醞三鼓乃罷○戊戌禮曹參判鄭鎰上疏言凡天下萬事莫不敗於虛偽而成於誠實殿下於應天接物之道無一毫虛偽而務盡其誠實仁愛之天感殿下之實德可畏之民蒙殿下之實惠則可占妖星之變化為景星之祥矣上優答之○召對玉堂官都承旨洪萬容言領府事宋時烈以亡妻遷葬將請由下往宜至誠勉留侍讀官林泳洪萬鍾言瀛溪太極圖說橫渠西銘惟老師宿儒可以知之請及時烈未歸之前進講二篇上從之○禁府移配濟州罪人焜焜等於務安上令改配喬桐慶安君夫人之規規一行依當初入去時例命公途給馬○憲府停告廟按律首發臺官之啓○己亥彗星移在氐星下形色尾跡比前稍微○諫院劾承文正字李



文興本以陰凶奸慝之人當上年投書之變倡言於搢紳家以廢居荒遠之數  
三卿宰武將之方在草土者指為締結往來而做出罔測之說必欲逮捕成獄  
售賊殺之計請削去仕版 上不從○召對玉堂官領中樞府事宋時烈同入

上命林泳進講太極圖說時烈釋其文義曰太極即陰陽之本體而所以動  
而陽靜而陰者也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而此言太極者即天上之又一層論  
也邵康節言以天地觀萬物萬物為萬物以道觀萬物天地亦一萬物此與太  
極圖說一也無極而太極專以理而言之理何有聲臭哉蓋上天之載本無聲  
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  
也泳又講太極動而生陽時烈曰此言動靜互根之妙也太極之有動靜是天  
命之流行也天命者即中庸所謂天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以陽靜以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  
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而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一陰一陽之謂  
道而使之陰使之陽者即太極也使萬物而始者陽也使萬物而成者陰也春  
夏為陽秋冬為陰無形曰道有形曰形太極則無往而不在也陽變後陰合陰  
陽變合後水火金木土生焉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稊故次火金



陰穉故次水土冲氣故居中以氣言則五以時言則四而土氣則無往而不行也木言春火言夏金言秋水言冬而土則寄旺於四時者也詠講五行一陰陽時烈曰始言陰陽五行而自此又次第而上言之蓋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而推其本則亦莫非無極之妙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仍次第釋之曰夫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精以氣言無妄者非虛之謂也 上曰中庸之所謂不貳不雜者是也時烈曰性為之主陰陽五行為之經緯經以南北言緯以東西言蓋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而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以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蓋天下萬物各有男女而草木亦皆有男女以麻言之有花為雄成實為雌竹亦有男女故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男女萬物各具一太極古語曰萬物統體一太極此之謂也詠講惟人也得其秀時烈又釋之曰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最為靈五性即仁義禮智信形即耳目口鼻而口欲食目欲色故五性感動而善惡生善惡生而萬事出若慾動情勝而利害相攻則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詠又講聖人主靜時烈曰人稟二五之秀氣以生而聖人又得其



秀之秀者也蓋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此心必寂然不動然後可得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故聖人以中正仁義而必主乎靜此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泳曰正與義言靜邊中與仁言動邊人心不靜則根本不立故動之時必以靜言之時烈又次釋下文曰此舉聖人君子小人三者次第言之也君子修太極小人悖太極君子持敬小人無知妄作此所以吉凶之懸殊也修之悖之只在乎敬肆之間而已敬則慾寡而理明以至於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泳又講立天之道時烈曰天地人三才各有體用之分焉而其實則一太極也陰陽剛柔仁義即物之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間造化樞紐流行古今不言之妙故易之道雖大無過於此也兩程嘗問道於濂溪濂溪手是圖以授之而兩程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朱子以為必有微意焉蓋疑其程子門人未有能受之者故終不授人云爾洪萬容曰太極圖西銘亦在聖學十圖中使玉堂官作屏進御以備睿覽似宜上從之時烈曰昨聞聖侯靡寧而今日雪風稍寒久御殿閣恐傷玉體西銘則後日閑講何如上曰終日講論不知疲勞仍畢講西銘可也泳又進講西銘時烈又釋其義曰西銘之主意則仁而即張橫渠所作也嘗



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曰是啓爭端改以東銘西銘而東銘則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蓋猶有未盡者與西銘之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不同故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之蓋天陽也父道也地陰也母道也人之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朱子曰子之生也雖體父母氣而受天地氣最多舜之為聖受瞽瞍氣則少受天地氣則多而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性情於人最切故云也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而為體者故曰吾其體乾健坤順故曰吾其性蓋塞字是就孟子浩然章塞乎天地間說出來即氣也帥字是就孟子志氣之帥說出來即理也又曰民則皆吾同胞之人也同受天地之氣故曰同胞同胞即同生言吾之視人也皆如己之兄弟也物之得夫形氣之偏而與我雖不同類原其體性之所自則是亦本乎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也蓋物與我雖有親疎同是一氣所當愛惜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此義也泳曰物不為同類而亦同受天地之氣故當如儕友而有情無情之物各得其所然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矣時烈又次釋下文曰大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也然以一家言則天地即父



母人君即父母之宗子大臣即宗子之家相所謂家相如俗稱舍音也聖人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而賢者是兄弟之秀出於等夷者也然則疲癯顛連獨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故凡人君之待大臣視百姓常如骨肉兄弟宜當矣泳又講于時保之時烈曰人君常畏得罪於天即子畏父母之道也自此以下皆言子孝親之意也違天者悖德悖德即孝經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仍次第釋下文曰崇伯子之顧養頴考叔之錫類舜之底豫申生之待烹曾子之歸全伯竒之順令無非事親盡孝之道故引之而以明事天之常此天地之所以為父母兩即事天如事親者是也故終之以存順沒寧蓋孝子仁人之事親事天者存則不違其志不逆其理沒則無所愧親亦無愧天此所謂朝聞夕死而吾得正斃者也朱子作菴揭號順寧蓋取此義己亥大喪時故相臣鄭太和在首台相議以寧字定陵號武王亦謂寧王亦皆此義也上曰卿縷縷開陳心甚豁然當令玉堂精寫懸吐以進上以時烈有將歸之意勉留甚至仍賜貂帽○庚子夜白雲一道如氣起自乾方橫過月傍黑雲一道如氣起自乾方直指天中流星出北極星下入北方彗星移在氐星下形體漸微而尾跡以曙光不得看候○判中樞府事金壽興上劄論焜焜事曰喬桐雖曰海島密邇



京城事多難便脫有意外藉口之資則一時軫恤之恩反為貽禍之歸姑勿舉論以待他日為宜無已則或移本道島邑似合處變之宜答曰劄中所謂姑勿舉論以待他日云者實出深遠之慮當令該府仍配濟州焉○領中樞府事宋時烈將以亡妻遷葬出去上下教諭以卿之年齡已高寒威亦緊此時臨喪必有所傷私情雖曰切迫係是手下之喪不得躬往有何傷情禮乎仍遣都承旨諭令姑退葬期○以趙師錫為判尹李選為大司諫尹敬教為副應教李玄錫為副修撰朴世堂為承旨○辛丑以朴純為左承旨趙持謙為副校理李奎齡為吏曹叅議尹敬教為司諫○命曾經二品實職及時任叅議三司亞長以上外方監司兵使統制使以五條薦人○拿鞠吳始大既而釋之削慶尚兵使李檟職檟上密疏言去年正月為忠清兵使時吳始大為監司使其偏裨權益聖來索戎服一襲以去情跡可疑並拿問始大及檟益聖等始大因騷屑為不虞備無他可疑之跡遂還始大於配所領議政金壽恒言檟以不的之言至於上疏有同變書不可無罪上命削檟職○御書講上命招領府事宋時烈入侍領議政金壽恒亦求對同入壽恒言頃因李敏叙所白以北路察訪擇送文官兼察教養之任而輸城居山兩驛方有驛卒作隊之事未成頭緒遽易



以文官實涉不便知經筵金錫胄亦盛論其不可遞 上命兩察訪勿遞特進  
官申汝哲言上年廟堂特遣軍政官于外方東伍軍各哨丁壯別為團東屬於  
中哨凡所整齊接待有若別樣軍卒其餘不得預選於中哨者如有所失愁怨  
大興宜亟罷中哨別選之舉仍前附近作隊俾無怨國之舉從之錫胄言宋時  
烈既命出入經筵特兼領經筵似好 上命於今日政領經筵下批○壬寅夜  
月入東井星○御晝講○癸卯以尹世紀為正言○中宮有違豫之候證涉  
痘患時 上亦未經痘疾藥房都提調金壽恒請對請自 上移御他宮 上  
許之壽恒又言宋時烈以子病欲陳疏退歸宜竭誠挽留是日時烈上疏乞歸  
上賜優批勉留○甲辰火星入太微西垣內○時 中宮患痘疹證候分明  
上遂奉 慈殿移御于昌慶宮○設議藥廳命停止內外各司大小刑杖以  
金錫胄申最為分內醫院提調直慶德宮○乙巳諫院論李穰初則諂事始大  
曲從其所言備造戰服亦且自贈弓矢以為求媚之地及始大被罪後反為構  
陷圖利之計汲汲投疏上變驚動天聽致有設鞫之舉始大既以無實而原之  
則穰之誣陷之罪實難圖免不可只令削職請減死極邊定配不允○丁未諫  
院劾開城留守尹深特一患夫鄙夫一自見穰之後急於趨勢深結挺昌仍交

庚申

庚申



楨拊作為射伴尋常追逐又於南九萬疏論賊鑄斫伐禁松之罪也乃敢以只  
構數間草屋等語欺罔於天威咫尺之地海州牧使李元龜諂附許積出入親  
密亞於申宗華以常調蔭官至於屢擬方伯之望請並削去仕版不允後只命  
罷職○憲府論公清道士人全煦合京外士民數百餘人合力掘浦於德山地  
僅就工役將欲築耕之際自明安公主房指謂漁箭折受處方有打量修築之  
舉請令本道查處允之○戊申領中樞府事宋時烈上疏言臣竊見外方狀聞  
及臺臣啓辭則其所論治之人皆是昔日議臣之罪者大抵臣之罪名斷以逆  
魁而又以遙執朝權添入於原案之外矣今臣適在京邸而論議方生如此日  
後議臣之罪者將不但謂遙執而已臣驚懼愕眙渾身皆青逃遁出去之外更  
無他策遂出城 上優批慰諭時臺啓多論向時請告廟按律之徒故時烈以  
此為言○己酉玉堂上劄請勉留領府事宋時烈 上答以即當益篤誠禮挽  
回遐心焉○庚戌夜流星出太微東垣內入艮方○ 上遣承旨諭領府事宋  
時烈曰噫道德之純粹學問之高明歷數古今無出卿右 兩朝禮遇之隆眷  
渴力圖報之忠貞求諸往牒亦無出於卿也惟予小子信聽陷害之計致令元  
老久勞於南荒尋常忸怩于中矣幸卿不我遐棄趨即上來出入筵席教誨寡



昧心肯開豁不啻若披雲霧而見青天矣不料今者乃引不當嫌之嫌遽爾出郭將有浩然長往之志戀戀思想之懷曷有其已斷無以此決去就之理須體至意亟回還心從速入來以慰鬱陶之心以副朝野之望○館學儒生宋徵殷等上疏請勉留宋時烈上嘉納之○副司直李光迪上疏言弭災之策在於至誠以感之誠之之道在於講學以明之講學之要在於得儒賢以師之伏願殿下以聖祖聖考兩朝師事禮遇之元老置諸左右使得講明義理啓發聖學則商臣所謂格王正事亞聖所謂大人格心推在於是而妖不勝德災反為祥矣上優批答之蓋疏中所言兩朝師事之儒賢即宋時烈也○辛亥二更中宮昇遐于慶德宮時兩闕不得相通領議政金壽恒在慶德宮興化門外備邊司書報政院曰內侯自昨夕咳嗽喘促證勢十分危重須以此意啓達云政院即招承傳色將欲上聞而上侯自數日前未寧夜間又有嘔吐之證故未即告知先告于慈殿俄而藥房提調領議政金壽恒左叅贊呂聖齊都承旨洪萬容請開門而入兵曹判書鄭載嵩亦偕入闕內入直之負皆會壽恒等招承傳色口傳啓于慈殿曰中殿證候十分危急之狀已令政院啓達而即今已至周極之境所當自政院直為上聞兩自上違豫之中若粹



聞凶計恐有驚動之慮不得不先啓 慈聖以為從容轉達之地當俟下教自  
政院告達云 慈殿下教曰才見本房書札始聞危急之報今又聞此言罔極  
不知為喻矣自 上夜間嘔吐之後微有背腹之痛今纔鎮定就寢若於此時  
粹然傳計則恐有驚動之慮欲俟起寢從容告達矣小頃醫官入診議試痘藥  
羣臣益驚憂校理林泳等謁壽恒以為 上候未分證勢此時不可無權宜之  
道可以此意啓 慈殿姑諱內喪治喪應行節目則姑先依事目舉行為宜壽  
恒又以口傳啓達此意于 慈殿○壬子金壽恒招承傳色口傳啓于 慈殿  
曰自 上有未寧候尚未傳計此固權宜之道而諸臣之尚未舉哀變服事甚  
未安當出闕門外把子前橋大路望哭變服矣壽恒仍率諸臣會哭 慈殿下  
教于藥房曰內殿不幸之報已言于主上矣政院始以昨日二更 中宮昇遐  
而自 上有未寧之候未即上聞之意啓達 上舉哀于大內政院王堂舉哀  
于宣政門外百官復舉哀于仁政殿庭藥房提調等請率諸醫入直從之○金  
壽恒啓曰即今多有稟定舉行之事而自 上驚動之餘不敢續續瀆擾循例  
節目自當舉行而禮曹堂郎時未備負請姑權差從之權差趙師錫為禮曹判  
書南二星為參判朴泰尚為參議又以 大王大妃方在慶德宮請移御于於



義洞本宮○以閔昂重為揔護使南龍翼申最南二星為殯殿都監提調閔維

重呂聖齊趙師錫為國葬都監提調朴信圭李翊相為山陵都監提調呂聖齊

兼察山陵都監○是日行大行王妃襲禮自昨日復儀及襲時沐浴儀至後

五禮儀○金壽恒啓曰五禮儀言昇遐當日行襲第三日小斂此是儀注所載

而大行王妃昇遐在於昨日夜深之後勢有不及今日始行襲禮明日是小

斂而有違襲後間日小斂之意取考仁穆王后國恤時騰錄昇遐翌日行襲

又翌日行小斂依此施行亦或一道上命明日行小斂○癸丑政院啓曰

大行王后小斂時似有望哭節次而五禮儀既不載錄又無前例其在情禮

不可不臨時舉哀大臣之意如此上從之○禮曹啓曰殿下服制五禮儀

全不舉論取考乙亥仁烈王后喪騰錄則只依庚子懿仁王后喪騰錄初

以齊衰服甚磨鍊成服更因傳教議于大臣進行杖制五禮儀既無明白證據

而先朝已行之例亦無一定之規請議大臣金壽恒等皆以為禮有適子父

沒為妻杖暮之文且有乙亥已行之例無容他議從之又啓曰家禮五服圖曾

孫嫡婦小功而其姑在則否大王大妃之於大行王妃揆以情禮不可無

服制而五禮儀既無可據之文又無國朝已行之例請議大臣金壽恒以為考



之國制既無可據禮文所載又如是明白至於一時義起有難以臆見輕議請  
令儒臣博考典禮且詢識禮之人而審處之金壽興鄭知和議亦同閔昂重以  
為朱子家禮之文有曰嫡孫及曾玄孫當為後者之婦為小功其姑在則否又  
曰嫡孫婦卒為祖母若曾高祖母承重者齊衰其婦從服以此推之曾祖母為  
當為後者之妻亦服小功則今此 大行王妃之於 大王大妃當以已承重  
論不可與當為後其姑在者比而同之且服制有相報之義曾孫婦承重者為  
曾祖母齊衰則曾祖母之於承重曾孫婦全然無服似非情理之所安李尚真  
引其姑在則否之文以為不當服宋時烈言纔以議禮重被國人詬譏危怖之  
心愈往愈甚不為獻議再命終不對 上命議于玉堂諸臣校理林泳等以為  
儀禮喪服圖喪服圖式天子諸侯正統旁暮服圖皆無曾孫婦服則曾孫婦本  
無服明矣朱子家禮小功條始有為曾玄孫當為後者之婦之文而其下即云  
其姑在則否也蓋曾玄孫婦雖本無服傳重之服當為小功兩禮曰有適子者  
無適孫孫婦亦如之云則其姑在者又不得為傳重之服亦明矣通典諸儒之  
說亦多可證其曰玄孫為後若其母尚存玄孫之婦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宜  
在姑又曰有嫡婦無嫡孫孫婦子婦尚存其孫婦以下未得為嫡云者其說不啻



明白矣既無本服又不得為傳重之服則其為無服似無疑矣今大王大妃服制以禮經及先儒諸說觀之既無可據之服則雖於情理如有欠缺莫重之禮難容義起若謂當為後異於已傳重則通典諸說固指已傳重而言矣若謂相報之義不可全然無服云則儀禮註曾孫婦於曾祖父母報總之說鄭玄明其為從服而賈疏亦曰為曾孫婦無服其無相報之義亦可見矣上命依禮文施行○是日行 大行王妃小斂○甲寅禮曹啓曰五禮儀中殿下服制既不舉論故只憑 先朝已行之禮以齊衰磨鍊以入矣成服一斂既從古禮除服一斂亦當依古禮滿十三月之限而取考乙亥謄錄則自成服日計之滿十三日依庚子年例除衰此取諸十一月練十三月祥而以日易月之義也十三日除衰後所御黑冕白布團領生布帶之服又除之於三十日而以喪出日計之此則乃倣我朝服制暮用三十日之意雖非出於古禮既是庚子乙亥已行之例今亦依此磨鍊以入云 上可之又啓曰以五禮儀六日成服之文言之則來初一日當為成服而今此 大行王妃之喪雖出於廿六日之夜發喪舉哀乃在翌曉若從發喪日計之則初二日始滿六日之限一日差退固不悖於生與來日之義况 殿下之服亦當成於聞訃後滿六日則此亦為初二日也



君臣上下一時成服實合事宜而有異常行之規請議大臣金壽恒以為禮經云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而釋之者曰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數死之明日為三日歛殯死者之事也從死之日數之為三日是三日成服者乃死之第四日也禮只言數死之明日不言發喪日先後則今大行王妃昇遐在於廿六日之夜從廿六日數之第三日小歛第五日大歛百官則從昇遐之明日而始數之第五日成服則是第五日成服者乃昇遐之第六日也實與禮經本意相符恐無可疑且大歛雖畢不忍遽為成服必待踰日而後成服固是臣子有所不忍之意而至於大歛二日而後始為成服則亦涉太緩喪事雖有不陵節之訓而太緩之於陵節其失則均至於君臣上下一時成服事體固宜而自上聞訃之差遲出於事勢之適然彼此成服之有先後恐不至有傷於義理也金壽與議略同閔昺重李尚真以為舉哀之踰時雖出人事之變六日成服乃是邦憲之常成服之退行於大歛後二日不妨禮意鄭知和議略同上從閔昺重議命於初二日成服○掌令安奎李弘迪啓曰大行王妃違豫之候一夜之內症患猝劇昇遐之變遽出於千萬慮慮之外若使諸醫能盡用藥之方則豈無奏效回春之道而致有今日罔極之痛哉請首醫以下議藥醫官亟命拿問定罪



上從之○乙卯弘文館校理林泳李師命副校理趙持謙副修撰宋光淵等  
上疏曰 殿下聞計既遲一日在此羣臣成服固當從 殿下而退一日矣若  
喪次羣臣當從昇遐日數成服於大斂之明日豈可以當日未即舉哀之故遂  
退成服之日乎昇遐日既行復禮則便是發表若拘於舉臨一節而退行成服  
實未曉其妥當也內外皆哭而復禮乃行則謂非發表而同於未聞計豈可也  
哉舉哀之在翌日乃一時節目變常者舍初終而自舉哀計日不可也明日乃  
月朔當有殷奠而若未成服此禮當闕如使成服應在明日之後則此固不可  
論矣今以臣子舉哀之差遲仍退成服之正日而至此廢閣應行之殷奠豈  
非未安之甚乎 上使更議大臣金壽恒以為喪次羣臣退日成服之未安臣  
之陋見既已畢陳今雖再承下詢無可更議而攢宮既設之後冬至朔朝宜有  
殷奠而乃因羣下成服進退之故廢閣應行之祭奠尤其是未安之甚者誠如儒  
臣劄辭至於成服前先行殷奠未知於禮如何也金壽興議亦同閔鼎重以為  
臣於昨日已以臣民成服從舉哀日退行之意仰陳矣 大行王妃昇遐之時  
在於二十六日初更急遽之際亦不無萬一冀望之誠再三診察四更後始行  
復禮舉哀在家羣臣則幾盡俟曉承計來會必欲使之先為成服便為未滿六



日之限臣實未知禮意果如此否也五禮儀襲後設奠朝夕上食如常儀則成殯後因羣臣未及成服廢却殷奠云者尤所未曉信斯言也凡喪如有奔喪未及成服於定限者雖既殯之後皆當廢殷奠耶李尚真以為廿六日初更分藥房提調書通中宮證候危急之報於臣臣馳詣闕外先走人邀請領議政金壽恒會於興化門外而壽恒已往敦化門外矣及其馳到臣所在之處則已三更而百官舉案催捧之際亦自移時得聞方行復禮與判府事鄭知和來到待漏廳則已罷漏矣左相亦自城外入來一時留門率百官舉哀以此推之復禮之行明是四更之後昇遐雖在廿六日而復禮行於廿七日之曉以計六日既非無據况又恰在殿下聞計第六日則初二日成服有何大段害義鄭知和以已陳謬見為對上下教曰未及成服前廢閣殷奠云者雖未知其合當而但喪次羣臣之因舉哀差違失其正日一體退行事涉未安喪次羣臣則成服於初一日可也左右相復使禮曹郎官來啓曰成服既以分先後兩行事命下矣朝臣之承計於廿六日者雖舉哀踰日使之成服於初一日承計於廿七日者使之成服於初二日其中陪從於時御所者勿論承計先後使之從服於自上成服之時似合禮意從之○知事金德遠上疏論服制曰今之議者以儀禮



疏說及圖式中曾孫婦無服為證此則有不然者蓋周之道有嫡子無嫡孫故古禮曾孫婦之服不為舉論至於婦為舅姑服亦止暮年矣其後祖母之為傳重曾孫婦之服為小功傳重曾孫婦之為祖母之服為三年而宋朝程朱諸賢亦嘗導而行之定為禮律則今何可捨程朱已定之制而強行古禮為今日之證耶今之議者以家禮小功條為嫡孫若曾玄孫之當為後者之妻其姑在則否之說為證此則尤有所不然者家禮所謂當為後之當字乃未然之辭其當為後云者是未及為後之意也若未及為後則不但其姑在其舅之亦在可推而知之祖母之不為服固其宜也今我 殿下以 仁祖大王之嫡曾孫繼體承統已為後於 仁祖大王則又何可以當為後之曾孫比而同之使六年臨御之國母終無承重之服耶儒臣所引通典諸儒之說雖或如此張橫渠之言曰宗子之母在不為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為宗子之妻服也我朝先正臣金長生之言曰古禮婦為舅姑暮年至宋朝魏仁浦等奏議始令婦為舅姑齊斬一從其夫承重者並同通典諸儒皆在宋以前謂婦服舅姑暮服據古禮也承重孫妻姑在則不從服恐未然橫渠理窟及朱子家禮與時王之制皆云夫承重則妻從



服三年更無其姑在則否之說禮律甚明况魏仁浦等所論實有至理恐不可旁引曲證以亂大義又曰 大王大妃之終無服未知於義何如而今日儒臣之獨詳於通典之說不為考證於金長生之定論者抑何故歟 上答以今方更議於儒賢待其收議後參酌處之○校理李師命副校理趙持謙又上疏曰禮者本緣人情 大行王妃配體至尊為 大王大妃承重嫡曾孫婦母臨一國已及七年則今日服制雖循姑在則否之文不為小功之服而至於全然無服似非情禮所安古者同爨同宮之喪猶為補服總麻君於臣喪亦為錫衰則其於嫡曾孫承重婦之喪參酌情禮為之服制似不悖於禮意校理林泳副修撰宋光淵亦上疏言臣等非不知全然無服情理未安而義起之事固難輕議至於同爨之總非所當援於異宮之至尊錫衰之制只是君臨臣喪之服耳以此證今日服制尤似不着矣 上遣禮房承旨並以諸臣言就議於宋時烈時烈復辭不對 上命更議於諸大臣○禮曹啓曰 殿下服盡前百官所着服色五禮儀以烏帽白衣黑角帶載錄矣取考乙亥謄錄則以自 上未除服前百官之白衣烏帽黑帶出入闕內未安之意啓請蒙允以 殿下服盡前衰服出入事改磨鍊施行矣今亦依此以入 上從之○是日行 大行王妃大斂



○十一月朔丙辰昏白氣自西方指天中狀如彗累日不滅觀象監請差出文  
臣測候官輪直看檢是後彗星隱見出沒於牛斗參虛危室璧奎婁胃星之上  
者兩月是時國哀已出於彗未發之前是異之現莫知徵應之何在 其後張女  
以嬖幸進卒至篡陞壺位流禍波漫而其始承寵實在是時於此可見上天垂  
象之不偶然矣 ○左議政閔鼎重上劄略曰昨承下詢妄陳禮儀自知其於古  
無稽及見儒臣啓辭皆有援據實所媿服而抑臣愚意猶有所未盡釋然者古  
之喪禮適婦為大功適孫婦為小功適曾孫婦為無服其降殺之節自當如此  
而今則後人改補以適婦為期則適孫婦適曾孫婦雖在漸殺亦可得為大功  
小功矣然出於義起不敢質言儒臣啓辭有曰有適婦無適孫婦此則恐未然  
也惟我 大行王妃齊體至尊承事宗廟為一國臣民之母則其不當以士庶  
禮一概也明矣况士庶之家同爨之人亦得服總則今 大行王妃之於 大  
王大妃殿為聖孫之配躬 三朝之禮盡一國之養及其昇遐反同袒免之親  
此豈情理之所安哉臣愚以為雖引同爨之義得為三日之制猶賢乎已也  
上又命更議于他大臣金壽恒以為國典禮經之外不敢以臆見初出且愚陋  
之見尤有所不敢妄議者禮文既云姑在則否今欲致隆於 大行王妃創為



禮經所無之服制是恭承 慈殿之意反輕豈非未安之甚者乎今之議者以  
為帝王之禮與士庶不同姑在之文不必拘夫帝王士庶之禮誠有不同者若  
其母子姑婦之義無貴賤一也大倫所關豈以至尊獨異乎至於同爨同宮之  
總非可引喻於至尊之服制金壽與鄭知和李尚真議略同 上下教曰古人  
云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今此 大王大妃殿服制於禮雖曰無有參以情理  
有所不然者而 內殿之於 大王大妃固不敢以姑在無適為三月之服而  
為應服三年之人 大王大妃於此喪既有重統之義又有報服之理兩事備  
焉左相所議中不可全然無服之說可謂得情文之中者矣 慈聖為此喪服  
適婦暮 大王大妃為此喪服適曾孫婦總則各服其服似無相壓相妨之理  
以此分付該曹磨鍊舉行○ 大王大妃在慶德宮成服羣臣之在喪次者亦  
於是日成服○領議政金壽恒啓曰 大行王妃昇遐之後臯復之禮雖未免  
差退以其時事勢時刻推之安知其不犯於翌日之曉故臣之獻議以成服日  
限從二十六日始數之意仰陳矣今見左議政閔昂重獻議有曰四更後始行  
復禮右議政李尚真獻議則又以為昇遐雖在於二十六日復禮行於二十七  
日之曉以此計六日尤為無據云臣於此不勝驚隕戰慄之至禮云復而後行



喪事復禮果在二十七日而以此為始數之日則二十八日小斂是第二日也三十日大斂是第四日也初喪殯斂禮之大節而皆先一日而行之則其為失禮陵節不但成服之徑行而已豈不為臣子靡及之悔哉臣之當初所推知者在於蒼黃急遽之際猶不敢自信通問於其時分藥房提調金錫胄則答以復禮之行在於三更一點提調以下舉哀在於三更三點云三更四點為翌日則左右相獻議中所云云似出於傳聞之誤而以此流布中外則必有以斂殯之先時徑行為疑所關非細前後曲折不得不具陳答曰復禮之行在於三更一點則斂殯日子元不徑行而此出於獻議傳聞之誤收議中此一欵刪改可也

○丁巳 上成服羣臣之陪從於時御所者亦於是日成服○左議政閔鼎重上疏言喪制之以日易月出於後代短喪之意惟我國朝一從禮經洗滌千古之陋庶幾無媿於三代矣第念杖朞十五日之制有練有祥有禫通喪外服之最重莫此若也今於 大行王妃之喪 殿下服制雖以杖朞議定至於除喪之節則猶用短喪之制名實謬戾情文乖舛以禮言之練祥將無所施而幾於不成喪以情言之仙竊未冷而遽先即吉無以寓其致哀之義矣臣愚以為聖上今日之禮臨喪則用衰服視事則用素服侍奉 兩慈殿則用徽吉之服



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皆如禮經以盡情文方可以復古之正而垂法於後矣。上令該曹議于他大臣金壽恒鄭知和李尚真皆以為王妃之喪殿下服制不載於五禮儀今此大行王妃之喪自上制服之節該曹以杖舥定制至於十三日而除其衰服初不為舥制則已今以十三日為除服之節而名之曰杖舥閔鼎重劄中所謂名實謬戾云者誠是的確之論也此雖出於襲用舊例既知其誤則不可不釐改以歸於正令禮官依劄辭更加裁度稟旨施行宜當云傳曰乙亥年國恤遵用庚子之制則兩朝已行之禮到今變改事體未安依乙亥例舉行○賓廳議大行王妃謚曰仁敬蓋取謚法施仁服義夙夜儆戒之義陵號曰翼陵殿號曰永昭○戊午謝恩兼陳奏正使金壽興副使李袖書狀官申懷赴燕燕告大行王后計○判府事金壽興臨行上劄請體古人忘情之訓念先聖慎疾之戒觸境觀理先治心源俾志慮安定神氣和平毋貽慈聖之憂克副中外之望又言近年以來儲蓄罄竭而國葬之役出於不意至如備物觀義之具敦匠役民之際亦不無節省昭儉之道此在聖上參酌情文隨事損益與任事諸臣講論而裁處之上答以劄中所陳實出憂愛劄末事亦甚得宜當與摠護使商議節省○副修撰宋光淵



上疏曰伏見禮曹儀註 大行王妃喪卒哭後宗親文武百官白衣烏紗帽黑  
角帶笠則用白臣竊有所疑惑焉白衣烏帽即五禮儀之文而曾在 宣祖朝  
仁順王后之喪用持平閔純議先正臣李珥定為卒哭後白衣冠帶之制槩  
舉宋孝宗舊例 宣廟特從之遂為本朝典禮以至 仁宣王后之喪而遵用  
不廢獨於今日不用已行之禮制而復舉五禮儀之文者必以 大行王妃之  
喪異於 仁宣王后之喪有此節目之不同而考諸禮經君之母與君之夫人  
之服少無差別既葬冠衰之制昭載圖中則古禮雖不得猝然復行何可捨  
祖宗已行之例而復用玄冠烏帶之制乎闕外視事之服與闕內進見有異則  
自無壓尊之慮白衣之上加以玄冠烏帶又有吉凶相雜之嫌而况常服則用  
白笠白帶而視事則用玄冠尤為未安伏乞更命禮官商議而舉行焉 上令  
該曹議大臣稟處金壽恒等以疏辭不無意見請令禮官參考古今禮制更議  
李尚真以為儒臣之欲正百官之服固合情文亦有前例而 殿下之服十三  
日而除則在下之服不須煩論恐近總功之察也 上下教曰易月之制既遵  
乙亥已行之例則臣僚服色不宜參差依前舉行○魂殿都監以搃護使意啓  
曰取考甲寅 仁宣王后國恤時謄錄則梓宮銀釘上着恭三度用恭布後着



恭三度梓宮加恭者亦至三度而恭布之無益人多言之 顯宗大王國恤時  
因傳教不用矣今亦不用似宜且甲寅春加恭時搃護使都監提調長生殿提  
調入侍一款不為磨鍊事傳教矣今則與其時自內親臨事體不同而委之於  
工匠之手所入侍者只次知內官而已其在必誠必信之道似為踈略五禮儀  
啓殯封陵之際雖內長領議政以下皆有應行節目則朝臣之入侍殯殿亦不  
無可據之禮待着恭準敦後搃護使長生殿提調似當有奉審之舉 上並許  
之○命錄芳幹子孫於璿源錄芳幹 太祖子始封懷安大君被罪削籍至是  
設釐正廳修正璿系本廳疑於芳幹子孫之當錄與否啓稟 上命議于大臣  
金壽恒鄭知和閔鼎重等以為芳幹既以犯逆被罪則削去屬籍在法當然厥  
後因其子孫上言果許伸理則所當一體載錄於璿系而一派之中或錄或否  
實涉可疑至於萬曆丁未 宣祖大王判下校正廳之教不啻丁寧諸大臣獻  
議亦以聖教為允當而校正廳終不載錄其間曲折誠有不可曉者但芳幹犯  
罪事在久遠有難詳知而考諸獻陵碑文有云朴苞陰誘芳幹父子稱兵為亂  
太宗誅苞安置芳幹不廢懿親而 宣祖大王又以不自謹慎偶然得罪於  
一時今日許錄所以恭奉 列聖之意為教其所以推原情犯敦叙宗族者出



尋常萬萬到今仰體 太宗不廢懿親之德意遵依 宣廟恭奉 列聖之明  
教特許錄籍恐不達於尊祖合族之道李尚真以為芳幹諸子並載於璿源錄  
則其不絕屬籍可見而惟其所謂昌寧君泰亦芳幹之子而獨不入於璿源錄  
者實涉可疑無乃其罪有浮於其父而自初絕其屬籍耶事既久遠不可容易  
泰之當初不錄之由必宜考信於實錄而處之 上下教曰曾在 太宗朝只  
誅朴苞安置芳幹實是不廢懿親之盛德 宣廟下教不啻丁寧懇惻而其時  
諸大臣亦皆將順即蒙允俞而該寺之終不載錄誠未曉也到今仰體 兩聖  
之遺意特許錄籍似合於恭承 列聖之道矣○已未領府事宋時烈上疏曰  
臣有萬萬不敢安者朝廷方以造言之罪勘治大臣而臣亦有造虛言誣賢相  
之罪事雖有大小而用心造意之機則無異臣昨逢遺胤欲叙先契因明當日  
實狀而臣愧慙先發面頸俱頰嘯嚙而終不能馬臣之觸處無顏據此可知况  
疇昔罪臣之人次第被論臣於此時何敢安於輦轂之下哉昔貫高漢之賤末  
陪臣也趙獄既勘雖蒙高帝寬赦而猶自以為人臣既有逆名則不可以生焉  
而終絕其命曩日之謂臣與有頃同謀指日舉事云者其與栢人事何異哉負  
此不忍聞之罪名而臣無拳無勇不能辨貫高之所能是臣之日夜自悼而隕



心者也 上温批慰諭之○ 大王大妃移御於義洞 孝廟潛邸別宮○禮  
曹啓曰今此服制單子中 王大妃殿服制依甲寅 仁宣王后喪 大王大  
妃殿服制以齊衰暮年生布大袖長裙磨鍊啓下矣第念 殿下服制遵用乙  
亥已行之例十三日而除衰三十日而除布帶則 王大妃殿之仍持衰服似  
有輕重不適之嫌今若遵用易月之制則 王大妃殿亦當與 殿下同時變  
除而十三日後三十日前服色亦宜講定 大王大妃殿亦用易月之制則當  
於三日後除服而其期已過此亦變禮也請議大臣定奪金壽恒鄭知和以為  
殿下既遵乙亥之例十三日而除衰三十日而除布帶則 王大妃仍持衰  
服以終暮年誠有所未安變除之節宜無異同至於 大王大妃服制係是輕  
服尤不當服之盡月雖緣該曹之未及徑先稟定以致過期既知其宜除則追  
稟除之恐無不可也李尚真以為 王大妃服制與 殿下服制同是暮年則  
變除之節宜無所異 大王大妃服制雖曰三日後當除過期追行不害為從  
厚之道矣雖然 殿下服制十三日而除終有所大不安於情禮卒哭後烏帽  
烏帶是五禮儀所載而 宣祖大王因閔純之疏許用白帽帶王后喪期服無  
杖亦五禮儀所載而 仁祖大王特用正禮之杖此其用烏無杖皆是 祖宗



朝已行之故事而宣祖仁祖察其可改而改之今此殿下之十三日除服不必以乙亥之已行有所持難而不改也明矣上下教曰易月之制已有乙亥舊制今不當變改兩慈殿於手下之喪仍持衰總亦為未安依領相議施行而大王大妃殿服制今已過期姑依漢朝織七日釋服之義七日除之事舉行可也○禮曹啓曰國恤公除前各司禁刑等事例以初喪始計二十七日為限而今此國恤則上下服制止於暮年公除之限亦以十三日改付標啓下矣第殿下服制一從乙亥已行之例自成服日始計請以此為公除之限各司關坐用刑等事始為舉行從之○壬戌以李之翼為開城留守金德遠為判尹趙爾炳為掌令嚴緝為修撰李思永為獻納韓構尹攀為持平○憲府以尋變啓請令大臣重臣三司會于都堂取前日諸臣所陳熟講利病有所施罷以答天譴從之○甲子命招大臣重臣三司會于都堂大臣使司錄來啓曰臣等承牌之後即與判敦寧府事李正英兼吏曹判書金錫胄知中樞府事南龍翼左叅贊呂聖齊行副護軍李觀徵判尹金德遠兵曹判書鄭載嵩工曹判書李弘淵刑曹判書朴信圭大司諫李選校理林泳齊會於政府取去月初二日引見下詢時諸臣所對書啓及應旨疏章之啓下備局者其中係關君德自



上所宜體念者外就其切於民瘼大段變通之舉如軍兵減額屯田革罷戶布收捧鹽鐵揔設一司等事反覆商論其便否則諸臣之意各有異同未得歸一而此皆大更張之事必須熟講審處可無後悔非造次所可斷決亦非自下所敢直為施罷者且左議政閔昂重適以子喪不得來會姑待齊會備局更加消詳後登對稟定而來詣諸臣中前日不入對不上章之人則使之一體書進所懷以為弭宥之助 上從之○丙寅 上下教曰罪人吳始壽做出不忍聞之說誣辱 先王予欲斷以死律不少假貸矣今者伏承 慈教渠蒙 先朝厚恩不念報效之道乃敢以罔測之說加之於 先王論其心迹豈不痛惋而第念今番鞫獄前後正法者既多且與逆謀有間而一體賜死則恐有傷於國脉特用減死之典一以示寬大之德一以鎮定人心為教藹然好生之盛意溢於辭表敢不奉承乎其令該府特為減死仍其配所圍籬安置○工曹叅判李端夏上疏言實錄改修之舉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不容虛徐遷就以待後日也設局之初值此國恤事力不逮旋即罷輟臣甚惜之移奉實錄於閑曠公廨只留各司移來有料布書吏使令二三名自該曹但給庫直一名料布衛將所定送軍士則足以守直堂上郎廳輪回來仕先閱本史考其謬誤欠闕察識源



委收聚文書卒哭之後繼即分房纂修則功費可省事役易就此實便宜之道也又言臣父改修 宣廟實錄之日親承 仁祖聖教諭以畢役後抄出實錄中聖謨可為法於後世者別為一冊以進而事未及就臣父遽歿今以考見凡例移奉 宣廟實錄就其中抄出謨烈政教如國朝寶鑑以備睿覽則其有補取則當不淺歟 上命廟堂稟處廟堂覆奏請依疏辭施行 上從之○丁卯月入畢星○以李選為同副承旨尹敬教為舍人申翼相為大司諫李寅煥為司諫權斗紀為掌令○判中樞府事金壽興在途以星變上疏陳戒仍請姑停海西今年簽丁之役 上答以此由寡昧涼德不能上格于天心而然也夙宵警懼罔知攸措所陳事當令廟堂稟處○弘文館校理趙持謙修撰宋光淵上劄略曰聖人制服自三年通喪之外莫隆於為妻之朞有杖有禫又必三年而後娶蓋朞服而具三年之體者也雖天子諸侯禮無獨尊故生時齊體而喪服不降蓋必如此然後為盡於天理人倫自漢文短喪以後三年之喪亦從易月之制經禮壞廢千載一套朞服以降蓋無可論惟我國家喪禮之備迥超前古而獨於大王之為內喪服制未著故庚子乙亥之儀註出於因襲之誤未免杜撰之歸豈不為盛朝之一大缺典而今日之所宜更定者乎頃日左相之劄首



及此意其義正矣諸大臣獻議皆以為可而聖意以有已行之前例竟未採施  
臣等竊恨之上答曰內喪服制未著於經文故曾在宣廟朝與名臣碩輔  
反復講磨以定一代之制逮至乙亥國恤仁廟遵用不易則到今輕變揆以  
事體終有所未安爾等勿慮焉○戊辰禮曹判書趙師錫上疏請服制終替復  
古禮練祥之節又言臣就考騰錄則云十三日服盡後該院之官奉瘞衰服於  
後苑潔淨之處此則尤有所不可者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以麻從月數者除  
葬則已註曰替以下至總之親至月數足而除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  
今此大行王妃之喪雖在同禁之中自上親視襲斂服成於櫛塗之傍猶  
不當以公除之限已滿而遽爾埋衰於未葬之前况喪出別宮一未臨哭而既  
釋暮衰又不收藏汲汲埋置則早晚憑喪吉服將事揆以情禮斷無是理今若  
更從大臣之議快行終替之制則幸矣如其不然除衰之後姑令不理以待返  
虞恐亦不悖於禮意答曰已悉予意於玉堂之批卿可想矣疏末事埋於淨處  
不但載在禮文今番事勢與前有異不可輕易臨喪故有此埋安之舉矣○判  
尹金德遠上疏言大獄之後必有大兵紅巾之禍可戒也又言黨比之害甚於  
近年尤而效之謬而襲之同歸於病國仍及被罪諸臣中有九十偏母者別子



之後晝夜號哭亦足以感傷和氣又仲救洪宇遠以為清名直節已著於孝廟時若以一疏錯誤死於絕域恐有傷於好生之德上優批荅之被罪中有老母云者蓋指柳命天也○己巳上除暮衰從十三日易月之制也○庚午白虹貫日○禮曹啓曰五禮儀服制條小註云若內喪在先則殿下服盡前宗親文武百官闕內進見白衣烏紗帽黑角帶服盡後闕內淺淡服進見吉服乙亥年仁烈王后喪百官服制初則依五禮儀磨鍊其後禮曹啓辭自上

方在衰經之中而百官烏帽白衣行於闕內有所未安殿下十三日衰服未除前闕內出入仍以衰服行之十三日之後始以烏帽白衣行之事再請蒙允矣殿下今始除衰百官當以烏帽白衣出入闕內而但五禮儀所載服盡之限無可攷據乙亥年謄錄所載禮曹單子自上服制自初喪滿三十日而除正月初九日服盡云以此見之則自上雖除衰服猶未為服盡方御白團領麻布帶百官先以烏帽黑帶出入闕內事涉未妥至於進見時麻帶衰服亦似未安宜有參酌變通之道請議大臣金壽恒鄭知和以為十三日之制雖除殿下方御白袍布帶則百官以烏帽烏帶出入闕內恐涉未安至於進見之服似宜有變節而烏帽烏帶亦恐有違於從上服之義無寧倣古禮朝於君不免



經之文仍着衰服之為宜耶李尚真以為從上服以烏帽白袍布裹帶用之於進見之時則似或一道而抑有一焉以士喪言之父在毋喪子服暮年成服以後服未盡之前其父着黑笠布帶而其子不變衰服於其父之前家人之父即所謂嚴君而其禮如此推而上之用之於此則三十日前仍以衰服出入進見似無大段害義 上命仍前依乙亥年例施行○山陵定於高陽敬陵內丑坐之原○辛未流星出天中入巽方出參星上入南方○禮曹啓曰十三日除衰後三十日服盡前臣僚闕內及進見服色依判付以烏帽白衣烏帶改付標以入而三十日服盡後近臣闕內淺淡服進見吉服出外衰服一款依禮文節目中曾已磨鍊啓下矣近臣之在闕內者既用淺淡服進見吉服則其他臣僚之出入闕中進見時服色宜無異同請以此知委 上從之○正言李宏啓請還收吳始壽斌死之命與諸譯嚴鞫得情不從○ 上下教曰予以否德叨承丕基今已六年于茲而子惠之澤未究於下災異之警疊見于上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罔知所以為喻也漢儒董仲舒之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而警告之今茲亘天之妖星陰虹之貫陽無非可駭可愕之變而矧又疊臻於一朔之內無乃人事失於下而不



知自省故福善禍淫之天屢降災異若是其諄復丁寧耶靜思厥咎宜在寡躬  
中夜彷徨警懼一念未弛于方寸其在修省之道益當勉勵咨爾大小羣工體  
予宵旰之憂割斷私意務盡寅協臨政用人之際掩匿細過公平取舍弘濟時  
艱少答天譴○戶曹叅議尹以道上疏略曰方今戶布之講論者蓋愍其白骨  
兒弱之徵布而發也若欲計戶徵布則公私賤及有身役者一併減除之外應  
捧之數必有不足之患若欲計口收布則一家內多有男丁者隨數徵督之際  
貧殘之類必有難堪之弊茲法未行人心已搖若果行之則詛口之作殆甚於  
白骨兒弱之怨矣臣之愚意別有一得臣曾於昨年忝在兩南也竊聞之監兵  
水營及各邑收布之類皆稱工匠餘丁逐年所捧朝家之所不知合而計之厥  
數不億且列邑校生各有定額而今則良丁之子謀避軍役者不文不武游衣  
游食或稱額外或稱童蒙冒錄校案日增歲加此則應充軍保而到老無役者  
也別定查官主管茲事得為變通則不待戶布而白骨兒弱之怨庶可紓矣又  
陳人才別薦之不公兩南土豪之橫恣末言兩界武倖之貪黷請別擇文南武  
中有威望者交遞差送疏下廟堂廟堂覆奏言所謂戶布之法行與不行未及  
講定而自以臆斷先陳其弊未曉其故工匠餘丁請令道臣查實啓聞校生汰



定事待登對時稟定別薦人令銓官就議廟堂隨才調用其中不合者置之土  
豪禁斷事更加申飭兩界守令文南武差送事請依施 上從之○壬申以尹  
以道為承旨南龍翼為刑曹判書呂聖齊為大司憲趙持謙為吏曹正郎崔後  
尚為執義鄭濟先為檢閱○領議政金壽恒以灾異陳劄乞免又曰 殿下亦  
宜益加警惕懋修實德奮發振作毋以衰微而自沮延訪講論毋以悲憂而或  
廢操心無間於動靜而必加慎於幽獨應事無遺於鉅細而必先立乎遠大是  
非邪正雖貴明辨而必主乎堅定勿貳慶賞威刑務合法理而必戒其姑息苟  
且自方寸隱微之間以至政令施措之際一循天則無或以豪髮私意參其間  
則轉灾為祥祈天永命之道庶其在斯矣 上優批嘉納○癸酉校理李師命  
副修撰宋光淵請對 上不召見命書入所懷師命等書進首言吳始壽斌死  
之非又辨金德遠䟽語之謬妄有曰洪宇遠向日之䟽引用家人卦之說語逼  
慈聖顯有操切之意賊鑄照管之罪既伏邦刑則宇遠投畀之典固是輕律  
而德遠乃於應旨之䟽救解宇遠之罪歸之於錯謬二字有若薄物細故者然  
若德遠知而言之則是面謾也不知而言之則是急於護黨而失其本心之正  
者也既已應旨進言故不欲請罪而然其是非則不可不明白辨破答曰予非



不知吳始壽罪犯係關 先王而今茲減死還配之命實出於仰體 慈聖好  
生寧失不經之盛意也必無允從之理勿為煩論金德遠疏中洪宇遠事語甚  
謬戾而既以應旨進言雖無論罪之舉宇遠妄引經義語逼 慈聖之狀予已  
洞燭罪名亦重有何容恕之理乎是時 上以拘忌久不接臣僚師命等因有  
所懷欲一仰瞻玉色而終不賜對羣情頗以為鬱○甲戌以工曹叅判李端夏  
特陞刑曹判書尹拯為執義○兵曹判書鄭載嵩上疏言頃者一時之議以已  
亥服制之論為陷人之大機寘構誣先臣辱及泉壤臣私情痛迫其時不得不  
以一疏陳列日昨領中樞府事宋時烈劄中言及此事臣亦以數行文字略暴  
不安之意矣今聞臺臣果以罷職勘律袖草詣闕不傳而出云此是已發之論  
而特未及上徹何敢一刻帶職以貽朝廷之羞乎 上優批答之初羣凶之當  
國也以已亥禮論將殺宋時烈並攻載嵩之父太和至黜於廟廷配食之列載  
嵩上疏自辨有不善為辭者至是時烈入朝陳劄追提其事為難安而載嵩對  
疏殊無引咎之意時論非之正言李宏欲劾而不果故載嵩以此乞免○正言  
李宏引避略曰鄭載嵩之父故相臣太和頃年為邪黨所構至有黜配之舉其  
後載嵩上章伸辨而提起領府事臣宋時烈私記說話亦多發明而有若全無



其事者然豈非大可恠哉宋時烈所記文字詳載太和不從古禮定用時王制之事而至有搖首止之之說則有何所害於其父而欲諱其考見喪禮備要一事費了許多亂說耶雖曰其父生時未及得見其文字云而當丙午嶺人柳世哲等投䟽時玉堂陳劄辨明而亦歷舉考見喪禮備要已定之狀而鄭太和以首相在朝見其劄本非但別無辨明之舉又於榻前以定用國制凝然自當痛斥世哲不遺餘力其時問答之有無據此可知而載嵩既不目見妄加推度必欲歸於不實之地者實未知其意之所在也到今時烈上劄陳情之後則在載嵩之道所當引咎之不暇而草草陳䟽少無遜辭公議非斥烏得免乎臣果有論劾之意而務欲詳慎越趨不發矣不料事機傳泄至使載嵩先自陳䟽臣既有疲軟不論未發先泄之失請遞臣職 上答曰鄭載嵩當初䟽論元無指斥儒賢之事領府事劄中所陳亦非論辨之意而當此天灾孔慘之日年少顛妄之輩罔念寅協必欲起鬧而後已不但事之無據莫此為甚領府事亦必不安於心故鄭載嵩䟽批以此為答矣今觀避辭語欠和平肆然凌踏之態予甚駭然也依啓 政院陳啓請還收正言李宏避辭依啓之命 上不從○憲府啓言吳始壽減死之命實是聖明過舉之大者居其職者不思以理力爭矇然奉



承於臺啓未寢之前請當該承旨罷職 上不從是日掌令權斗紀詣臺傳啓  
仍停追錄及申宗華事兩啓實與持平韓構掌令趙爾炳同議也追錄一事舉  
國非之閱月爭執公議益嚴而還爾停論物情俱駭○乙亥 大王大妃自於  
義宮還御萬壽殿○諫院啓言鄭載嵩訟寃之疏急於伸辨其父以領府事宋  
時烈所私記者歸之於不實至今公論皆以為非故李宏身為臺官不過欲明  
其是非而已實非罔念寅協故為起鬧之意而摧折太過乃有此過重之舉請  
還收前正言李宏遞差之命 上不從○丙子傳曰前判書睦來善放其門黜  
繼又下教曰國家不幸凶逆遽生當其氣焰滔天之日或有助成形勢者或有  
附麗邪論者如此之類既已逆諸四裔明示瘴惡不齒之典此外餘人之自拔  
於頽波者能幾人哉今則輕重有別處分已定陽舒陰慘春生秋殺此亦人主  
代天理物之大柄也當此灾異沓臻人才眇然之時不可不隨其輕重而收叙  
一以召和氣一以無淹滯之歎前判書睦來善前監司李宇鼎李堂揆前參判  
吳始復並叙用政院繳啓請寢是命 上不從○ 上命大臣元勳來詣賓廳  
盖昨日臺啓已停故將勘追錄功臣也判府事鄭知和左議政閔鼎重不進右  
議政李尚真承召來詣旋即還出劄陳所懷言追錄之不當又引灾異乞策免



上下批慰諭促令入參領議政金壽恒在賓廳啓曰今此功臣追錄之舉前例既無可據事體終涉苟簡臣之意見亦嘗屢陳於獻議登對之時而到今臺啓既停勲命下不得不承牌來詣而勘定功次雖是元勲所主必令大臣同議乃所以重其事也臣不可獨為議定請待後日諸大臣齊會舉行上以不可每每遷就命仍為勲勲又下教曰頃者別單中五人分其功勞輕重以定坐次高下而校理李師命即是當初主謀之人勲勞最大當此追勘之日同功之人終不可不錄一體勘勲壽恒又啓曰勘定功臣事體固重今日追錄之舉比初尤重且有校理李師命一體勘勲之命此則又是不入於當初別單之人諸大臣之所未及聞者尤非臣所敢獨為議定請依前啓辭姑待齊會勘定上命更招諸大臣昂重尚真終不入來上遂命明朝來會勘勲○領議政金壽恒上劄言比歲飢荒八路凋劫今此三都監需用之取給於民者名目甚夥若不方便拮据少紓其力或致怨咨之興則豈不大傷我聖母平日慈覆之厚德哉又言山陵所供石灰至三千餘石今將責辦於外方請以江都築墩時分定海西而初不犯手者取用上從之○丁丑賓廳錄勲獨領議政金壽恒與元勲吏曹判書金錫胄相議勘定而其餘時任原任大臣並不進遂以李師命



金益勲趙泰相申範華為保社二等功臣李光漢李元成為保社三等功臣益勲封光南君光漢封龍城君元成封完興君 上又下教特除申範華為司掌寺正李師命為司僕寺正又以金錫翼前日逆獄頗有功勞特命加資○左議政閔鼎重上劄曰伏覩更化以來凡所以訪求弊端詢問疾苦者無所不至而適緣國家多事文書委積一年將盡終無處分宜於靜攝之暇頻賜引對咨課裁定早使中外之民得被一分之惠是亦應天之一事也臺閣之言即一時公議之所在其間雖或有一二風聞之誤亦不可盡歸之虛妄厭聞而深拒也明矣又論趙綱之宜黜追錄之不可又請以吳始壽推案出示朝臣使皆得以審其獄情苟有一毫可疑可恕之端則許令覆稟再加按訊使罪人自服羣情快釋又言金德遠托以應旨蔽頭用意字字句句皆有來歷羸豕之漸誠可畏也 上答曰噫仁天示警災異疊臻天道玄遠雖未易窺測靜思厥咎實由於寡昧之否德有以致之也危懼靡定罔知攸措劄中戒誨之言誠甚切至予雖不敏可不留心而惕念焉第念趙綱黜享事體至重有難輕議吳始壽之減死圍籬實出於 慈聖好生之盛意今不可還寢成命以傷我 慈聖仁覆之至德也金德遠疏中既以應旨為名故雖不加罪語意之謬戾予豈有不知之理乎



追錄事趙秦相金益勲之有功當錄卿必想知既知其功存宗社則到今追錄少無所妨○校理林泳副修撰宋光淵上劄曰鄭載嵩頃年之疏原其心事雖出於為其先臣解釋羣愠而措辭立意之間實有錯謬之處則物議之不滿於載嵩固所宜然李宏之當初欲論所執固正而中止不發亦不害為務從鎮定之意耳如此小小議論聖明尚疑其過激摧折之臣等恐自此臺閣益復委靡伏願聖明還收正言李宏遞差之命焉追錄一事國人皆以為不可蓋此功勞皆密勿周旋之事初非人人所得知則國人之言臣等之意亦非直謂其無功而不可錄也續續勲前代之所未有 祖宗之所未行創自今日壞了事體豈不為聖明之一大疵政乎至於李師命之功勞初既不錄到今追勘節次增添轉傷事體此事果行非但貽譏於後世而已國家舉措如此而終不至於亂亡者幾希矣當天災孔棘之日未見有修省之一事而急急施行者獨有此等拂人心壞成憲之舉措耳臣等誠切悶迫不知國家稅駕之所矣又言追錄及申宗華事實是國家賞刑之大者而事體未正法義無當將未免以此貽累於聖德臺閣之臣所當極力爭執期回天聽而掌令趙爾炳權斗紀持平韓構等罔慮盡忠補過之道遽然停論殊失諫諍之體不無承望之意停論臺官請並



命遽差末請還寢睦來善等收叙之命 上嚴批責之泳等惶恐送出關外政院陳啓請改下批旨 上不從○戊寅政院以玉堂闕直請牌招林泳等 上不許命開政差出關負仍行李師命申範華封君之典政院又啓言近以勘勲一事大臣儒臣相繼陳劄則公議所在 聖上業已洞燭從容熟講未為不可况勲臣封君有何一日緊急之事而必於今夜開政還關已閉之門而招入政官乎且在前功臣職秩居卑則曾無直為封君之規靖社功臣之例可以監矣 上答曰勘勲之後特命封君多有可據之例而啓辭中所謂無前之舉云者誠未晚也仍命明朝待開門牌招開政○知中樞府事成櫻卒年九十五謚靖惠櫻文簡公渾之孫也以蔭入仕壽秩至一品嘗見擬判樞以先賢之孫優待而然也○己卯以金萬重為副提學李師命封完寧君申範華封平陵君趙泰相追封楊原君李光漢改封號為龍溪君師命範華俱資中直特教超三階封君○大司憲呂聖齊因辭職之疏附陳所懷略曰追錄之舉大違物情大臣力爭三司迭論大小諸臣皆以為不可而 殿下下一例揮却不待論議之定而敷迫勘勲汲汲然如恐不及是何舉措耶經幄之臣目見君父失中之舉投進一劄言甚截直宜 殿下翻然改圖而反下未安之批辭氣大厲威怒存加此豈



所望於 殿下者哉。追後勘勲已極，苟且而追錄外，又有加錄者，此尤輿情之  
疑惑處也。李師命申範華等本職乃五六品耳，錄勲之後，循資級而超授二資，  
則自有應授之資而 殿下於一日之內，特授正職，則已過於勲錄，應得之秩  
而直為封君，實是古今之所罕。國朝勲籍無大於靖社而其時參勲者亦未有  
此例矣。至於金錫翼，則初不入於別單中，未聞功勞之可紀，而驟陞無名之資，  
瞻聆所及，莫不駭訝。李師命申範華封君之命，宜即還收金錫翼，新授加資不  
可不改正也。上答曰：勲臣封君多有可據之文，雖以近事言之，李元成元老  
俱以白徒直陞，嘉善亦循舊例而疏中有若創始於今日者，然誠可恠也。○判  
敦寧李正英上劄言：焜焜之當移，又言楨柎射伴李爾瞻、朴承宗諸孫遠配者，  
當有參酌。上答以焜焜事，大臣請寢出於深長慮，不當舉論劄末事，係關逆  
獄亦難撓改。○庚辰領議政金壽恒上劄略曰：玉堂之臣昵侍絰幄，隨事獻替，  
固其職耳。况此劄中所陳皆出輿論，本非一二人私言。殿下固當翕受而嘉  
納，設令遣辭之間，或有不概於聖心，此不過憂愛之切，自不覺其言之激發。  
殿下亦宜優容寬假，以彰弗拂之美。而今乃大加聲色震薄，摧折使論思近臣  
狼狽蒼黃，觀瞻駭歎，氣象消沮，此豈聖世所宜有哉。又曰：勘勲國之大事，固宜



熟講而審處雖使所勘得宜既勘之後應行之典自有其序有何忙急之事而前後處分每出常格之外忿忿汲汲若不能少遲晷刻臣未知此何舉也聖質天縱固非羣下所敢窺測而臣常妄以為明睿之過沉潛不足故發於辭令見於事為者或失於太銳或欠於堅定病根之隨事為害自至如此矣然 殿下春秋鼎盛典學方勤竊意省察克治以臻緝熙光明之域者必有日新之效而性偏難克之病非所慮矣以今觀之抑恐涵養之功未至偏係之私未祛聽納之量未恢而愚臣區區之憂不但在於一時之過舉也 上優批答之○正言尹世紀上疏言竊聞近日 殿下之敬大臣待臺官漸不如初國之大事有不及待大臣之僉同而裁決者國之重論有揮斥臺官而不從者廟庭黜配大臣之所執臺官之所爭而 殿下牢拒而不納勲籍追錄大臣之所執臺官之所爭而 殿下強拂而行之噫大臣 殿下之股肱也臺官 殿下之耳目也今 殿下不信股肱耳目之臣而欲以下濟時艱上答天譴此實難矣又論金德遠疏語之陰邪睦來善等收叙之不當末言摧折李宏之太過 上不納○辛巳上除 大行王妃服 大行王妃昇遐于十月二十六日 上之聞計在翌朝故自二十七日至是計滿三十日之制○ 上以已過三十日命百官開素



○刑曹判書李端夏上疏言李師命錄勲之非有曰以師命地望才分方在經  
幄平步青雲無所不可踐歷既多之後被 殿下陞擢則物情妥帖在渠亦無  
所不安而今乃超躡至此與申範華李光漢輩同歸豈非可惜哉 上不納○  
慶尚道大丘仁同等地雷動密陽白雲起於戌亥方雲起處雷作聲如大砲餘  
音久而後已星州自東方有聲如砲有氣如烟橫如白練直至西方將散之際  
有一黑色石塊從烟氣中墜下響如鳴鏑落地即碎分作兩塊石如火熱而有  
火藥之臭道臣狀聞○壬午以鄭始成為承旨申汝哲特除工曹判書朴泰尚  
為大司諫安奩為司諫鄭勳為獻納李私迪為掌令李正英為判尹○行討逆  
須教于仁政殿其文曰元凶纒訖於天討已賴宗社之靈諸賊悉伏於王誅快  
雪神人之憤茲申敷告用示同休顧茲逆節之始終實由禍根之積漸欺眇躬  
之冲年在位陰逞邪心幸國家之繼嗣無人包藏異志醞釀謀議之既久盤據  
權要之亦多及至惡稔而無所容以致勢迫而欲先發急書再上率多略於前  
而詳於今黨與窮治亦有漏於彼而發於此雖獄事之前段同貫然賊情之後  
出益凶逆賊元老等以蠛虱之微有梟獍之惡本不齒於人類猶懷狙獐之姦  
因自附於凶徒敢肆鬼蜮之計為賊豎而畫策聚逆黨而同謀敢議納女於後



宮冀幸代位於中壺欲先告廟而指議禮為逆詐言伏甲而教設衛主兵初皆出於動搖內殿之圖卒仍以為擁戴近宗之地蒯通相淮陰之背情節已昭詭勝在梁王之宮蹤跡益秘凡諸處心而積慮罪實通天至若設變而催期禍不容息雖曾迫脅而上變尚且瞻顧而匿情幸究驗之有因終訊鞫而得實且有如萬鐵之同惡相率為賊堅之私人雄雌唱和而合為一身首尾供稱而如出一口親蠶備六宮之說前後相成胡服劫諸軍之言表裏齊應藉外警而復體府圖近戚而推賊魁或先謀而發端或自任而主事縱當初發告之可紀及今日誅討之寧逋尚此曲貸於嚴刑蓋以證明於後獄至於晚說之妖術亦承元老之奸情自托行止之踈狂愈見肺肝之呈露又若居中之老将乃反注意於羣凶一搖足而事不可言久握兵而心不可測挺昌則以盛族而規當路以辭官而沽虛名宗黨布列於要津氣焰久熾貴介覬覦於神器聲勢相依資強援而助成其邪叅密謀而圖享其利大奸始漏俄屏逐於遐荒天網難逃卒承欵於清問若挺時之為間於勲宰與父醒而濟惡於同時幸上天默祐於邦家而罪人咸膏於斧鉞念禍機之潛蓄始如一髮之危而國步之再安蓋資諸臣之力已將逆賊元老晚說挺昌挺時等處置正法於戲天道有傾否之喜人心有



後之圖忍言變故之攸生慙悔雖切於寡昧尚念吉凶之所自休慶實關於宗祊斯誕告於邦人用敷宣於予意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李○正言尹世紀啓曰前判尹金德遠當 聖上遇災求言之日不思自新報效之策托以應旨乘時恐動至以凶逆罪廢之革隱然歸之於黨比之害誣辱廷臣陰護逆黨其心所在殊甚難測請削奪官爵睦來善當次玉獄事不知獄情而矇然隨參則是竊位而負國也知其獄情而終始掩獲則是護黨而忘君也吳始復親密凶賊之狀李宇昂變幻陰邪之態業已 殿下之所洞燭至於李堂揆則雖有些小文才其陳劄負國之罪不可不懲雖曰乏人之時如此醜穢之類 殿下舉之而將焉用哉決不可復通仕籍貶辱清朝請還收囚人放釋收叙之命今番勲籍追錄此實無前之舉國之大事也憲府之以此論執不已者實出於公議而深得臺體則如此重發之論不待公議之僉同率爾停止之失不可不懲請憲府停啓之官並命罷職 上不從○副修撰朴泰輔上疏言今日傳啓之諫臣昨進疏章固論追勘之不可矣及其袖草詣臺彈論紛紛而闕然不及此一欵如未之嘗言者此豈有吾君不能不忠不敬之心而然哉良以已勘勲已告廟今不可及救故也臣不能開喙及救於未告廟前使敢言之臣無所措



辭於事過之後臣罪無所逃答曰強為引嫌實涉苟且翌日正言尹世紀以此引避退待處置出仕○領中樞府事宋時烈以三被召命來到城外陳劄辭職上優批特遣都承旨諭之○癸未太白晝見是後連出○上下教曰故楊原君趙泰相有才而勞而遽爾早逝追錄之典獨及於泉壤予深嗟惜勲臣卒逝例有致祭則况此身歿後追錄之人乎其令該曹趨即致祭以示惻隱軫恤之意○副校理洪萬鍾上疏論追錄之大拂羣情又請益懋心學益勉德業克祛己私廓然大公上答以憂愛匡救之誠深用嘉尚○甲申憲府啓言勘勲定封國家之重事必須十分審量務得其當而後方可絕一時之是非免後世之訾議今此追錄諸人果有應策之功則固宜與當初參錄之人同施旂常之典何可置而不論終無一言於其間若無可紀之勞則雖有督令勘定之命唯當據理爭執不使有濫觴之譏而始則有取舍而終乃承順前後所為如出二人之手請追錄時元勲並從重推考上不從答元勲事曰頃日追錄時大臣元勲再三爭執而後始乃舉行不但元無所失國家待大臣勲臣之道事體自別而恣意侵斥有同庶僚雖無舉論大臣之事其時來參大臣豈獨自安於心乎爾等請推之論誠甚駭異也持平尹攀掌令李弘迪因嚴批引避退待玉堂



處置出仕○十二月朔丙戌彗星見奎星內是後或移見胃婁諸星內至二十  
五日始不見○以李端夏為大司憲李彥綱為正言李翮陞拜刑曹判書○丁  
亥諫院啓曰李師命申範華等雖曰有可紀之功其本職不過五六品一日之  
內超授正職已非循資賞加之例而至於直為封君實是無前之過舉金錫翼  
有功無功雖非外人所知而既不在別單之中又不入追勘之列則驟陞無名  
之資益致物情之駭請師命範華等封君之命並還收錫翼所授加資亟命改  
正 上不從○辛卯以金萬重為大司諫申琬為獻納尹敬教為副應教朴泰  
遜為副修撰柳冕為正言安後泰為掌令吳道一為副校理李選為江華留守  
金鎮龜為檢閱○壬辰命旌贈故縣令李有吉有吉故判書李後白之後也深  
河之役以永柔縣令從軍與金應河同時死節而時當廢朝未有哀贈其孫碩  
考上言乞恤典而該曹以事在久遠不許正言李彥綱上疏言之引故相李廷  
龜所作哀誄為證 上命議大臣金壽恒鄭知和閔鼎重李尚真等皆以為可  
遂從之○甲午政院以領中樞府事宋時烈久處旅舍所患未即差復今欲前  
進鄉舍以為調病之地啓達 上即遣承旨諭之曰噫惟卿荷 兩朝不世之  
厚渥負一代士林之重望古人所謂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者正為今



日道也矧茲邦本抗捏時勢孔艱之秋以卿宿德學術不思共濟望望决退豈但予心之缺然而已實國家之不幸也今冬寒沍倍甚常年雖有一時之感傷神明所扶宜有勿藥之效卿其須體小子思想之心念武侯盡瘁之義亟回退心以補不逮又命戶曹優送庖廩時烈上劄陳病狀乞歸省祖墳 上慰諭不許承旨尹趾善往諭時烈還 上復遣諭之曰今日國事之危可勝言哉逆亂近出誅除已多天灾沓臻虹彗尤慘而加以中闈喪禍出於千萬慮之外復土之役正當嚴沍民情愁苦訛言胥動危亂之兆指不勝屈眇子一人慄然憂惕若臨坑谷實不知所以攸濟也頃者卿之上來蓋為誌文之撰述而當此憂虞之日予之所望於卿者豈但在於文字之事而已乎當今之時非卿之耆德元老任師保之責者其孰能出入啓沃以輔翼寡昧之不逮非卿之弘毅敦確有純誠而負重望者其孰能鎮服一世巍然如山為朝廷之表準為士林之矜式哉卿須勿作歸路之行仍留京邸以副寡昧區區之至望又下教曰今聞宋領府事家在城外云令該曹城內便近家舍斯速覓得以為安頓之地○乙未以安後恭為執義尹世紀李國芳為持平宋昌為承旨呂聖齊為左叅贊李玄錫為副校理柳譚厚為副修撰尹拯為司業金斗明為掌令○兵曹判書鄭載



嵩上疏辨李宏避辭曰曩日趙嗣基乃以領府事宋時烈所記文字載之於其  
疏中演出言外之旨以為攻臣父之大資造意窮巧誣陷百端臣於其時就其  
疏而論列以明臣父請用國制之本意此固情理之所不能自己者也 上答  
以年少過激之言不足為嫌領府事宋時烈上劄乞歸曰臣於鄭載嵩事亦有  
所追思自訟者蓋於頃者 殿下使臣講說西銘臣以民吾同胞之意反復誦  
歎矣及其逢着載嵩而不能言其所欲言則是豈同胞之意哉自古及今既以  
陰陽冰炭自分彼此者已甚可恨而今又於一堂之中復有物我有同秦越其  
於同胞之義豈不舛哉區區此心不覺其發於乞歸之章矣不料因此輾轉載  
嵩之杜門不仕已涉兩月此實臣之罪也今臣若不辭退無以謝載嵩之心而  
終無出仕之日矣 上優批特遣都承旨慰諭命與偕來○諫院劾鷄林令炯  
遠貪逆堅之權勢乃以其女為堅後妻夤緣攀附使其二子俱得將校之任忝  
在宗屬乃忍鬻女於殺妻之賊心術醜惡莫此為甚請遠地定配從之○丙申  
平安兵使李世華應旨上疏略曰傷和致怨莫甚於獄囚臣屢典州府慣見外  
方事或事係殺越迹犯綱常者積年滯獄究竟無日邑倅道臣泛觀罪名不究  
實狀加刑二字為文報聞例題之語久者過十年近不下六七八年怙終應死



之罪則輸情為限猶可遲難而至於管宐可疑之徒未蒙疏辨終作獄中之鬼則豈不冤乎臣願申飭各道另加詳覈罪之疑信情之輕重小者自決大者驛聞則諸道滯囚賴此蒙宥豈無感應之效乎財粟國之根柢也水旱相仍賦役連減而凡百用度未聞大段節省內外財力日就耗削若有動衆賑民之舉則將未免為束手而坐可勝歎哉臣願 殿下躬先節儉導率羣下內而宮禁斥去華羨外而各司痛革煩文蓄升斗之穀以備日後升斗之用儲尺寸之布以備日後尺寸之用或不無所補矣又曰京中軍門及他道戎務頗有專力修治之事而全然拋棄坐待覆敗未有如本道之甚者本道之所謂將與卒皆是有名無實者也名之曰將而置於西關孔道坐於崩城破壁之中欲修治器械則恐煩聽聞不敢放意欲整頓部領則恐泄事機媿媿度日名之曰卒而散在各處無一年一度聚會練習之舉射手不知彎弓發矢之法銃手不知藏放藥丸之妙其可謂卒乎同是一道之軍而臣營所屬精抄壯武隊隨營牌之類一年備納身布二疋之外種種差役不一其端巡營所屬捉虎軍一年所納只是一疋而他無雜役以此之故巡營捉虎之額日漸增益臣營所屬之軍日漸減縮今以本道勢所壓屈難於設施則已若以為國之西門不可等棄則決不當



仍用此套道內諸色之軍毋論捉虎遼軍精抄壯武隨營牌合而為一一番點視先抄丁壯者三分之一作為正軍除其身布專意練習順安以南巡營附近之軍則屬于巡營肅川以北兵營附近之軍則屬于兵營輪次立番饋糧訓誨以為朝令夕發之地次以餘數三分之二為收布之軍分送監兵營一以為接濟正軍之資一以為營門需用之物備局用度亦有所參酌分定則軍政庶有實效軍役亦無不均矣又言即今國有巨創時值嚴冬卒哭之前點軍試才曾無規例卒哭之後則吊勅又至農節亦迫本道軍務殆無修舉之日臣之愚計雖不可盛張軍儀而營下輪入番之軍則依前坐點使弓手習射銃手習放俾不至專廢技藝且如江邊列鎮之形勢新設烽燧之便否稍待歲翻越勅行未到農事未屆白衣素冠簡騶率次巡審啓聞似無大害䟽下廟堂廟堂覆奏並請許施 上從之○丁酉兵曹判書鄭載嵩免見斥於李宏不安故也載嵩向年之䟽既多爽實而又遭公議不思自反張皇自明物情駭之載嵩素無識當更化初為銓長不肯辨別賢邪至以李壽慶仍擬承旨有都承旨加望之命然後始以南九萬擬望人多非議○戊戌以閔維重為兵曹判書趙師錫為戶曹判書李端夏為禮曹判書申翼相為大司憲○全羅道求禮谷城等邑地震



道臣狀聞○己亥 上下教曰楨栴兩賊罪犯惡逆纔訖誅討而第念國法已  
行前夏收屍之教意有存焉特令內司斂屍而埋之矣此意知悉頃日廷中得  
聞大臣之言罪人極謫所在於水滸隘陋之地云亦為分付該府自其處移配  
邑內○辛丑以朴世采為執義具鑑特除判尹趙宗著為副校理○壬寅月犯  
太微右執法星○憲府劾副校理趙宗著為人卑屈不合經幄選掄之任請遞  
差從之○癸卯以鄭勔為掌令申琬為副校理趙持謙為校理權愔為獻納○  
甲辰憲府劾所江僉使李行益以名家後裔賂遺權奸以為諂媚之資忘其祖  
先不念報本之義請削去仕版掌樂直長韓宗建以逆礪之婿為賊鑄所親性  
本邪毒行已鄙悖頃年恠鬼輩作挈泮宮時挺身先登肆行宵臆請汰去不從  
宗建事翌日從之○乙巳流星出天中入北方出天市外入心星○掌令鄭勔  
上疏言趙綱黜享之論一國公共之議兩司爭執已閱累朔而 殿下不為嘉  
納姜萬鐵按法之請獄體之當然而 殿下一向牢拒吳始壽之減死李積之  
削職皆出於睿斷而不從羣下之請至於追錄之舉臺諫爭之大臣言之雖三  
尺童子皆知其不當而 殿下排斥衆議勒令勘定其於一時之公論後世之  
譏議何哉漢高祖八載戰爭始得天下而其所封乃元功十八也今茲保社勲



臣至於十一人之多不亦太濫乎乃若李師命申範華等超躡封君尤有所大  
不厭於衆心者雖以靖社功臣之元勳宿德猶且歷試多年漸次崇封今者兩  
人以五六品卑秩一政之間遽躋宰列此實無前之謬舉而亦非兩人之完福  
也又言罪人韓舜錫本以賤孽結婚賊積科場代述情迹現露之後始配邊遠  
到配未久不悛其惡濫騎驛馬馱載妓女蔑法不道之狀無異於逆堅揆以王  
法死有餘罪而今拿致京獄改配於海西有若減等量移者然豈非駭異之甚  
哉 上不納○禮曹啓曰明年正朝陳賀節目當為磨鍊而國恤卒哭前依常  
時陳賀事涉未安外方物箋文百官進表裏依前舉行而陳賀一節請姑停  
止 上從之○丙午流星出參星下入天園星出房星上入巽方○以崔逸為  
承旨○禮曹啓曰國恤發朝前凡事象生時甲寅年冬至在於國恤發朝前故  
殯殿表裏象生時封進而有百官哭臨之舉今正朝殯殿表裏亦依此舉行何  
如 上從之○副修撰朴泰輔上疏言所後母尹衰病狀乞縣為養疏下吏曹  
覆奏言本館乏人私情雖切有難輕許 上以私情雖懇值此乏人之時經幄  
之臣不可輕許外補命戶曹題給衣資食物○丁未流星出天中入艮方○江  
華留守李選上疏請毋事虛文務修實德動靜語默之間必無愧乎吾心以求



合民心黜陟賞罰之際必無拂乎民心以求合天心又言白骨微布兒弱充軍之弊又論魯陵六臣及皇甫仁金宗瑞之寃曰當我世祖大王受命之時有若臣皇甫仁金宗瑞等以不能早自歸附有若臣成三問朴彭年等以妄效古人國士之報不免身被極禍尚在罪籍彼諸臣者豈不知天命之已絕於舊主曆數之已歸於真人而終守素志至死不悔者不過臣各為其主君臣大義有不可以自毀也 聖祖雖當危疑之際不得不誅除而實嘉其志操故當時下教於羣臣曰三問等今世之亂臣後世之忠臣又製訓辭以示 睿宗大王曰予當屯而汝當泰事隨世變若拘於吾跡而不知變通則所謂圓鑿而方枘也故當 聖祖違豫之時 睿宗在東宮叅決庶務首命悉放癸酉丙子被罪諸臣緣坐凡二百餘人原赦之恩已行於 聖祖臨御時矣記昔 先朝儒臣宋浚吉仰陳三問等事 先王極加歎賞曰三問乃方孝孺之類也於此益見列聖之待宗瑞等不以罪人也恭承 列聖之遺意爰滌諸臣之罪名其不在於聖明之繼述乎末言金元亮之寃死請伸雪 上答曰憂愛進言之誠予庸嘉尚可不體念疏中六臣事予非不知但與建文諸臣既有差異 列聖朝亦未嘗宥罪矣若夫封植墳墓士林尊慕等事不必禁止而已此外有難別施恩



典也。金元亮事當令該曹議。大臣稟處元亮。仁祖朝人本以書生叅靖社三  
等勲。歷官持平而與逆迺為至親。甲子之變迺舉兵報至。元亮乘醉有營救之  
語。以此被收。遂誅。蓋其罪不明其死也。金自點實有力焉。而元亮所交多名士  
皆言枉死。李厚源尤力白其冤。選即厚源之子也。疏中歷叙元亮事凡數千言。  
大臣金壽恒閔昂重李尚真等議以為宜許其伸雪。上從之。○戊申王大  
妃以諺書下教于領中樞府事。宋時烈曰。卿以先朝禮遇之元老大臣六七十  
年遠竄。間關萬死之餘。復為入來出入筵席。其為悲感何可盡諭。聞卿近當還  
歸。主上亦纔勸勉必欲留之。而即今天變孔極。國家危疑。民多怨氣。內殿喪事  
又出。此際主上以年少之人獨當萬機。勤勞之狀誠為悶慮。此時如卿之以儒  
宗重望受恩累朝者。豈可決去乎。京第當冬雖甚齟齬。必須入來城內也。未  
亡人於朝家事無所干預。而卿至今不為入來。主上不任企待。故使金錫衍傳  
諭耳。蓋錫衍王大妃弟也。方為禮賓寺正。錫衍既傳慈教。時烈惶恐入城。○  
庚戌流星出軫星下入坤方。○以洪萬遂為副修撰。○修撰朴泰遜上疏乞補  
一縣以便養親。該曹覆奏請許之。上以玉堂乏人不許。命賜衣資食物。○左  
議政閔昂重上劄言親民之官莫如守令。欲民安保。惟當先擇守令。銓曹之所



差遣既難盡得其人考試之道必須觀其政治而後可辨其能否自更化以來命令之新布於中外者非止一二方伯守令奉行謹忽亦不可不察况今歲序已盡陽和將回政當問民疾苦之時臣愚謂宜別遣從臣中剛明曉解民事者不時分遣諸道廉訪官吏之廉貪得知生民之休戚利病與他風俗之敗教豪頑之蔑法者似不可已 上答以劄辭得宜當依施○領議政金壽恒上劄言

伏見

殿下於領府事宋時烈恩禮之隆盛固已曩出尋常而至於慈旨諭召

尤是千古曠絕之異數遠邇聽聞孰不感歎然而待賢之道不可以虛禮拘也必須行其道用其言有尊信之實然後賢者可得以留也誠宜不拘常規頻賜晉接事無大小悉以咨訪又俟寒威稍解日晷漸舒開筵講學輒令入侍以資啓沃則 二聖召致之意庶不為虛文而其成就聖德贊襄治道之功豈淺鮮哉又言羣下之不得瞻望威顏已數月矣政令事務之須經面稟者未免淹滯下情已多悶鬱而民心之危疑訛言之煽動亦未必不由於此臣久擬仰請得一清燕之間以伸憂戀之私而第以大感之餘戒懼之心未弛都城之內熏染之氣未淨深憂過慮靡所不至到今赧赧不敢請者蓋為此也然今則日月寢久雖不得廣接臣僚如平常之時而輔弼耆德之臣不宜一視踈遠况時烈雖



以拘忌為辭身在別處既不犯涖宿齋預戒之義又其素所講者預降指揮俾得隨時入對有何所妨也 上答曰劄中縷縷陳誠甚切至可不惕念予亦非不慮事務之積滯而第念拘忌之疾遍滿內外擬於歲翻後始接臣鄰矣卿辭如此予當留意○辛亥搃護使啓曰曾因啓稟封陵之制命依崇陵例矣崇陵則依長陵例減其尺數者蓋為他日地勢狹窄之慮而考諸五禮儀似為太減新陵則諸議皆以畫從寧陵圓徑之尺數為當云 上命依寧陵例○上下教曰內司官吏雖微既奉王命報該曹成給草料則便是公事而今見打量官書啓高敞縣之捉入官吏着枷嚴囚事甚驚駭當該縣監罷職色吏令本道各別嚴刑以杜日後蔑法之習○備局以今年畿甸失稔比諸道最甚各邑同然而喬桐尤慘請減三十六邑大同米六斗中二斗自庚申十二月至辛酉十一月諸般身役納三疋者減一疋各衙門奴婢及諸色軍保以來上納者亦減三分之一而喬桐一邑則收米身役並請全減內司尚方奴婢兩局軍兵一體施行 上從之○壬子政院陳啓請寢高敞縣監李善溥罷職之命有曰下吏所為果無所失而遽加拘囚則善溥誠不得辭其責矣不然而有此斥罷之舉則是 殿下厚於私人而薄於奉公之吏也凡事無大小干係內司則不辨是



非徑施重譴豈非過當之舉耶 上不從 ○諫院啓言內司官吏雖甚微末既有公幹則係是差人如無大段作弊之舉則為守令者必無無端捉囚之理其在朝廷處置之道所當分付道臣查得實狀罪在差人則罪差人罪在守令則罪守令今乃不然只憑差官之書啓既罷其守令又罪其色吏有若偏護內司者然何聖明示人不廣至此也請亟寢縣監罷職色吏定罪之命令本道明查啓聞後處置 上不從 ○以安後泰為執義宋光淵為副修撰 ○甲寅備局因慶尚前監司朴信圭狀本覆奏請兵水營在家軍官別武士軍牢別砲手桶匠瓮匠統營都廳募軍閑良募入者查出充定歲抄公私賤可以兼役者則編入東伍牧場假牧子假屯民訓局鐵店數外匠人募軍皆刷送本邑梁山郡所在忠勳府明安公主房守禦廳明禮宮諸屯及礪黃店所屬募軍亦依此定役咸安郡內奴婢貢木換紙之數更令內司量宜折定或以本布捧納 上從之獨明禮宮明安公主房募軍編伍事及內司綿布換紙事不許政院陳啓爭之曰更化之初宣諭八道大小民瘼特令採訪者實出於軫民隱除弊事之聖意凡在瞻聆莫不欽仰以為大振作大更張自今日始矣近來凡係內司之事一切勿施有若私護者然蓋私之一字人主之所當深戒者也前後筵臣反覆陳達



於榻前不翅縷縷而今者殿下處分大有乖於臣鄰之所望何殿下獨不念民生之困苦而偏護內司之所屬耶自上不從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實錄卷之十



肅宗顯義堯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實錄補闕正誤卷之十  
八月己未引見時典翰崔錫鼎白 上曰申翼相疏中一欵即李師命事而師  
命榮墳受由時還有給馬澆奠床備給之命此亦未安體念臣僚獎勸人才固  
是美事而恩禮慎重然後紀綱可立古之人君有愛一頓一笑者備給澆奠乃  
優待大臣之禮師命以眇然新進膺此異數誠極過濫矣 上曰予非但愛其  
才而已此人於討逆時有密贊之功故特施恩典矣師命一措大也何以能密  
贊討逆而密地所贊者又何事設有密贊之事君父何以得知自夫密贊二字  
出而幽陰之迹著師命之身危堂堂討逆之義不免疑晦咥咥護逆之輩得以  
藉口可勝惜哉○甲子大司憲鄭載嵩以前啓趙綱事既配還黜未知妥當引  
避 上批答以與予意相符命勿辭原啓批  
首見上趙綱少以清名直節伏一世晚年  
右善道得罪於公議而此不過不能超乎黨習而然則不足深病然既無一日  
之際遇則初不必盡捨一世鴻碩而獨許綱配食矣不幸而既令配食則別無  
大段疵累不可只以其無際遇而還黜之臺閣公議固不無所執而載嵩避辭  
亦可謂深得平恕之道史臣之深咎其無識者恐不免為俗論矣○癸酉兵曹  
判書金錫胄席藁闕門外陳疏白申範華等冤枉且陳私謁密謀之狀 上命



書送鞠廳

詳見上

範華宗華等即罪死人冕之子姪也圖伸冕諂附許積仍為逆

堅昵客及元老供發其愆患逆謀狀當抵死錫胄即其內從謀所以免其罪謂  
範華等受其旨詞察非實黨逆遂以疏張大其密地之功而人終不能曉然也  
蓋當已庚之際奸兇堵立釀成逆謀宗柘固凜凜如髮居肺腑者安得不苦心  
彌綸以圖翦除此錫胄所以有大功於保社而通官闈主告密初非人臣之正  
義惜乎其不能自閔而乃或藉此而低仰於功罪既不能審慎於勸勲之初而  
及夫名登逆案身罹法網之後輒復冒親嫌挾姻誼而凜雪之非惟出其死而  
又復張其功隱然有掀動天地之勢則此固公議之所以拂鬱而於是乎急變  
之上若有所賚成逆節之萌若有所挑發支黨之死若有所橫罹護逆者得以  
有辭而堂堂誅討之正不能無一分黜昧而不章者已可慨然而况自此告密  
之門大開幽陰之逕莫杜傾危急功之輩鑽刺干進之徒接踵於世徃來傾奪  
事變無窮而國家與受其敗則世固以功魁罪首處錫胄而後之君子若復尚  
論陰陽消長之變而推極於甲寅之禍本則又必謂功不足以補其罪矣噫嘻  
惜哉○十月丁酉引見時別燕春秋趙持謙白 上曰吳始壽之罪人孰不憤  
痛而但始壽初與尹楷爭辨之時屢疏皆言聞於譯官而其時譯輩無有以不



聞為言者則必無不為符同之理而今者始壽賜死而譯官輩則只為徒配而止其在獄體甚非矣譯輩不可不重治也且始壽雖甚奸惡無狀不宜於未服之前徑先賜死而又既曾在大臣之列遽加之刑訊亦似重難矣上曰鞫廳大臣既已酌處矣持謙曰不治譯先訊始壽非獄體也領府事宋時烈曰微末小官乃能有懷盡言誠甚義矣承旨鄭載禧曰外間亦有如此之言鞫問廷蓋廷蓋至死無他語然後次問始壽則始壽亦必無辭自服我國士大夫或以償或以使奉命出疆與彼人言語相通都付譯輩如有聞譯輩所傳而馳啓或有後日難處之事譯輩變辭以為不言則將只治狀啓之人乎今不治廷蓋後弊無窮矣上不答○十一月甲戌特除李端夏為刑曹判書端夏天性醇善長於文詞然懦弱無特操當甲寅撰進行狀時怵迫失其所守又疏薦睦昌明李宇昂以悅時輩舉措郎當人皆陋之但事宋時烈甚謹故金壽恒牽連黨私首加薦進時朝廷方務激揚稍有失脚於凶黨者輒被抨論而端夏負大疵數歷自如公論不服○辛巳持平韓構以追錄及申宗華事擔當停啓致有物議陳疏辭職上賜優批命勿辭批旨見上史臣曰韓構以元勳家鷹犬惟其願指無所自樹及為臺諫承望旨意遽停公共重發之論至於辭職之疏顯有伸救宗華



之意以為媚悅權貴之態人莫不唾鄙○十二月辛巳憲府劾遞副校理趙宗  
著或云宗著於乙卯後通書尹鑄而語多諂屈故臺論如此然晝昧多寃之者

肅宗顯義光倫睿聖英烈章文憲武敬明元孝大王實錄補闕正誤卷之十



(B)  
732.55  
4724  
[v.22]  
no.9  
0230044

昭和七年二月五日印刷  
昭和七年二月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22]  
no.9